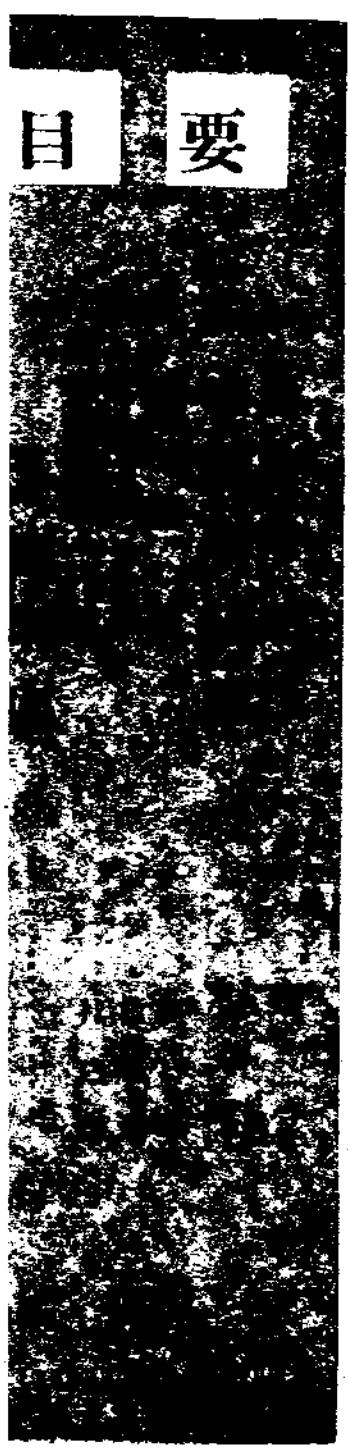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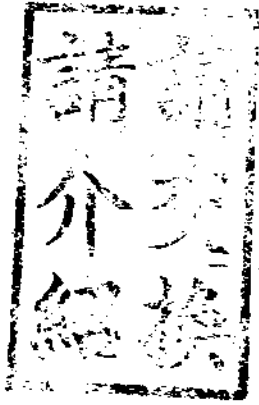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九四號

華北

作家月報



第六期

草新學

北平華北作家協會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六期目錄

如何發揚我固有文化培植青年學子的創造性

蘇體仁 (一)

致建設新文化運動諸君

魯谷利 (二)

文化：爲文化吹喇叭

徐羽水 (三)

文學：我與中國文學

飯塚明 (四)

戲劇：新劇運動之回顧

與前瞻 朱肇洛 (五)

音樂：孔子大成樂章 江文也 (七)

時評

卷頭語

柳龍光

▲前幾天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生活文化協會」聽說在月末又有「新文化建設協會」在北京誕生。這個六月，可說是華北文化界的一個繁榮之月。▲再看我們北文化界的一顆繁榮之月。▲再看我們北文化出版界，活躍已久的「國文雜誌」，據說在月底將把創刊號送到讀者的手中。在這種繁榮上，由社長周作人先生親自站在繁榮的前頭，展開寫作的繁榮的場面。沈警无先生主持的「北大文學」的第一期

通說

南京通訊 龔特平 (一〇)
日本文學報國會第二年 在華北的日本人作家 行田茂一 (一三)
滿洲文學與滿人作家 杜白雨 (一五)
蒙疆文藝界的現狀 劉延甫 (一六)

文學研究

詞曲同異淺說 俞平伯 (一七)

戲劇家張大復作品考 傅惜華 (一九)

校勘古文觀正 于非 (二二)

隨筆

一黃軒筆記序

藥堂 (二二)

白川集序 傅芸子 (二三)

掃晴娘與磁頭和尚 關國生 (二四)

小說

曉禱 溫室裏的青春 沙里 (二六)

爭到底 幽靈夫人 共蕭艾 (二六)

歷史 圓明園 白林 (四〇)

中篇 釋迦 袁犀 (四四)

(翻譯) 女兒心 (川端康成作) 辛嘉譯 (四八)

詩文·詩

旅情 (及其他) 顧琪 (三九)

血債 司空彥 (五三)

會報欄

三十二年度春季定期全體會員大會 (記錄) 傅明之 (五六)

會務動議 (八則) 第九、十、十一次幹事會 (六二)

會員出版介紹 (五則) 編輯部 (六三)

編後記 (十九則) 編輯部 (六四)

第七期要目預告 編輯部 (六四)

國文雜誌創刊號介紹 編輯部 (六四)

也將出版。這雖是一校刊，似乎是有當作雜誌來發行的企圖。「華北作家月報」的公開出售，恰逢在這時。同時，新民印書館在滬海籌備，除了趕印上述的「國文雜誌」，「北大文學」之外，並向華北的文學界貢獻出來「新進作家集」和「少年文庫」。是較有系統的出版計劃。於此種種可見沈君已久於華北文學出版的枯枝上，又鑽出來綠芽。▲在這些新的書籍還沒有完全編在我們的面前時，我們尚不知我們對此喜悅的程度如何，但最少我們可說這是

我們的文學復活的徵兆，我們是喜悅的。面對這新的文學的萌芽，我們的感情在激動着，注視這開花的一瞬間。▲此際，確在印刷器材萬難之下，我們並不覺得這種性質類同的出版有什麼遺憾或難題，確在建設新文化應該集中人材集中經費的今日，我們並不覺得那些性質類同的文化團體的產生是什麼多餘或浪費，本年初夏中日文化協會在南京召開全國文化人代表大會之前，個人會在本刊第四期卷頭語中說過：期待各地各有背負的艱難的文化團

體，文學團體的整理。此際並非又作退步之說。相信今日之艱難更難，實爲來日集思成至善的先聲。雖文化團體以及文學出版者在今日掀起文化界文學界的軒然大波同時，必須各作準備澄清自身而求合作團結的準備。爲臨時國家民族整個文化工作的發展計，不以建黨個人金字塔爲目的者，諒有同感。▲願華北新文化，新文學的建設，以此繁榮之月爲一新的開端。(六月十日)

如何發揚我固有文化培植青年學子的創造性

蘇體仁

我中華具有五千年的歷史，無論在思想界在物質界，都有過許多許多的發明創製，這不但是我們自豪，也是全世界所公認的，然而現在國家落後到如此顯而易見的，是在物質文明的不足，這是不容辯論的事實，在古代的時候，中華民族的文化，的確是非常發達的，我們古時許多很重要的發明，都是開全世界的先河，例如指南針的應用，在黃帝時代，即已發明，直到現在，一般測量以至航海航空，仍是必不可缺，再如磁器的創製，對於人類的保健，也有莫大的貢獻，人類的器用，由石器而銅器而鐵器，可是銅鐵器，都容易腐蝕，惟獨磁器，任何酸鹼作用，也腐蝕不動，因此成爲人日用之必需品，這類的發明，歷史上不乏其例，我們也不必在此列舉，我們對於所發明所創製者，毫不自秘，一一都貢獻於世界人類，所以受人崇敬，乃是理所當然，翻翻歷史，看看過去，我中華民族的文化，的確是光輝燦爛，的確足以誇耀，足以自豪。

不過歷史上的光榮，已經成爲過去，自從十八世紀之後。自然科學進步，各種發明，日新月異，日以蒸氣、電氣、內燃機，所謂近代科學文明的三大原動力來說，這些發明，我們不獨未曾參加，而且二三百年来，始終未曾學會，繼續在昔，日擊當前，真使我們慚愧無地，在很遠的時代，我們已經有過許多發明，何以到了近代，就退到如此地步，友邦日本，自從明治維新，至今也不過幾十年的期，在科學方面，已經有了獨特的地位，我們何以追不上，這的確是值得我們反省，值得我們深切的反省。

我們近代所以毫無發明毫無進步的原因，自然很是複雜，不能一語道盡，現在姑就教育文化方面來說，一是由於治學方法的錯誤，二是由於自信心的動搖，我國過去在很長久的統一閉關時代，與海外接觸甚少，一切學術思想，完全趨於保守，偏重靜態的研究，多不切於實用，國家取才方法，又純然以經史爲範圍，與科學事實，相距日遠，結果路子愈走愈狹，甚至對日常應用的智識，也都鄙棄不談，社會環境，到處都有消滅創造性的勢力，即如有清一代的漢學，對於訓詁考據的精深，邁越前代，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學術文化的進步，可是他的內容，仍然是靜態的治學方法，在此種環境之下，一般社會的創造力，當然是無從發展了，這是在海通以前內在的原因，其次，自十八世紀以來，近代科學發達，我們遭受西方勢力的侵略，屢次戰敗，由於物質文明的落後，影響到精神方面，於是事事仿效他人皮毛，對於自己固有的傳統文化，國精神，根本發生動搖，不敢自信，當時辦理洋務，提倡新學，多是受了外來文化的炫耀，忘却固有文化的真價值，因爲失了過去的自信心，所以社會的創造能力，更是日就湮滅，這是在海通以後外來的原因。

我們現在既然由於過去歷史的事實，已經推究出中華民族創造性衰微的原因，當然要更進一步，研討培植創造力量的方法，培植方法的要點，自然一方面須提倡動態的治學方法，一方面須恢復固有的自信心，我們固然承認本身自然科學的不足，必須順應時代，急起直追，可是決不能純受物質文明的操縱支配，中華數千年來固有的傳統文化，乃是我們立國的根基，我們必須保其根基，能發出新枝新葉新花新果，物質文明，乃是基於立國精神所發出的枝葉花果，所以就教育方面來說，如何發揚固有文化，已經成爲當前極重要的問題了，我們在此期間，應當從歷史中選出足以代表中國固有文化輪廓的資料，編成價值，如此即可激發其自信心，此種辦法，決非泥古不化，乃是一般青年認識治學方法，自發自啓，時與事實參証，自可養成一發青年學子自動創造的性格，國數千年歷史上許多光榮的貢獻，自然不難重見於今日了，區區愚見，願與國

時

評

爲文化吹喇叭

徐羽冰

文化

文化，文化；提高文化，革新文化，建設文化……不一而足的等等呼聲，幾年來震動了天地，響徹雲霄，活躍於紙上的，更是天花亂墜，表面看來，彷彿「我們的文化」業已提得很高，革得挺新，並且建設得不賴了；其實，喊者自喊，寫者自寫，所謂文化，則依然還是別無恙停頓在生不死的固定線上。

過去，一般人對於文化的態度，有的醉心於歐美的皮毛，有的憤慨於滯澁的主義，又有的拘泥於固有的氛圍裡。那些醉心歐化的，完全以西洋的物質文明爲最高的崇拜對象，非西洋的官不官，非西洋的衣不衣，非西洋的食不食，因爲過於求皮毛的模仿之故，遂致失掉了真正從事於文化者的精神了；結果，似是而非，不倫不類的言行，乃成爲一種習以爲常，不覺其爲可羞的普遍的東西。而憤慨於滯澁主義的人，却又完全信仰蘇聯所謂未來的勝利，事實上也就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前此所未曾有過的理想生活。至於拘泥於固有的氛圍裡的，更是極力抹殺外來的一切堪於吻合科學的文化，而以小脚，長髮等爲無上的國粹。有了如上的種種情形，所以邪說，扭行之類的現象，便層出不窮，把知識界一時鬧得烏煙瘴氣，對於文化，天知道，文化人應負其責何罪，文化本身應負其責也罷，該微笑也罷，該流眼淚也罷，憤慨文化沒有絲毫的改進，我們只看到彼此「相輔」了一陣子，終於還是不見妥當的尾巴。

本來，文人麼！不老自登着比一般人高尚一些那還成？人既高尚見解當然亦不凡，由高尚中生產了文化的結晶甚麼的，一定要扯過一把作家的交椅按在屁股底下，然後吹吹捧捧，捧捧罵罵，罵倒了一切，只有他一個人才能稱爲文化人，配担負起來文化救國的大責任。這要一來，文化界便好像熱鬧了，這麼一來，文化界又好像冷清了！

時代不同，文化受到了新洗禮，不用說，本來也該有相當的轉變與進步的；但反觀我們現代的負有推動文化的文化人，有的一面高唱甚麼同生共死，却又一面仍度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有的一味虛心拍馬，希冀延續其地位，以便享受其苟得的極越生活；有的倚其掠奪的文化權勢，居高臨下以驕傲呻吟；又有的被環境所壓迫，消極如春蠶之自縛，不是無病呻吟，即是自向慢性自殺的途上邁進；另有一般蠅蝠式的文化者，懷作草尚之風，追他人之憂而憂，逐他人之樂而樂，所謂勞他人之力，隨俯仰多方面鼻息，爲五斗米而折腰的；還有一種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名爲文化人，實際連文化二字的意義甚至都不甚瞭解，藉文化發點小財，近近女人，好在印刷品多得很，出出氣頭，出出氣，自己所期望的差不多都可以達到目的……

文化界中浮游着這一羣衣冠楚楚者，你說他不識字，他們可會有認辨，打算盤的本領嗎？於是革新文化，建設文化……我們對着更有希望的話，那裏就盡量展開希望，希望着吧！

爲藝術而藝術，爲文化而文化；這人生而藝術，爲人生而文化，這話很受聽，我們聽到的也很多了。然而可置文化不談，來先談這爲人生而藝術的藝術；據說藝術家都應該有一種怪皮氣，最低限度是又懶又不守規矩，又據說有爲藝術家而作牛馬走的人，走了一年有半尚不能坐坐出一幅畫像來，當然這都是因爲藝術家的懶，有皮氣；然而另據說正在藝術家懶和有皮氣的時候，恰好有一位穿斗篷的羅威者光臨到藝術家的寓所，藝術家雖與之素不相識，而且又懶又有皮氣之下，也只好馬上爲之繪成了所羅繪的東西，看起來，這羅一馬上一便是所謂爲人生了！不過，人家說人生，爲苟存，爲買好，爲賣錢，都沒有關係；最好不必不懶說懶，沒有皮氣硬裝皮氣，若是那樣懶懶，這樣的皮氣，不但抬不起來藝術家的身份，而且反致喪失藝術家所應具的人格了。

談到文化，固然不必過於藝術家的爲甚而藝術家對文化人作一種批評，既不需以對總論的文化人撐起那個足以表彰威風的大形燭斗，又不需要消滅浪漫的作家借鏡不還等等的惡劣習氣，若思實於文化的話，在此可是不妨借用林語堂的話來重說一下：「文人的學行比他的文章要重要些」，反復讀來，尤其是在今日的文化人治下的文化界裡，實在大有令人有會心的點頭的滋味。

態度幽默文章醇熟，如有人所說：「那樣或者不至於不是一個很結實的事實；」文學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

以人生為題材，要緊是成藝術不成藝術，成文學不成文學，要緊的不是阿Q時代過去未過去，而是阿Q寫得活靈活現不，寫得活靈活現，就是反映人生……「若像『我們』」，明明寫得活靈活現，却仍埋頭於故紙堆中翻出些掌故之類充刊物篇幅；明明眼前滿是反映人生的文章題材，却偏要回到數千年以前把才子佳人抓來作成戲劇或電影的脚本，這樣，據我這近視眼毛病的人看來，文化人似乎太不負時代的責任了，跑在時代的前頭固然好，把攔住時代現實的也不錯，可是追跡在時代的後頭而能摸一摸時代的尾巴的，倒也是未始不可以，並且頗為可貴吧？惜乎有些人兩眼睜得很大，腳踏實地於沙漠裡還要不

我與中國文學

譯完一篇東西，吐一口氣，再讀一遍時，大抵會失望的。這自然一面是由於自己的譯筆拙劣，然而原作的不高明却常常會使人無可奈何。有人說，翻譯等於造花，我却不願做一個花匠；我要製造那有生命的花來。

。即便是噁心吐地在從事翻譯，倘那翻譯不過是造花，就祇好折斷這譯筆了。如果是傳說，把行文之類無所謂，在詩與小說的世界裡，翻譯是不許成為造花的。

我希望翻譯也就是創作，逐字直譯，我想不會生出真正的翻譯來。抱辭字典，非難他人的譯文，說甚麼那兩個字沒有那個譯意之類，乃是漢文學者的餘孽。我們當然必須正確地理解原文，但隨後油然而來的，不己該是創作了嗎？所謂「傳神」也者，就在此處。

但是，縱然轉到此處，對於翻譯却還是覺得有些不足，這也許是對象的問題吧。這在不努力的我當然有責，中國的諸位恐怕也有責任吧。

住的向人打聽「沙在那裡？」正如被叫喚得十分響亮的文化人而認不清甚麼東西是文化一樣。也許文化是需要互相標榜，對罵的，或者自製個文化帽子戴在頭不准任何人對他送出半個不字的？果然如此，則我非常願意為文化吹喇叭！

所說的吹喇叭，並不是先有成見，說你必須這樣，他不許那樣，我將來要怎樣怎樣；實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是基於情感之奔放，至於誰看了在這維合類珍貴的年頭他要關心得嘔出燉肉來，那也只好聽他關心好了。我只知道革新文化，提高文化，建設文化，都要由文化人切實負起責任來，忘了自己是文化人而熱心於文化，這是文

時至今日我會幾度打算拋開中國文學，結果總是感到難於離去的宿命。感到無味無趣如發過一些怒意，暫時板起面孔不理她，然而內心却總對她存着愛情。不過，這不是緊緊擁抱而忘我的愛情。說起來，中國文學也許等於我的妹妹，即便以文學革命為契機來說，你也不過是二十的年代。而這現已到連婚期的妹妹，應該叫她嫁到那兒去呢？作哥哥的，心裏正為此苦惱着。當然，哥哥在會重妹妹的意志，但是他不願把妹妹嫁給一窩美國式的洋場惡少，他還是希望把妹妹嫁給一個誠實而剛毅的純中國青年。

我常常在茫然追憶這宿命。陶淵明的詩，韓退之的文章，我總戀戀讀着這些文章的少年時辰。當然，那時我並未想過要研究中國文學，祇是被裹在美濃的醬油般的夢中而已。

這夢，自從我踏入了漢學者的世界以後，便慘然變壞了。失掉了夢的我。沉溺在現實底苦海裡，仍舊以為着

化推進工作上的勇士，未曾文化先自文人一下子的，恐怕文化被旁人給提高也將被他給降低了！心中悵悵使把這編成一個狗形夾在日記本裡而自己出氣，我覺得這樣的文化，至少也可以等於為「寶鏡」而專門調查社會一鈔紙錢趣味用以寫成小說，既可完成作家的野望，復可達到優越的生活目的那種罪惡。

從事時代的文化，文化人會自問過有正大的態度沒有？有真摯的感情沒有？看見文化的重點沒有？抓住文化的核心沒有？若是果如所希望的那樣，用良心浸潤文化的細苗，灌溉文化的枯根，文化人聯合起來向大家說幾句肺腑話，那麼，我也在這裡等待為文化吹喇叭了！

飯塚朗

小說度過了大學的二年。可是，最後倘不寫卒業論文，便得不到結局，於是我離開了宿命的蘇受殊。

中國自古就有了天命思想，周代所定的「分野」是將人世的運命暗示於天上的星星；易經也是處世上的指針；同時，佛教底轉入和道教底發生，因為滲入了因果報應之說，中國人的宿命觀便變得重起來，並且是被宿命任意地操弄的；這些，我在中國文學中讀了很多。「金瓶全傳」裡的翠蓮；「金瓶梅」的續編「隔簾花影」；「聊齋志異」裡面所描寫的宿命；在這種中國三千年來的宿命底重壓陰影之下，不得動身的作家蘇受殊，使我贈與了無限的同情。同時，他那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清末舊文學之間的姿態，也使我感到了興趣。蘇受殊和我同是生在本國演進的，這或許也是一個宿命也未可知。

總之，我和中國文學發生聯繫，是從那以後。那以後一百好幾年，我是對中國文學懷抱着無上的愛情的，不但許未曾那樣。可是，歸根結蒂，這宿命的妹妹，似乎

是使我無法擺脫的。

因此，我希望我們彼此之間，拿出真實的東西來相見，以人類的赤誠的姿態來相會。今日，在種種意義上是個複雜的時代，可是至少在文學的面上，彼此該可以真實，虛偽和欺騙都應該掃除。在這種意義上，我對於前些日子讀在中國文學上面的自己的小說，還抱清海意。那篇東西，我祇寫了個輪廓，就把它深深埋於心底，聽說國民雜誌要登載幾篇東京文學同人的作品，就在截止的瞬間，稍加潤色，敷衍了過去；這種態度是很不好的。之後聽說它作為特輯而載到了中國文學上面，就覺得不安起來。倘知道是那樣，我也似乎該有其他的適當一些的作品，院內兩極梅娘女士之手很精巧地譯了出來，可是原作里面參差併句之類的東西，自初就不容易翻譯，大約很麻煩了譯者。作品底不好，我是完全負責的，不過，在介紹作者的所在，我發見了日本一流作家等字樣，我覺得很困惑。我現在不是甚麼一流作家，祇是一個努力於文學的無名作家。揭載那篇作品，介紹為日本一流作家，倘或因而使中國

諸君對於日本文學發生了錯誤的認識，我實在承當不起。我很知道，不經意地把中國作家介紹到日本去是怎樣在引起日本對於中國文學的錯誤認識，於是我也覺暗然起來。倘是那樣，我會悲哀地閉了眼睛，若是那樣，我便要主張互相剖心私腹說實話，我們彼此間的文學，不是可以用捧捧來相連繫的，現在它不該是那麼脆弱的東西。我覺得它是血脈相通的兄弟，雖非同腹，究竟是姊妹，想說的話一定很多，雖然腹腹，到底是哥哥，也不免要有意見，彼此不客氣地把這些說出來，才會表現出堅實的愛情來。我在祝禱着這機會成熟的一天早早到來。

我們這對於文學的誓努力精進。這樣，彼此毫無隔閡的精誠努力，相信必然會成爲真正的大東亞文學的建設。聽說本年度六月，「藝文」要發刊了，「作家月報」也增大了，在文學的分野上，已開始非常活潑的躍動，是頗堪慰賀的事。不過，我切實地希望這不要是空洞的讀書。把文學有成吃飯的傢伙，看成戀愛或遊戲的玩具等等態度，過去我彷彿見過。現在已經不該再有那種態度了，新中國文學建設的責任，就在你們的兩肩上。以前，也許會把目標放在召回四散的既成作家上面，可是現在的中國文學已經應該從新興的你們當中產生了。中國的舊宿命觀所持有的消極性，已經應該拋棄了。你們是需要積極的熱情的。同時，在文學這一面，我們要互相信任，這，可以成爲真正的文化建設的寶貴的一翼，不，可以成爲核心的。在文學的形式上面，雖有着不同，我們的精神却是一樣：我要如此呼籲。

愚兄對親愛的妹妹，贈與這篇拙文，願她以真摯的態度，迅順地成長起來。（王介人譯）

新劇運動之回顧與前瞻

這裡的所謂新劇，無疑的，是指新與的話劇而言。

中國話劇運動，直至今日，不過僅有四十年的歷史。在這四十年中，它被人誤解，被人利用，受壓迫，受摧殘，無所不至其極，因此它的進展，無形中受了很大的阻礙，而產了許多冤枉路，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現在稍留心戲劇藝術的人，差不多都承認話劇不是開心取樂的工具，不是文學的一種，而是一種獨立的艺术。「由演員在舞台上，以情感而非理智的力

量，當演觀衆，來表演一段人與人的意志衝突，」（轉密爾敦的演說）才是戲劇。戲劇必須上演，不上演，不能謂之戲劇。但是在三十年前，——不，就打一個對扣，十五年前吧，這些道理，很少有人知道，當然不會引起大眾的注意的。而在今日，雖五尺童子，亦能略知一二，這也足以證明新劇運動始終是前進的。

中國新劇運動的開始，大概是在光緒末年，一部分留日的學生，在日本組織春柳社，完全採用對話的方式來出演，其中傑出的人才，如曹季谷，李哀，歐陽予倩，陸鏡若，馬彥士等，都是很好的演員，在日本曾經演過黑奴

朱肇洛

天錄，茶花女等戲，得到藝術上相等的成功。不過他們沒有改革中國舊戲的決心，所以任天知去邀他們回國協力運動的時候，遭他們拒絕了。任天知無法，只好回上海另組織一個春柳社，邀了那時不屬於春柳社的一位志士王鏡聲合作。在上海演出的劇本，大半是春柳社在日本上演過的劇本，他們曾旅行公演於北京，尤其是出演學海化，頗得觀衆的贊賞，他們採用布景與幕，舞台裝置與演員動作，全都改爲模仿與寫實了，所以當時一般觀衆看過表演以後，耳目爲之一新，認爲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新劇」。後來在日本的春柳社回國了，時間在辛亥革命以後，

劇 戲

他們在上海演出，大為觀衆稱道。不過新劇上面加上文明兩字，而變爲「文明新劇」了。劇本的取材，多偏於滿清宮闈的歷史，官場的作威作福，以及政治的黑暗，種種教訓迫下所產生的悲劇，因爲故事是新鮮的，思想是發達的，所以能吸引觀衆的精神。他們上演過的劇本，如熱血，不如歸，空谷幽蘭等，至今尤膾炙人口。他們在上海謀得利舞台演出的時候，布景是請一位日本技師畫的，演員無論在學識方面或表演方面，都相當深刻與認真，觀衆不僅樂於接收，而且推崇備至。

大概文明新劇被推崇的太厲害了，演員漸漸走入傲然自大，自以爲是，自暴自棄的路上去，反而自甘沉淪，自取滅亡。演員不肯把好的劇本嚴格的讀熟遵守，編劇的取材，不但不向直接的材料——人生去取，甚至連外國的好劇本，小說，亦不能使用，而專取坊間流行的惡劣的彈詞唱本，如珍珠塔，珍珠衫，三笑姻緣等三四流的腐敗的戲本，來敷衍充數了。在表演的時候，大欲博觀衆的掌聲或譁笑，往往隨意動作，任意發言，不顧劇情身分性格，甚至連情理都不管。且演員在劇場以外的私生活，終日是花天酒地，不加檢點，他們的藝術，自然是日趨下流，所演的劇，簡直不如貓兒戲了。現在「文明新劇」或「文明劇」這名詞，一提起簡直令人頭痛，也自有其原因了。

文明新劇台了，緊接着就是「學生劇」運動，在五卅運動正滿熱烈時候，大中小學的學生往往借演劇來宣傳愛國思想，或表演反抗舊禮教的故事，在內容方面雖是比較正而嚴肅一些；然而一本太平洋會議可，上演十二個鐘頭，臨時編譯的奇島歸來分要分十好幾幕，表演中間可以插入一兩段與劇情無關的激昂慷慨的講演，弄得聽者不對馬嘯，簡直成了「四不像」，而以學生爲中心的觀衆們，興高采烈，精神奕奕，乘興而來，隨劇閉幕而去，自始至終，毫無懈怠，這不能不算是中國演劇史上的

奇蹟，近年來學校爲週年紀念或歡送畢業同學會場中表演劇，輒至通宵達旦，未嘗不是五四時代學生劇所遺留下來的陋習。

五四運動以後，繼之以陳大悲潘伯英的「愛美的戲劇運動」。愛美的一是由英文Aesthetic翻譯過來的，原意是非職業的，換句話說，愛美的戲劇，就是不靠戲劇吃飯的人們所幹的勾當。犧牲個人的利益以完成了戲劇藝術的美，暫時解除了話劇的煩惱，不過愛美的精神，須要麵包來維持，五臟廟一空了，美終於是愛不起來的。話雖如此說，愛美的戲劇，在中國演劇史上，終於留下了一些痕跡，供後人憑吊。

編愛美運動而起的是文藝戲劇運動，文藝戲劇運動的提倡者，是民國十四年設立於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的戲劇系。主持戲劇系的人，先後有徐上沅，趙太侗，熊佛西先生等，他們首先提倡戲劇是一種獨立的藝術，以嚴正的態度，介紹西洋的戲劇理論，舞台裝置，以及表演技術，在學校方面積極訓練戲劇專門人才，對社會方面積極的提倡，喚起一般觀衆對於戲劇的認識，每年的畢業公演：戲劇與，藝月刊的刊行，都是他們的歷史的事實上的證明。雖說這文藝戲劇運動，其實他們在理想方面，是主張文藝與戲劇應分開而各自獨立的。後來因爲政局的改變，教育當局對於戲劇的忽視，戲劇系忽而取消，忽而恢復，弄得戲劇系不死不活，毫無生氣，但後來經過一陣暴風雨，終於壽終正寢了。戲劇系雖然停辦了，可是文藝戲劇運動並不因之而鳴呼哀哉，幾位歐美留學生所提倡的小劇院運動，也時感一時，職業的劇團，也曾如雨後春筍一般勃然而生。他們在實踐上，仍是繼承着文藝戲劇運動。不過，表演技術和舞台裝置頗難問題，豈是容易解決。優美料少的大學生所能幹得了的，於是青年會樓上一百幾層星洲兩次集會的小局內，漸漸出現擁擠而少數，而寥若

晨星，而寥寥如也，主持人一則嘆觀家程度的低下，一則嘆大學生無上進毅力，就此離開古城而向大江以南活動去了。職業的劇團，一時產生的頗爲不少，其中以唐槐秋氏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爲最享盛名，他們旅行了中國各大碼頭，表演了中外好多名劇，演員的修養亦十分深厚，表演技術自是高於一般的劇團，觀衆熱烈贊賞，他在推進中國劇運的工作上，與田漢領導的南國劇社，歐陽予倩領導的廣東戲劇研究所，以及熊佛西先生在定縣平教育所領導的農民劇團，都有同等的價值，雖然戲劇研究所和農民劇團並不是職業的劇團。中國旅行劇團離開了古城，話劇運動一時又冷落下來，從此職業的劇團，雖時有所聞，然已成爲空洞的名詞了。

學生劇運動所活動的範圍，自然是限於學校。如北京的清華，燕京，女師大，人藝，藝專，北師學校，上海的交大，暨大，復旦，藝大等校，杭州的一師，西湖專等校，南京的東南，一中，一女師等校，揚州的五師，天津的南開，河北女師等校，廣西的中山大學及戲園研究所等都有相當的成績，在中國話劇運動史上，可佔一頁。愛美的劇團，如在日本時的春柳社，民國十二年開洪深王怡庵在上海領導的戲劇協社，繼戲園而起朱佛西馬彥祥等所領導的辛酉劇社，民國十七八年開田漢領導的南國劇社，向培良高長虹領導的狂飜社，二十年以後在北京的沙城劇社，劇人學會，青年劇團，北平劇社，其他如上海的民藝社，劇藝社，創造社，新月社，藝術劇社，業餘劇人協會，都曾演過許多名劇，遵守劇本，嚴格排練，並注意合作表演，這都是難能可貴的事情。純職業的劇團實在太少，如中國旅行劇團維持時間最久，北京明日劇團僅曇花一現，在上海方面當然還有幾個職業劇團，可惜我們對於牠們知道的太少，不必在此贅述。

七七事變以後，在內地方面新劇運動究竟進展到若何

程度，我們不得其詳。上海方面，在兩三三年歷史劇會開幕一時期，十二月八號以後，劇團紛紛成立，大有復興氣象。北京方面，由於事變，話劇無形中受了極大的打擊；事變後的頭一年，話劇界除了北京劇社外，簡直等於年終大封箱，一直到了前年的春天，話劇運動才漸漸的復甦。活潑現像。人人劇社，四一劇社，新時代劇社，也就是在這期間組織起來的。同時上海各劇團因為受經濟環境的影響，紛紛北來旅行表演，二年之內，北來的劇團，如上海影人劇團，影星劇團，白雲劇團，陸露明領導的藝聯劇團，中國旅行劇團等，其中多數劇團都能尊重其事的演出，布景，燈光，服裝——舞台裝置都能認真處理，可是仍有少數劇團，以五彩燈光，機關布景相號召，不認真表演，版三四流以下的劇本來演戲，以色相來誘惑觀眾，大有文明戲的風味，等到觀眾知道被騙，而金錢已到了他們的腰包了。北京對於戲曲有興趣的人們，一則受外來劇團演戲的刺激，一則感於文化城的需求，於是再接再勵完成各種劇團的組織，如中國劇社，新中國劇團，新華劇社相繼成立，大規模演員，專人訓練，將來演出，定有驚人成績。

北京劇社曾經上演過兩部本，在曹禺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沉淪，羣鷺飛等，現在正在趕排彩色戲，不日即可公演；四一劇社除了演過曹禺的三部曲以外，還公演過北京人，正在趕排，最近剛演過沈從文，中國劇社剛演過一怒吼吧，中國！——新中國劇團現正預備上演茶花女，梅蘭香等劇；新華劇社現正排演「家」；本月間公演的戲頗多。而各大中學校方面，每逢學校紀念日，或歡迎畢業同學的時候，也大演其話劇，有的學校課外請專人擔任戲劇指導，有的學校同學自行組織了劇團，對於戲劇原理，表演技術，舞台裝置加以研究，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有人說，現在單曲已趨沒落，皮黃劇本身的缺點很多，上座已不成不景氣現象。電影因為種種關係，有的片子在禁演，新的片子又少，而且也不見得精彩，也漸漸不能滿足觀眾的欲望，新歌劇的創造，遙遠不可期，將來取而代之的，大概是話劇。民國三十三年，也許要成爲中國的話劇年了。這話不無幾分理由，只要大家努力，可能性很大。教、當局似乎也應當注意這個問題，對於這種運動，無論從學校方面或社會方面，加以合理的扶助，適當的指

導，在教育方面未始不可收到相當的效果。無忌諱劇團方面或學校演劇方面來觀察，他們共同的缺點：一，多數人所感到的當前的困難；二，缺少有經驗訓練，經驗的領導人才；三，一般從事劇運的工作人員多喜歡表演而不喜歡研究理論；四，表演草率從事，不肯深下功夫；五，所演劇本不肯把眼光放在廣大的羣衆身上。關於這幾點，我不想再加以詳細的說明，假使稍留心劇運的人，略加思維，他就會承認的。戲劇既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教育民衆最好的工具，那麼我們演劇的對象，應該是廣大的羣衆，不要只着眼於少數人的娛樂，而不顧多數人的福利。

已往作話劇運動的人們，理念也許有錯誤的地方，步驟也許有不調諧的地方，也許曾經走過幾多冤枉路，不過，那與我們今後的工作不特無害，或許有益。只要我們能正視現實，自然要反省過去，能反省過去，方能指示將來。話劇前途是一條光明大道，只有我們怎樣走法罷了。

一九四三·六月於北京。

孔廟大成樂章

音

一
如果要一聽作曲者去作一闕歌曲，那是很簡單，很容易的，恐怕用不了五六分鐘就可以作得。但是要他一篇文章，對於他實在是比要求他作一闕大交響樂曲還難，還覺得有沉大的壓迫感。

不過這次，筆者在內部，實在起有一種無可形容的責任感，好像不許筆者再固執過去沉默的態度的。就是關於孔廟大成樂章的問題，也就是現世界樂壇的

一新問題——以現代的一音樂家所觀察的孔廟大成樂章的音樂性，它在世界音樂史上的位置，和音樂學上的價值與意義等等問題——將所考察的結果，應該拿來報告一下。

二
關於孔廟大成樂章，筆者自從開始研究以來，還不過只是五年多的光景，並且筆者所專攻的是大成樂章的實在音樂性。

是否可以把它編作成現代的交響樂五線譜上，使

江文也

得全世界的各音樂都市的交響樂團都能一領單演得出來（當然，不使用中國特有的樂器，而且絲毫不能損壞中國正雅樂的特色），筆者所研究的目標是在於這一點（就是如何世界化中國的正雅樂的問題），所以現在筆者將要開始試驗的問題，是屬於別的專門，所以很希望以後有志者，繼續研究之，因為孔廟大成樂章所含有的音樂性，是世界無類的。並且它在音樂學上，也許因此可以有一種「東方音樂學」的一新學說產生的可能性。

再者，就是在此東方音樂復興的呼聲震烈之時，筆者

希望讀者對於「樂」的保存，改良與其復興，多提些注意！

三

倘若以今日的西樂觀來聽時，現在春秋祀孔時還在演奏着祀孔音樂，是不成音樂的。也可以說不是音樂，恐怕今日我們可以隨便在那未開化的蠻人種族中，還找出比這種大成樂章，還有興趣的音樂，因是也說不起好壞者的注意了。並且由外國專來研究的學者，也以爲年深湮遠而失傳的賦法可救。

可是國破山河在！

中國的古代正雅樂的精神與它的一切秘密，是都藏在此廢墟似的不成音樂的祀孔廟大成樂章之中！

調調，俗樂當然不必提及，就是過去我們所受的一切西洋式的音樂教育，和所聽的一切名曲；現在我們把它們都忘了，而虛心坦懷地再細聽此不成樂的大成樂章。

是否這是一種超過我們的音樂知識的音樂？

是否這大成樂章是含有一種無可形容的超絕高性，爲了是太高，所以天天過於煩亂複雜的現代人，生活中，是不容易接受了這種音樂性？

是否這大成樂章是像一種無始無終，悠久如時空似的音樂？

是否……

是否……

這些疑問，同時也就是筆者剛聽此樂章時，對自己發出來的問題。

四

是的！孔廟大成樂章的音樂性，是自從世界的音樂史開始以來，還沒有發見過的新大陸。

過去的音樂，當然不必提，就是什麼新說先鋒的現代作曲家，也道想像都想不到的一種別世界的音樂。

並且在中國音樂中，是最純粹，最壯嚴，端正的音樂當筆者頭一次，聽此樂章時，第一給筆者的印象，就是「天」的思想，原因是無可說明的。

好像是一種直感似的靈感。

本來「天」的觀念和確定的思想，與現代的一般作曲家，直接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可是這大成樂章能給一個外行的作曲家，起這種的直感。

它好像是一種的氣體，由宇宙中的一個濺到地球上來，忽然在這裡，就變成了一條的旋律流響出來，而且又化成一道的光線，而漂向宇宙中的一隅去似的音樂！

當然這種譬喻法，筆者知道是太不科學化，太不近代底了，可是孔廟大成樂章，是一種像這樣的音樂。

五

在中國的古樂中，現在我們還能聽得到的還是唐朝的雅樂。可是同大成樂章比較起來，這唐朝的雅樂，是太富於異國趣味的音樂了。毫無反省的奇怪怪怪的消奏，亂拍手的節奏……簡直可以說，它是中國化的西域音樂了。假若以正統的儒教思想來判斷時，可以說是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

正聲……」（秦書）

什麼唐朝的雅樂，也不過是一種的邪樂了。

如此，大成樂章是極純粹的，或簡單聽這音樂，而用這音樂，就能感得到，那孔夫子的誠懇而高遠的禮樂思想，並且能了解繼夫子以後的儒者，對於正統所抱的那種權威性，並非是誇誇的。

六

在世界的音樂界觀察起來，大成樂章是沒有同類的，也沒有類似的。因爲音樂的根本思想全不相同。

西歐音樂的根本思想，並且唯一的思想，是「人間」與「自然」，「人間」與「人間」的對立，角逐，格鬥，

就是中世紀的教會音樂，仔細研究之，也是站在這種思想而構成出來的。今日我們所能聽得到的所謂名曲，十開之中，十開全是如此。沒有一開交響曲是沒有人間的靈異的。（並且是黃油，牛排之類，風味）就是一支小歌，也是如此。

否定了「人間」，西歐的音樂是成立不了的了。

西歐美學，自亞希羅，羅馬以來，到了現在，據這長長的傳統，西歐人對藝術的根本態度，就是如何使「對象」強調所謂「感情移入」。他們只以能「感情移入」的形態，纔成之爲「美」。

這個「感情移入」的衝動，是「人間」與其「外的世界現象」之間，要有一種汎神論似的關係纔能成立的。這成立條件，在「人間」，尤其是精神活動時，已經含有「一」與「二」與「世界」，「主觀」與「客觀」，「精神」與「自然」等等二元性的對立，或分裂的思想在內。

我們看希臘的諸神，希臘民族所創造出來的藝術品就能了解這種理論。繼續希臘的藝術精神，而有今日燦爛地發展的西歐文化，當然也是叫此。

音樂是更脫不開這種藝術精神與理論了。不設其脫開，自從十九世紀以來，一切的音樂是如何主張「人間」，如何「格鬥」。什麼國民派，印象派，多調主義，無調主義，表現音樂，極端派，微分音樂……

簡單說，就是如何主張自己的「人間」，「個性」，如何「自己」可以同「自己」，「自己」可以同「自然」格鬥到底。結果而且把一個很可貴的音乐藝術，門到變成有一「音」而無「樂」的東西了。

筆者敢大膽地說，這不是音樂，簡直就是一種的雜音（也可以說是音樂的範圍，擴大到了這個地位）

七

在這樣（西歐式）的空氣與理論之下，所生長的音乐

家（中國、日本、印度人也在內）忽然來個子或曲或樂，聽了孔廟大成樂章時，恐怕沒有一個不說是音樂吧！

國內！雖然名譽之爲大成樂章，其實不過就是物理上的所謂「吟吟」的一種，或者是書生「呻吟」的一種了。

一種樂章與樂法，是一點都沒有錯的。實在今日的大成樂章，其演說到底了，琴瑟沒有絃，只有名沒有樂器，有樂器沒有人能演奏，節奏的亂打……等等。

可是儒教的樂精神，是不滅的！不能滅的！中國古代正雅樂的精神，也就是在這不完全裏邊的！

是以西歐的音樂思想，西歐的音樂學說所說明，分所不了的世界。不對！孔廟大成樂章的音樂性，是完全站在別一方面。

是屬於別的「美底範疇」！

自中興禮樂開始以來，到現在。統一政治，個人生活的中心思想，就是「天」，由安陽附近的殷墟出土的龜甲，獸骨，恐怕是中國求天內第一聲。殷代以前的史實究竟是如何，假如古書是可靠的話，也就是「天」。曆朝與亡因伏，皆門的運轉也不過是「天」一個字。個人的生活，運轉也是不能超越這根本思想的。

天地人三者，齊地地結合，而形成一「宇宙」。這是我們的理想，不只個人的生活，是該順應天地自然的運行而發展，一人在本質上，是與天地同質同體的存在。

所以「人道」不是人所想所作出的，是「天」賜給的一種自然法則。沒有「人道」內行動，同時也就是背「天道」的行爲，這是我們最憎惡的現象。「天道」的本體，是與「人道」同一的。

道之大原出於天（董仲舒）

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 乃統天……（上象專）

至哉坤元 萬物承天……（上象傳）

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易經，繫辭上傳）

九

倘若現在在這些初步的中國思想，給一位西歐的音樂家聽時，恐怕他一定付之一笑。好像簡單就否定了孔廟大成樂章似的否定這些理論。

是筆者的生活，是他的思想！同時也就是東方人的生活，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藝術生命和思想，也就是這「天人合一」中心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就是將來也永遠不會變的吧！

但是西歐音樂家的思想，也不是錯的，因爲他們沒有這種的想法。一人與「自然」，「我」與「物」，都是對立的。「天」對於他們只是「萬物生」的自然現象的存在而已。對這自然，能征服就征服，能利用就利用。

就是對於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

在這一點，東西的藝術思想，在根本上，就已經差得太遠了。

中國的正樂，是絕對不能超越這種思想的，祭「天」的音樂，「宗廟」的音樂，當然可以證明這種思想的最好材料了。

十

現在內孔廟大成樂章，當然不是一體內的，可是我們只要到圖書館去，找一點古書（如「樂律全書」，「樂章集」……等）那裏邊的大成樂章，可就不是那樣簡單的音樂了，也不能就簡單單單的去否定了。

這孔廟大成樂章，究竟是誰作的，現在是無可追求的。可見也無追求的必要的。

好像「天」一存在似的，它也存在著，「天」是永遠存在在我們的，它也永遠流著。

作此曲的作者，對於「天」的觀念，並不是由外部而客觀的，是由他自己的內部，自然而主觀出來的，所以作此樂章的作曲家，當有一條旋律由他耳裏流出來的時候，恐怕他並不是要便此旋律來表現什麼「天」，什麼「神」的。那時他自己已經變成了「天」或「神」似的一道氣體，翱翔於天地之間，而化氣成樂了。

十一

所以大成樂章所能畫出來的音樂生，是非人格底。若以西歐知識（考察法來想時，這是一種太不近代化了。給聽家聽的理由，也在於此點。

實在大成樂章是超越時代性。不是古典派，也不是未來派，是一種無時代性的音樂。

它並不是由過去開始，通過現代，而將要流入未來的音樂。寧可以說，它是由未來流到現在，而深入過去的音樂。

它所含的音樂生，無所謂「新」或「舊」的話，那是當然的，恐怕是「已經經過了數千年了，說它是「新」的話，其實也是非常「新」的，恐怕現世界樂壇的第一線作曲家，也不會想像得到有這種打擊器內用法，有這種複雜：微妙的和聲感。最驚動人的是它那如「天」似的廣闊，龐大的旋律線，在這一點，是能給世界未來的音樂發展上，加一新的迴響與參考。

所以，以現在世界的音樂界與將來時，若在音樂構成上，要了解大成樂章的價值，也許還要待五十年或百年以後吧！

十二

至於酒性的問題，大成樂章所含有的確是肯定「人間」一條件的人間性，也就是由人間的聽覺生起，而超過「人間」一條件的。

中國的天地與西方的天地，不相同的不同的個性。

中國的天地與西方的天地，月似似的相以的個性。

假若在此音樂中有人格性的話，那就是以「天」爲立腳而形成的人格，在天之中，映輝出來的天影，那恐怕就是它的人格性。

雖然孔廟大成樂章，以現在的西歐音樂知識上比較起來，表面上是很幼稚的，可是我們在世界音樂史上，是已經添了一個新大陸了。

假若中國音樂於最近的將來，在世界音樂史上，有參加新貢獻時，我們是不只要復興，或再重我們過去的音樂，我們還要觀察西歐音樂所開創而創生不到的方面，在這方面，我們要創出一新音樂參加貢獻之。

至於其方法如何，希望讀者，同志努力！

現在字數，已寫了許多，可是論音還不清，很對不住讀者，假若對於中國正樂，夫子的樂，抱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筆者在日本出版的：

中國古代正樂考（東京，三省堂出版）

孔子音樂論（東京，三省堂出版）

關於孔廟大成樂章的研究（東京，新興音樂出版社出版）也許可以有一些參考，並且希望讀者指其謬誤，以便完備這方面的研究。

——三二，五，二十五，在太廟樹下

南京通訊

龔持平

熊光先生：接二十日電報，知道你要我向北方的讀者，報告一關於文化方面的動靜；這是我所想做而且也是樂意做的工作。不過，說得太瑣碎了，也會使人討厭。所以這裡祇可以說些大體的趨勢。你的電報上說要我寫些華中文藝通訊或評論，我就想到了夾叙夾議的方式，這或者能使並不能全部編譯華中出版物的華北讀者們，看起來可以清楚一些。

居留於北京的文人被稱為京派，居留於上海的文人被稱為海派，這是由來已久的了。到了現在，這一種觀念不但不曾消失，而且把範圍擴得更大，似乎成了居留於華北的文人都是京派，居留於華中的文人都是海派。海派以噴頭見長，京派則以實學為根抵，這差不多已經成了定論。因之海派文人常帶懷鄉之土所輕視，京派文人常被一羣人目為迂腐。再加上文人相輕的劣根性，京海兩派就往往互相輕視，而終至惡感叢生，隔閡重重。

南北的隔閡不應於此，雙方方面的出版物不能大量交流，更是目前障礙所造成的一個原因之一。我於去秋到過北京，南京與上海當然是我所熟悉的，我對深深地感到雙方應有應有的多知道一點對方的必要。

至於京與海的分歧，我相信用是必然的，不可避的，而且也並無設法

避免之必要。不過所謂京派者，當不如一般人所以為之崇高，枯燥；所謂海派者，也不如一般人所以為之活潑，下流而已。

試看中國歷來的文人，以有成就的說，出身于京與海者均不謂少，海派與京派都未可厚非，那是誰都可以承認者。至於京與海的分別，我想這是地域性的關係。支那中國的兩大思想——儒家與道家，儒家就是實際主義的北方思想的代表，道家就是理想主義的南方思想的代表。所以，南與北的不能相同，實在是不足怪的事，這裡當然並無高下尊卑之分的成分在內。因為，我們雖然都是中國人，但因定住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或珠江流域的關係，生活思想不非不同；當是意中事。

生活與思想固然不必相同，也不能強同，但是隔閡究竟是一件憾事。尤其是當此交通利便突飛猛進，原動力已由蒸汽而電氣了，工具已由舟車而飛機了，難道同為中國人之間，還一任其隔閡至此麼？

南京與上海間的文人，尤其其從事文藝工作者，近來稍注意於這一方面，雜誌報章上介紹華北文壇動態的零碎文字時有所見，對於雙方隔閡的話，也時有所聞。關於這，記起今春您在南京時，我們也曾談到過，我想華北的文人也有同感，所以我首先報告了你們這一個消息。

至於華中的刊物，在數量上講是相當多的。即以南京與上海兩地論，有人曾經統計過，總數在一百五十以上。報紙還不在內。因為數目太多了，門類太繁了，

就沒有抄錄其名字的必要。可是一百多種的刊物中，純文藝的刊物極少。好像祇有「作家」「國藝」「同聲月刊」「小說月報」四種而已。其中「國藝」是以中國古詩文為主的，「同聲月刊」是以研究詞學見稱的，所以雖然是純文藝刊物，但是國文學而不是新文藝。「小說月報」則被稱為禮拜六派的機關誌，作者如張恨水，周瘦鹃，包天笑，潘子且等等，雖都是過去的知名之士，但每不為研究純文藝者所稱道。所以，在華中方面的純文藝刊物，實在祇有「作家」一種。

可是華中的純文藝刊物雖則少，但是華中的文藝空氣並不消沉。因為文藝的專刊雖少，而一百多種各門類的刊物上，大都多帶着一個文藝的尾巴。有幾個綜合性的刊物，文藝的尾巴往往比這刊物的本身還大。不但雜誌是如此，報紙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要觀華中的文藝界是不能僅從幾個零星的純文藝刊物上找材料，而是應遍觀各種刊物報章，作綜合的觀察的。

就因為這一個關係，一般人對於華中的文藝界有了兩種看法。一種是僅從純文藝刊物上觀察的，所以說華中的文藝界異常消沉，一種是從全體上觀察的，所以說華中的文藝界異常繁榮。

其實所謂消沉，所謂繁榮，實在都不過是表面的，說得切實些，還不過是量的衡量而已。量是不能夠衡量的，不從質上而想而僅及表面，是不切實的，皮相的；一句話，就是還沒有摸著實際。

華中的文藝，在這一方面說，實在不能算少，可是質一方面又怎樣呢？我們先從印象上說，在這二年來，華中就沒有出過一本像樣的文藝書。不論是創作的或是翻譯的，即便不一定是名著傑作也好，我們都不曾看見有所出版。這也用不到去和事變前去比較，即與前三四年比，也無疑地是落後得多了。因為，在一九四零年與一九四一年兩年中，我們還曾見過兩部名著的出版。那是歐陽之譯，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出版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與「阿爾達爾諾夫家裏」。「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譯政名「兄弟們」，「阿爾達爾諾夫家裏」譯政名「家裏」，為高爾基原著，四十萬字。這兩本書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歐陽之的譯筆更是流暢達意人皆知的，我們能在兵荒馬亂的年份讀到，不可不說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可是自從這兩部名著出版以後，我們就不曾見過一本相像樣一點的單行本。

為什麼沒有像樣的單行本出版呢？很多人把這責任推在戰爭身上，以為是物質缺乏，人心不定的關係。這或者是一個原因，可是很有些人以為與其出版些入不敷出的雜誌，倒不如出版些不書或則名聲有意義得多。然而，在實際上竟至於沒有。這勢必又牽涉到經濟問題了，我想，主持文化事業者應得考慮的。

有人以為這文化人遷西遷了，和平區域內沒有文化人，也是不見有大書出版

的原因之一。這一句話是說不住的，因為西漢的文化人固然不少，留在江浙一帶的也不少。這得看幾位在文藝上較有成就的，向各位報告一下：據我確實知道，而且直接間接地通消息的，有傅東華之在杭州，現在三省通區司令部任秘書。廖珂魯留滬上海，靠兒子的收入吃閒飯；鄭振鐸和歐陽之在上海合開一家小書店，陶晶孫新近到南京，任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其他如張寶平，趙景深，陳學聲等等，那是大家早曉得在南京（南京）這一帶的了。然而他們並無令人滿意的作品問世，甚至大部份還沉淪得無一氣息；這或者是對於實際生活沒有體驗的原故，但這裏不是故意的沉淪，我很希望他們能有以開眼。其中有些已開口或在信上告訴我，他們早已在試着開始寫作了。

那麼，在目前新文藝的文壇，究竟怎麼樣呢？關於這，我也祇可以寫一點印象。在「中國學生」月刊上，我在「三年來的文壇」一文中，曾分析過文壇的現況，大意是：第一是公式化：文藝的形式上的因素，可以招致感情上的頹廢與感傷。關於格式遺留的因襲與感情的關係，可以引用下面一段話來說明：「反映在詩文上的這種民族氣質的變遷，並不能看作民族生活的真正而深刻的反映，顯然是有關於藝術形式的因素，或更切當地講，詩文的格式與節奏的因素。所以一個人在生活上雖然快樂，顯的屬於戰鬥氣質的人當他企圖把自己的情感抒發在詩文的時候，他也很難離開這種因襲的覆轍；這種因襲的歷史越久，詩文中表現的情感的範圍越被縮，最後是將一切非感傷性的非頹廢的感情，完全排除於詩文的領域之外。」所以造成此因襲的風氣者，有三種原因：一是對作家們的保守；二是新進作家們的故意摹仿；三是有意識地與非意識地的抄襲。但是總括一句話，不論是保守也好，摹仿也好，抄襲也好，總之他們所犯的錯誤是同一個病源的，那就是對於實際生活沒有體驗，感情的並不真實。所以就在這一個偉大的時代裡，在文學部門中，連一響口號也沒有，一句標語也沒有。（當然我不是提倡標語口號文學，我是說連標語口號都不如。）

沒有奔放的熱情，沒有革命的羅曼蒂克的氣息，不能修飾舊人心，不能開拓文學上的新的途徑，在形式上與邏輯上更不能有新的發展，新的文學就將永不能產生了。

第二是公式化：公式主義在中國是有着傳統的歷史的，也用不到提入股文來作證，舉凡章回小說，民間故事，筆記叢書等等，簡直千篇一律，因之有人說，中國新文學上的公式化，可以許是傳統的公式主義之延續，或可以說是公式主義的新的發展。所以，公式主義並不是由現在始，僅不過是於斯為烈而已。關於公式主義產生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文學公式主義的傳統；二是作家的虛偽；三是創作指導理論的公式主義的要求。其中一二兩點實與上述的因襲化犯了同樣的錯誤，甚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至於創作指導理論的公式主義的要求，更是理論方面的違背有以致之。

提到這一點，有很多人以為中國的文化事業痛心。因為大家早已看出，作為目前理論指導上的文字，其本身並不健全，其本身往往犯了公式的，甚至抄襲的錯誤。有人稱這一種文化是「雜質文化」。在這樣一個黑暗之下，其內容自必可想而知了。

第三是低級化：所謂低級化者是低級趣味的流行，鄙俚惡劣作品的泛濫。這些作品是低級的，幼稚得可笑的，然而他們的讀者要比純粹的文學作品更受人歡迎，甚至他們的發展是無孔不入的，在書店裡果有他們的書籍和雜誌，在報紙上也常有他們的附刊，甚至他們還發展到舞台上而成為文明戲，在電影上成了電影腳本的普遍的題材，在兒童讀物中成了連環畫的歷史了，甚至他的範圍遠在新文壇運動之前，然而近三三年來却變本加厲了。

低級的作品自然是幼稚的，膚淺的，甚至「醜態的」，為什麼能有廣大的讀者呢？其原因不外四點：一，中國讀者的知識水準非常低，他們只够迷戀于神怪荒誕的故事，還無法接受比較高深的思想。二，中國社會的封建殘餘勢力相當濃厚，一般人不能得實生活上自由，不得不從低級趣味中尋求發洩的機會。三，下等小說中傳統的精神保持得極濃厚，這能引起一般讀者者的同情。四，一般人為逃避現實計，乃以神怪仙佛小說為其精神的避難所。

對現實認識不清，對國情沒有切切的了解，既不懂於未來，也不能把握現實，務得終日，莫知所是，表現于生活上的是國情奇特，極端黑市，表現于精神生活上的是文字的實淫，其禍國殃民，墮落自戕，沒有再比這厲害的了。所以他們往往是最多讀者的，但也是最後一般人所唾棄的。

第四是清談化：「平章軍國事，不道半壁江山誤半湖」，是讀了清談誤國的代官。但我所要說的是，清談雖則不一定誤國，但清談實為不負責任，逃避現實，實弄小聰明者的情技。他們既不能了解國策，更不能體驗現實生活，不參加抗戰，也不熱心和平，他完全是這一個世間的第三者，所以對於任何事物沒有熱情，而採取旁觀的態度，用他們個人的觀感加以冷嘲。甚至不置邊際，不切實情地說上一大頓空話，以自命清高，以沽名釣譽。他們抓住了一般小市民的不自覺，喜歡牢騷的劣根性，寫的人懶於有的，是問暇，讀的人也未始不可以拿來消閑。所以影響之深，流毒之甚，較之色情文化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面說的似乎都是屬於壞的一方面的，現在再舉一個新的消息。

由於物質的逐漸缺乏，隨着清談的白報紙日漸短絀，新的供應也已不若前此之豐富，因之雜誌的出版逐漸困難起來，所以在最近幾個月內停刊的雜誌非常之多。即舊有的純文藝刊物的「作家」，也已停頓（當然不是停止）了三個月了。在這一變局

中，一方面當然很為雜誌的稀少而惋惜，但一方面却更促進了內容上的精練。

此外，三個新純文藝雜誌的創刊，是值得提一提的。三個新雜誌即是「風雨談」、「新濠」和「再造」。

「風雨談」由柳雨生主編，在上海出版。編輯的態度則採包容主義，不問宗旨，不論派別，不拘體例，不擇精粗，舉凡文藝部門中的一切文字，統都收容。所以既有周作人先生，也有包天笑，秦瘦鷗，羅維翰等。然而大體看來，在形式上，內容上是近於流行於上海一帶的「小說月報」。

「萬象」雜誌等的。他的特色是不但收容了各色各樣的作品，還交納了南方與北方的作者。我且借用他自己的話來作說明：「……議論也行，談話也行，小說長短兼重，詩歌與戲劇齊登，總之，在我們這個蓋各言爾志的本旨之下，古今中外，東西南北，那裏不能做我們寫文章的取材，什麼不足為我們編雜誌的對象。」

「新濠」是新進青年作家的機關誌，其中大部份為中央大學的學生。編者姚大鈞，還是正在中大讀書的學生。編者姚大鈞，還是正在中大讀書的學生。編者姚大鈞，還是正在中大讀書的學生。

大轉變的偉大的時代中，舊的既成的作家，假使他跟不上時代的話，我們就不要再結尾他，懷念他，而我們更緊要的是培植新銳的，負擔得起時代使命的新人，產生能適切地表現這時代，促進這時代的新作品。所以，對於新的作家之產生與新銳的雜誌之出版，實為最可慶幸的事。

然而他們還很謙恭和胆怯，惟恐他們不能博得社會的注意，每期總容納着若干既成作家的作品，我想這是大可不必的。所以每當他們來和我商量編輯上的事或向我索稿時，我常常鼓動他們的勇氣。

「再造」是正在積極籌備中的一個純文藝刊物，預備七月初創刊號。編輯就是由我負責。我的意思是目前不是創造，也不是改造的時代，應該是再造的時代了。

「再造」和「作家」也不同，「再造」裡想不再刊載零碎的雜文，而為着確立新中國的新文藝而努力一下的。出版時當快郵寄您指正。 五，二十六。

日本文學報國會之第二年

福田清人

去年六月結合日本各文學分野文學者三千人而成立的日本文學報國會，在本年四月步人第二年的開始。

以四月的大部泰數日為期，在東京軍人會館舉行最初會員大會同時開辦文學報國會大會，以一擊波英美與文學者之實踐「議題」，實行價廉的發言討論。文學報國會之中有小說，劇文學，評論隨筆，詩，短歌，俳句，國文學，外國文學，以及本年度新加入的漢詩漢文等九部會，從各文學分野的獨立性可以說日本文學的不幸。文壇圍繞着各事業的交流，以資文學將來之發展，即在此大會的會議也努力向此種方向實現。

而且為國與文學以外之各藝術分野之交流，在第二天就企圖作藝術家大會，但在會的性質來說應由大政實會來主權才妥當，而且如果實現以用藝術報國會大會名義為宜。

在文壇大會上舉行對在南方戰線從軍的會員，就是軍報道班員的感謝，並舉行各文學賞的授與式。雖在文學賞附加着文報的酬賞，但任將來文報也希望該有它自己的文學賞。

去年所開催最大的，同時對外也獲得想像以上效果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本年度秋天在東京舉行。而且早已由事務局準備向各官廳方面，報館舉行聯絡會議，今年預料南方也可參加。四月上旬在南京舉行的文化會議，武者小終實惠氏之外事務局更派河上徹太郎氏參加，當與現任中國的林房雄氏實行上年度的決議以及其他工作。

去年的會議在日本方面，對臺灣朝鮮出席的文學者影響很大，臺灣將去的文藝家協會改組為文藝支部。在朝鮮的朝鮮文人協會也在四月十七日改組為朝鮮文人協會，而與文壇形成密切的關係。

當期時日本的生產增進而行現實的國會協力，文報的全力也從它的職能而進行動員。去年向全國展開的文藝報國旗運動，第一回是以主要都市主要知識階層為對象。但是本年將與產報傳播，以工業都市及農山漁村為目的而實行。更期為工廠的慰勞及助揚志氣，同時並行捐款及俳句的指導。

而且最近實行詩以外如小說及古典文學的朗讀運動。反應也很大，詩人過去作過，不覺得如何，但小說家自作朗讀是初作，好像是有些殺風景，到現在顯實實行的人才多起來。從經驗說是應該創作些有特別性質的朗讀文學的作品，而且朗讀技術也有研究的必要。

因為是朗讀給公眾聽，應該是打動人心為最健全的作品。非體言會為朗讀文學的日本古典文學的精神不可。更因考查的方法而可歸結到文學的本質也可成為文學運動。希望文藝雜誌能注意些朗讀文學的創作。

再有為着建設紀念，小說部會曾由全部員繳納四百元短額命名為「辻小說」。供給各報紙雜誌，以預備作為紀念，同時更在街頭展覽。詩部會也收集同樣的「辻詩」。這些在東京市內展覽預定在軍紀念日前後舉行。其他各部會早已實行詩讀會。

古典作家的表彰也是文壇重要事業，去年舉行了國學者平出篤胤的百年紀念，古事記纂錄千二百三十年紀念和古事記覽覽；今年預定舉行芭蕉的二百五十年紀念，由俳句及國文部會為中心而準備。

此外想到全國文學史蹟表彰運動，這是遠取古典作家誕生地，完成貢獻在國民精神涵養很大的著作的家塾地址，或是在作品中被描寫過的土地等。這可激發愛國士愛，而在我想現在更可挽救現在急激的變化而招來人口移動的不安。因此

由俳句及國文部會為中心而準備。

此外想到全國文學史蹟表彰運動，這是遠取古典作家誕生地，完成貢獻在國民精神涵養很大的著作的家塾地址，或是在作品中被描寫過的土地等。這可激發愛國士愛，而在我想現在更可挽救現在急激的變化而招來人口移動的不安。因此

由俳句及國文部會為中心而準備。

可以想見這種事業的意義的重大。

另一方面這件作為國民日常生活指針的國民座右銘也是本年度的事業。去年制定作愛國百人一首，發生過很大的影響，但這每日一章的日常格言，如果到浸透到國民生活之中的時候，日本人的生活正健全上有效。

在以上事業之外，雖然像是消極，但可憐後世的編纂事業也在著手進行，主要如同文部會相當，以十年計劃去作的國民古典的校訂編纂。去年夏季以來已開過二十多回的編纂會議去擬定方案，同時各人更在自己的書齋或是圖書館從事於這種校訂工作。

而且去年應慶的「大東亞戰史」，也由小說部會着手實行。同部會的編纂事業如在明治，大東亞戰史之中，那一些是將來國民必讀的作品的選定，也推出委員正在研究中。現在進行的，和希望實行的事業，大致如上。

(田荒譯)

在華北的日本人

作家

行田茂一

據說這題目，我覺得有些惶惑，並不是因為困難，而是覺得在中日文學的相互的理解尚未真正深入一般社會的現在，就隨便做這種近乎羅列人名的介紹是否相宜，我暫時疑慮了一下。

可是這種問題，在諸位的立場上，能

够給與解決的，結果還不外乎諸位自身。無論誰，在請求別人理解自己時，總不願別人從停止了的概念的視角來看自己，而是希望在成長的發展的過程中來觀察自己的。這兒我先提出這個希望，作為我這篇小介紹文的辯護。

我們承認現在的新華北文學是在承襲着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同樣地，當我們眺望在華北的日本人作家時，我們也便不能忽視日本的明治大正以來的文學。現代日本文學的近代底突破和諸位的文學再革命的努力之間，有許幾許不同的外貌。這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的存在本身適合到一起難於得到一個相似形，另一方面在到達此處的過去中兩者間已經顯現了些許多的相異；是我們首先應該知道的一件事，關於這問題，希望諸位把去年十月記載於「國民雜誌」的「商埠地之春」和十一月的「中國文藝」所刊的飯塚朗的「院內雨」兩篇譯作比較地讀一讀而想它。在我們青年文學者之間，也在充分地顯露着日本文學的特質，對於「院內雨」所提出的小說底世界的問題，諸位大都表示冷淡的態度，這固然是諸位自身的宿命，可是僅僅這樣，諸位對我們的理解是不會成立的。北京是華北文壇的中心，離開北京便無從談論華北文壇；同樣地，我們在華北日本人的文壇，也應該說它的中心是位於北京。現在在北京的唯一的，不，在全華北的惟一殘存着的同人雜誌「燕京文學」

是創刊於民國二十八年四月。關於「朔風」半載，先於「中國文藝」一文半載，恰與「中國公論」同時我們邁出了我們的步子。當時，戰火尚新燃於華北的大地，然而，戰鬥的我們，對於文學感到不可遏止的熱情，於是產生了「燕京文學」，這一點，江崎龍太郎已在創刊之辭中說過了。編來，休刊將近一載，祇出到第十四號，可是在這十四冊中，可以見到我們的質的飛躍以至變態，這是稍稍值得我們自誇的地方。這種現象，不是有利雜誌所能有的，我們抽出我們的月薪的一部分，揚棄單純的趣味，而向真正的文學底路走了下來。在成績上，使我們感到喜悅，這喜悅祇有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以自己的力量開拓下來的人才可以味到。我們能獲得這樣的環境，使我們對於日本文學以及它的將來的發展的，不禁抱有確切的自信。

「燕京文學」的小說作家，有江崎龍太郎，木田春夫，飯塚朗，野中修，小島亮，中園英助，辻光行，井口創，周秋庭，大和考，杉本堂一等人。江崎最近對小說底寫作感到興趣，暫時沒有執筆。他發表在「燕京文學」上面的祇有「病於風土的家」和「二升酒場」，但在其他雜誌上却發表了幾篇很好的短篇。「病於風土的家」發表時，就被選為芥川賞的候補，給了偏居華北的日本人作家很大的刺激。現在雖在停筆，但他的思考永遠不離開寫作，這可以從他今年四月刊登於「北支那」

人的激烈的愛情，使他下次的創作更趨
我們期待。野中修這作家，可以說和飯
據說是個很好的對照的典例。當飯塚朝似
倒於冰心時，野中修對曹叢表示共鳴。他
曹叢，已經很久，奉聖前就寫着「曹叢
論」，不知有多少次了。「燕京文學」同
人之中，他和木田巴羅住京十年以上，野
中對於中國理解之深和經驗之豐富，在日
本文學者之中，可以算是少數人的一個。

事變前，在木田和小島死所出版的雜
誌「黃土」中，發表了許多他的小說和
詩論，這些作品，都活現着他的面目。在
「燕京文學」里，他使用朝叢的筆名，
發表了長篇「黃土」。最近改名野中修，
寫了「老鴉子」、「太僕寺街的青春」、「離
陽之笛」等作品。「太僕寺街的青春」，
是以他自己的學生生活做題材而寫成的，
獨特的素材，描寫的豐富地感情，把
學生的天真的生活在當時的時局中活生
地浮現出來，給讀者留下了不能忘掉的感
銘。他是個寶貴的作家，有決斷力可以勇
敢地變更自己的筆名。「離陽之笛」的故
事，取材於張巡的龍陽城，在多是退縮
到身邊小說的範圍里去作作家之中，像他
這樣能使一泄如注的激發和技術的作家，
很是稀有。從前在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機關
誌「中國文學」上面所載的「怪談」，就
在明證着他的悠然的偉大。

比光行直到最近才在華北和天津發表了
好多作品。對於「燕京文學」寫了一

篇「馬頭廟會」，但這一篇就十足地證明
了他的技術。故事是描寫兩個夫婦在東京
北京的生活，在這篇作品中他巧妙地表現
着愛情的精神的激發，中國英助比上述的
作家們年齡較小，他在用清新的筆調開拓
著自己的世界，先後寫出了「大煙奇聞」

「狂犬」，「陽炎」等創作，他的確鑿
的描寫力，十分有把握地向描寫的目標迫
擊。有如年節所示，他距離成熟還遠，然却
無妨說他是內藏豐富富的將來性的。「狂
犬」，描寫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對於母
親的愛情，雖是外面的觀察，却表現得很
妙。「陽炎」是描寫接近北京的一個火車
轉轍場的從業者的生活，在朝氣蓬勃的
們的大地上，突然起了死的問題，他把這
問題淡淡地描寫成創作。此外，長篇「永
遠之夜」的作者井口創，也是將來可以期
待的青年作家，但他內心的混濁的精神却
使他這篇半途而廢了。

不可不稱的作家，還有谷本川平，他
已經是故人，但他發表在「燕京文學」上
面的「兄弟」，「黃車」，「花神廟」三篇
，却可以作為最切實的例子告訴我們在華
北的日本人作家的創作經過了怎樣的展
開。「兄弟」是描寫在他的故鄉瀨戶內
海沿岸的兄弟的生活；「黃車」的故事，
是以一個從日本到滿洲，又從滿洲到華北
的一個旅館生意的老人為中心而展開了
的；「花神廟」是描寫一個在中國學校
做工的中國夫役，他把在日本拾得的素材

蛇脫皮般一張張脫掉，而走向自己的現
在的生活，這過程，在這三篇創作中清楚
地表現着。但是，他的高高的評價，並不
在此點。這「花神廟」，可以說是渾然
形成的所謂作者的天折的生命底價值。他
平常所冀求的東西，在這裡直率地表現出
來，強烈的創造意志，深深地發露到內部
去，於是，那兒便能看見一篇被完成了
的小說。

「燕京文學」的詩人，有渡邊莊治，
宮古田龍，中國英助公事弘文等人。渡邊
的詩和他的短歌一樣，同在高雅地歌唱着
他的生活。日常生活的歌是這樣，尤其是
戰場的歌更為優秀，宮古田有一本詩集「
龍」也想要在大陸上發露詩的新的創造
，而在天津結成了華北詩人協會，却在尚
未開始實際活動之前不幸病倒，還未恢復
我們都在切切地祈禱他快快恢復健康。

在華北的詩的活動之中，以藤原定，
小池公夫，就山博等人為中心的詩人們的
精進，是最堪期待的，藤原作為文學評論
家是我們的前輩，最近的詩作，有載於「
改造」的「太廟的鷄羣」。小池是個優
秀的詩人他和藤原二人都是「滿洲詩人」
的同人，最近的作品，有發表在「滿洲詩
人」的「熱狂的櫻精」，「六段穿之名曲之
曲，餘韻不止」兩篇，深深留在我們的印
象里，同時思想和語調的有力，使我們
愛讀不止。秋山去年在東京印行了他的詩
集「北京」。

此外，在北京的作家，還有任時出版
過「被囚了的大地」和「瑞穗村」的小說
家平田小六。他這幾年整個沒有寫作，他
的沉默，我們不該看作謎。我們為了充
分理解他不寫作的理由，便不敢去讀他
筆，作為我們的前輩，他的良識，是一天
天在加深的。內部的醞釀在到達極點時
，他自然會一鳴驚人的。此外還有寫了「
北京的兒童」工作的兒童們的坂井健
三。他對於兒童們做充滿愛情的觀察，
這該說是獨特的寶貴的一點。女作家有「
燕京文學」的小瀨千代子，新作家（東京
出版的文學同人雜誌）的笹本弘子。小瀨
在「燕京文學」十三號所寫的隨筆「忍從
與矜持」，（東亞聯盟六月號起載）里面
詳述了日本女性的瀟灑的神經，感情和意
志，是一篇很好的作品。

北京之外，在濟南有一個中日兩國詩
人所合作的不定期刊「朔」，以特殊姿態
而存在着。其他地方，天津的詩誌「沖積
土」，已經休刊，有些時候沒露面了，太
原的「黃土」也休刊了。從家口的「
華北文學」是月刊，最近停刊，不過它不
屬於華北，所以不多加介紹。此外，北京
還有俳句的雜誌「春卷」和短歌雜誌「短
歌中」及「黃土」，都是月刊。

最後必須特別提出的還是關於「燕京
文學」的事：這個雜誌，最近加強了中國
文學研究的特異的色彩。從來中日作家和
新文學研究者所最注目的「中國文學」已
經停刊，「燕京文學」乃承繼其後，打

儘可能地稍許替起來它的使命：這氣運，已經從第十四號前傳起，有力地表現出來。「燕京文學」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立場，也許和「中國文學」自然的相異，但是張琢明、野中、岡崎、高夫（老藤遊記的譯者）等人，以前也在「中國文學」上面發表作品，自從木田春夫、江崎駿太郎加入了他們的集團之後，便將研究的所得發表於「燕京文學」了，從這里我想會生出新的具體形象的。這對於「燕京文學」也是別開生面，它表明新創刊以來的幾度的飛躍。不管諸位知與不知，我們對於諸位的期待是非常大的：雖然我這種口調也許不大相當。時至今日，諸位和我們的交往未免太少，去年一年間，我們出現在諸位面前的，僅有上述的兩篇翻譯小說和吳禮君爲了答覆「燕京文學」十一號飯塚朝所寫的文藝時評，而在民衆發表了一篇「石之鳴吼」而已。同時介紹現在的華北文學給日本方面的，也不過祇有飯塚朝譯於「東亞新報」的梅林的「一件禮」，「聞聞新的」老楊。今後，我認爲相互的交流，應該更爲活潑才是。——八，五，二六

滿洲文藝與滿人

作家

杜白雨

滿洲的文藝界，十年以來，始終是處於計畫或者是無計畫的指導之下而一步步地發展下來的。這是在和中國文藝不同的地方。

雖然如此，過去有一時期，它也曾有過一段熱情的浪漫的歷史；好多現有的知名作家，都是那時候所生長的。

那時期一直繼續到五六年，直到德八年，開始崩壞了。

從這一段浪漫的歷史過去之後，在文藝界的本體上出現了文藝行政機關：那就是以國務院弘報處爲中心的滿洲文藝協會。這機關正式發表了滿洲國獨特的文藝政策，主要的就是要求滿洲文藝界必須以建國精神做爲基礎而展開健全的明期的活動。

也許是生活的關係吧，從那以後，滿洲知名的文藝家，如古丁，小松，外文，疑遲與郎等人，就都開始經營起書店，或做起其他的生意來。

於此乎，風起雲湧，兩年之內，僅僅新京一處，就出現了新式的書店（可任顧客自由閱覽並代出版的）不下二十幾家。

因爲生意的關係，縱然是文藝家所經營的書店，也不能多印文藝書，如外人所想像那樣。但即便普通通俗的書籍也罷，那樣多方向的大量的印行，在文化的侵略上說，它的意義，是不可以一言抹殺的。

這樣一來，滿洲的文藝界，自然，一時要變得消沉了。

古丁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從來是主張多寫多印的，然而自從做起商人，兩年間就幾乎不見他的文章；曾幾何時，他的多文主義也變了，寫百頁長篇的勇氣也消滅了，祇不過有時在日文報紙上

面見到他的名字——出席某某大會，歡迎某某作家……已經變成個單純的文壇應酬者了。

外文先生呢，也早就小惜他的自行詩篇埋在灰底，每天默默在勘校他的金瓶梅了。

小松先生還偶而有一點創作，文章底調子大抵還一如往昔，寫些青年男女間的葛藤，不過有些地方參入了很生硬的時局的色彩，乍一看去，似乎很有些損傷了他的文章底美感和輕快。本年四月他發表在新潮上面的題作「十年」的小說，就頗使人感到官樣文章的氣味。

提唱「鄉土文學」而自成一派的吳郎先生，近來彷彿也不大寫甚麼了，可是在整個的文學運動上面，他還有相當的活動，他和古丁同是文藝家協會的委員，他並且主編雜誌「新滿洲」，許多的好的創作，常常發表在他的雜誌上面。

他的伴侶吳瑛女士，自從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而在日本暈倒過一次之後，在家庭生活上，聽說很有些苦惱，所以已不僱住在那樣的多產了。

在成名作家之中，比較活躍的，得舉出時青來。這個論辯的知性的作家，在生活上不斷地追求着自己的思想，在文壇上繼續地發表着類似的奇譎的悲劇似的創作。

他很用功，野心也很大，他不單單寫小說，還在哲學，宗教，電影諸方面發表着他的思想，他不愧是個鬼才。

從去年下半年起，他開始在新滿洲發表

表他的長篇野心作「青野的民族」，有如字面所示，他是企圖在這長篇裡描繪整個的中國民族的輪廓；但不知何故，到今年却中止了。

最近，他在新潮的五月號裡發表了一篇短篇「遺囑」，更加深了他的陰鬱的色香奇譎的習氣，使人讀了會想起一部法國式的影片。

老作家山丁先生，自續弦之後，生活寧靜，聽說幾乎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於是也就更有時間來寫他的創作了。二年來，古丁等人消沉之期，他却相反的大事活躍起來。據以譯成日文的來說，已經就有「芽月」和「綠色的谷」兩部長篇了。其他，新滿洲和新潮等雜誌上面，都不斷地發現他的文章。

再的作者既有一部份沉潛了，新的作者以及舊的之中的未得大事活潑過的份子，自然要乘勢而起，在文學運動上，後一個浪總是在推動前一個浪的。

在如此的局面下，借著大同報的文藝版，吳軍突起地出現了一隊青年文學論者，他們把自己的地盤喚作「新文壇」，目標似乎也就放在新文壇的建設上面。他們很有熱情，可是他們太年青，除掉一些空洞的呼喊和直譯式的理論介紹以外，彷彿無從寫出甚麼。

舊人新起的，有慈燈，安摩，新實，黑風等人。慈燈在大同報連載了他的電話「年輕人」，據他給讀者的覆信看來，似乎很得到一般學生們的支持；安摩是個奉天的劇作家，自移居北京後，乃開始更大

的活動。他的生活經驗很豐富，也很努力，創作之外，最近清是「新潮」連載著他的長篇小說「山城」，內容是以滿洲農村為背景，從清末寫起的，作者的意態可稱偉大；將來最堪稱的也許就是他吧。

新書也是個難人：是藝文志同人之一，是專攻戲劇的。過去寫過長劇如「春秋」之類，但全讀上並未得怎樣伸長；直到最近做了「興亞」鳴謝之後，乃開始突飛猛進了。他已預定在「興亞」刊登他的長篇「野火」，全長據說約有二十幾萬字，在荒涼的滿洲文壇上，我們期待它變成一類炸彈。

黑風也是個寫劇的人，來到新北京之後，劇作之外，並大寫其雜文，論文，一電影響一和「興亞」上面差不多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以上，我以為人為單位而略述了滿洲的文藝界的狀況，這種以人為單位的述說法，我知道是不合式的；但是，在滿洲文壇的沉沉的低潮期中，除此之外，我又覺得沒有再賢明的辦法；好在這不過是一點隨意性質的東西，也就樂得講它這樣了。

蒙疆文藝界的現狀

劉延甫

蒙疆的確是有文藝了，不僅每月有四五種登載文藝的刊物印出來，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是有六十多個愛好文藝的青年，正在蒙疆文藝委員會的團體之下，孜孜不倦的從事於新工作。他們的能力和技術

也許涉在幼稚，但每人都有一顆熱情而坦白的的心。作品也許不成熟或者還差得遠，但他們從事文藝的努力，決不低頭於外地的先進作家們。而前有時或到自身的不健全而受挫，較之先進作家更努力的，也大有人在。

藝文版蒙疆文學，自去年十二月創刊以來，至今已出版第六期。蒙疆文學是文藝委員會華文部（另有日文部，發刊日文版蒙疆文學）主辦的。寫作的人大部分是會員，投去了稿子沒有稿子，反而每個月更受委員會的責備。就在如此的情況下，會員日見增加，創刊時會員廿二四人，現在已增加到六十多人了，毫無代價反而賠了紙張的稿件，每人每月至少要有一篇，有的還三篇兩篇拿出去，編輯人還在發平願，讓會員們的稿子寄去得不早，然而編後記上已發出稿件權利的話了。這些現象，可以見到蒙疆的文藝人現在是何等地鼓勵自己，鞭策自己。

蒙疆的各方面都與華北有極密切的關係。而文藝方面，好像更是與華北文藝界的情形一樣。拿出作品來，無論是題材方面，形式方面，以至筆調方面看不出什麼特殊的地方。但現却有人提出鄉土文學的口號，打算在作品上塗上一層雄壯的蒙古風的色調。但文藝人多數是在北京天津上海過學，更有的是來自華北，這種現象是必然的。

新近日本文藝家若小路與谷川二先生由華北來到蒙疆，在張家口出席了大使館主辦的聯誼會，在大同出席大同文化聯誼會主辦的聯誼會，各文藝人多數列席。由於聯誼會的鼓勵，給蒙疆文藝界又添了許多生氣，大家感覺興奮起來。

蒙疆文學比較算是代表蒙疆整個文藝界的純文藝刊物，一向主張不尚幼稚，現在也提高水準了，編者打算由幼稚裡逐漸生長起來，以期異日之健全發展。蒙疆新聞社出刊之民利半月刊，一向以下層大眾為對象，偏於低級方面，現在也已改組，由六月一日起將有新姿態出來了。此外，「新報」農牧兩月刊也是以一半篇幅刊載文藝的。

當此紙張缺乏、出版業異常萎縮之際，每一個作家的作品，只有等到日報或雜誌上去發表，這許是各地皆然的現象吧。以日報或雜誌為發表作品的唯一地盤，對於作家用在寫作上的時間，質量，以至於將一個題材反復地推展，究竟會有什麼樣的限制或影響？凡有寫作經驗的人都有相當的了解吧。那末對於發行文藝專集的事，其中雖有着多大的困難，然而我們終不能不設法打開這困難。

蒙疆文壇可以說是新建設起來的，一般人對於文藝的注意或愛好是最近才起來的。但關於出版文藝專集的事，似乎已現出令人十分喜悅的趨向。

蒙疆銀行同人組織的黃土文學會，由田牛君主編的黃土叢編第一輯題名為「作品」的，於本年四月十日出版了。內容包括了八百首詩歌，三篇散文，用打字機印刷

，並且是非賣品。這冊不定期的刊物，與其叫做雜誌，不如日之為該會同人詩歌散文的集合。黃土叢編第二輯出版於五月十日，還是以如前的姿態出現，合有了詩歌五篇，譯詩一篇，散文二篇譯文二篇，印刷共改爲鉛印了，題名為「刊物」。黃土叢編第三輯將於六月十日出版，仍是詩歌散文，定名為「筆」。這些都是蒙疆的真數，樸素的外表，充分地表現了它是私人力量栽培成的。此外並聞該會擬開會外人作品，作為正式叢編副編，亦為不定期之活字印刷品，第一輯為「寫作組」。

又該會決定出刊之文藝專集，除第一輯發榮興之散文集「小竹籃子」已於六月一日出版外，現發出刊者，第二冊為文壇之詩集「懷鄉曲」，第三冊為文壇之短篇創作集「東邊道」；第四冊為新編之詩集，題名未定，第五冊為發榮興之譯文集，題名未定。

這些私人的文藝專集，都是三十二開紙的小冊子，總共不過十幾頁，印刷起來方便，成本又低，而一摞摞也是文藝小冊子。在日前，我以為這種辦法很適用。

日本文學報國會擬於本年九月出刊「蒙疆文學叢編」，計日蒙華文各種，現已由文藝委員會分向各會員文藝人約稿。這種以文學團體為主體而出刊作品合集，在目前或者比私人的專集更有意義。這種風氣，我想不久就會流行於蒙疆的各文學組織間，造成一個熱烈的動態吧。

詞曲同異淺說

俞平伯

詞曲者樂府之支流，自有唐迄近代。其起也，非有意的文學革命，如今人所云，乃由音樂之自然遷變而成者，司言者意內言外，上可下言，作詞者隸體也，與辭通。古樂府有聲有辭，辭即詞也。曲者曲折也。漢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又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其卷數相同，若釋以今言則猶兩部傳奇，一無音譜，一有之耳。禮記「樂記」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樂業乎端如貫珠」，此曲折二字所由出，亦即曲之具體形容也。今樂雖非古樂，而事理則同，後人所謂「音節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其義略同，就樂府之詞而言曰詞，就其聲音而言曰曲，皆樂府之異名耳。

詞曲既皆為樂府，故兩名每混用。方曲之未興也，詞亦泛稱為曲，迨曲既盛行，曲又廣稱為詞。清宋翔鳳樂府餘論曰，「宋元之間，詞與曲一也，語稍不悅，殆即指此而言。宋又曰，「以文寫之則為詞，以聲度之則為曲」，此即上述之義也。如稱和凝為曲子相公，花間序曰曲子詞，晁允恭評東坡詞曰「曲子中縛不住」，詞即曲也。曰北詞廣正譜，曰詞林韻釋，二書皆為北曲而設，則曲亦詞也。詞曲之界說既含混如此自非片言可盡，今言詞曲之同異，只可擇要而加以比較耳。

一，淵源之相同也。顧起綸曰：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遺響也，昔人以李白「菩薩蠻」「憶秦娥」為詞之祖，其實二章真偽尚不可知，而六朝樂府，如沈佺期六代之流，已多為長短句，往往有類詞者，推而上之，漢武秋風亦名辭，屈宋騷辭亦名辭，詞曰詩餘，詩之餘也，三百篇中已多繁促相宣，短長互用，後人協律之源。故詞體雖定於唐代，而其淵源則甚古也，詞體既立，流變漸滋，令引迎慢，詞窮而曲生矣，藝苑危言曰，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又曰「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是曲有胡樂之成分，似與詞不同，而細按其實，則詞豈無胡樂之成分歟，亦只有新舊之別耳，大凡異域文明，移植中華，其新來者猶存其外國之面目，其舊入者輒轉而為國粹，固不獨詞曲為然也。如琵琶之於批羅那，胡琴之於梵娥鈴，豈非五十步百步之別，而何國粹之有。

詞固出於古樂府，但樂府之風流却不僅為詞，有大曲焉，有法曲焉，有轉踏焉，賺詞焉，諸宮調焉，皆詞之昆弟行，而金元戲曲之直接尊親也。故曲體之生，一方面直接與詞相承，一方面又與詞同源於古樂府，王氏戲曲史已備言之，故詞曲之同源，在文史上實不可否認之事實也。

二，體裁之相近也。詞曲均以白話為當行，而愈轉愈趨於繁縟瑣飾，此文運之相迎也，詞分為令慢二體，若填詞譜長調中調小令之說，非古也，曲則分小令套數，小令約與詞相當，而套數聯數曲或十餘曲為一套，此詞中所無。但如宋趙德麟疊用商調「蝶戀花」咏西廂事，便有套數風味，此體裁之相近也。據王靜安統計，在北曲三百三十五牌名中，有七十五種與詞相同，南曲有五百四十三牌名中，有一百九十種相同，是南曲與詞之關係較北為尤密，此牌名之相類也，或以曲用襯字，詞則不用，為二者之別。其實亦不然。北曲固多用襯字，亦有以少用襯字為貴者，至南曲則必須限制用襯，所謂襯字不過三是也。詞中亦非無襯字，觀敦煌發見之唐人詞可證，是在用襯字一點上，詞曲非有大異也。

三，歌唱動作之相似也。詞不可歌則有南北曲，南北曲不可歌，則有水磨腔，今之崑腔是，以今日言之，所謂宋詞元曲皆為書案上物不可被諸管絃，而在當日日本皆可歌，此不待證而明者。北曲是絃索，其伴奏者為三絃。詞南曲皆管樂，其伴奏者為嗩吶，笛，簫，笛，亦有徒歌者。

曲有身段動作，似與詞異，若細考之其區別又不分明。曲中之小令散套皆清唱，無動作者也，雜劇傳奇其扮演時有動作者也。（當然亦可清唱），是曲

不必皆有動作者也，即以元戲言之，或言唱者自唱，演者自演，歌唱不與容止相麗，雖未成定論，却可備一說，是曲中之身段動作亦並不全也，返觀唐宋之詞，亦非全是清唱，詞出於古之隊舞，如「菩薩蠻」「蘇幕遮」皆是也，據容齋隨筆有「駝馬胡馬」之說，則「蘇幕遮」簡直是馬戲中所唱之牌名。劉復所輯敦煌瑣瑣中載有唐代詞之舞譜，雖不可詳解，而其必有動作無疑也。是身段動作不足為詞曲之分界明矣。但後來之詞僅付歌筵，繼起之曲殊宜舞榭，似各有專工而不相兼，却非二者原來有此區別也。如白石詩云「小紅低唱我吹簫」，其不含動作甚明。

言其異點，却非片言可盡，綜括之亦有數端，恐亦未全也，一詞曲內容之不同，王氏已言之，詞多為抒情，幾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敘事者則為鼓子詞，如上引趙德麟「蝶戀花」，但傳世不多，代言除在文中夾有片段，幾絕無也。曲則三者均有，而以代言為勝，劇曲殆純為代言體，而曲固以戲曲為其大光明寶珠也。其小令散曲猶與詞相近耳。又詞以體格為主，銅琵琶板稱爲別調，曲則無所不包，無施不可，廣狹亦殊異也。

二，宮調之不同，宮調究爲何物，古今聚訟，迄無定論。詞曲之宮調固皆隋唐燕樂之遺，與先代雅樂無關，詞有七宮十二調，北曲有六宮十一調，南曲則減爲十三調而尙不全用，其數字已各不同，且詞之與北曲，北曲之與南曲，詞之與南曲之間，其宮調究是一事否，正有問題也。徐文長南詞敘錄曰：「北曲蓋遼金殺伐之響然其六宮十一調猶唐宋之遺也」。是北曲宮調本諸古昔，但其言實甚籠統，且既爲胡戎殺伐之音，又豈得與古調相合。依情理揣之，知其不然也。徐又曰：「南曲本市里之談，即如今吳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處求宮調」，却爲明通之論，南曲宮調實係杜撰，不過取聲音之近者歸爲一類而已。南曲宮調既爲後人杜撰，聊裝點門面以配北曲，視北曲且塵下，其不足爲詞之嫡嗣甚明，地望雖相近而時則相距遠矣。故宮調究竟爲何未可知，而詞曲之宮調並不相同，則可得而言也。

三，旁譜譜不同，分爲兩點：（甲）旁譜本身之不同。南北曲之文譜今保存在崑腔中，雖已非其夙，而猶可彷彿，大概每一字之旁譜長而且複，詞之工譜已不存，幸姜白石集中自度腔均附旁譜，雖節奏不可知，而音符約略可辯，蓋一字一音而又頗拗澀，與曲譜之綿長流利迥異也。此爲形式之可指別者，更深求之。（乙）旁譜作法之不同。據白石翁專爲新製之腔留譜，而其他則否者，以舊曲之譜原不待書也。蓋詞譜是固定的。譬如「浣溪沙」有一萬首，而此萬首只是一個唱法，「浣溪沙」。其情形與今之「五更調」「孟姜女唱春」並無不同。詞家之不爲詞留譜，直以萬口從同而忽視之，當日寫譜寧非冗贅，而孰知詞之唱法，緣此而亡也，曲則稍異。原始之北曲亦是固定的，或半固定的。沈龍綬度曲須知曰：「古之絃索但以曲配絃，絕不以絃和曲。凡種種牌名，皆從未有曲文之先，預定工尺之譜」，又曰「指下彈頭既定，然後文人按式填詞……曲文雖有不一，手中彈法自來無兩」。其言甚明，無須申說。元曲亦以一曲一譜而亡，與宋詞實相若也。但沈君所謂古，指元代或明初而言，若明代之絃索已漸不固定矣。故沈曰，「昔彈之確有成式，今則依聲附和而爲曲子之奴。總是牌名，此套唱法，不施彼套。總是前腔，首曲腔規，非同後曲。以變化爲新奇，以合掌爲卑拙」。其爲半固定的，又甚明矣。此種情形若強名之，殆爲北曲之南化也。今日崑腔製譜之法，以字音爲主而以音律從之，雖發明於魏良輔，而南曲蓋先有此傾向，非良輔一人向壁虛造也。不過原始之音太蕪陋，魏氏起而正之耳。余嘗疑南曲最先實無定譜，名爲一個牌子而唱法出入太多，故魏氏得以字音爲主而撇棄古法也。要之詞譜是固定的，北曲是半固定的，南曲是雜亂的，廣調是活動的，此旁譜作法之異也。

四，最初之詞曲雖同爲口語體，同趨於文而後來雅俗之正變似相反也。換言之，即詞之雅化甚早，而白話詞反成爲別體，曲之雅化較遲，固已漸趨繁縟，仍以白話爲正格也，此種情形在文史上一覽可知，不待煩言也。原因自非一端，而口語在詞曲中用法不同亦主要原因之一。曲似乎始終以口語爲主，而以文言中詞藻錯雜之。凡歷來成名之曲家，無不以白話擅場，反過來說若不能善用口語即無爲名曲家之資格也。明人固不待言，即清代之南洪北孔亦非僅以詞

琢飾見長者。詞用口語只在賓位，却有兩種情形：（甲）白話的詞老早就被擱在一邊，在名家集中偶或見之，如少游山谷美成諸家皆在普通之詞外別有白話體，却佔全集極少之百分數，又不此傳名。如近人胡適詞選，凡淺顯之詞均引歸白話，與史實不合。（乙）詞中白話可當作文言用。其形式雖是白話，而用法無異文言，如「了」字本為白話中語助，如「我來了」之了，此了重讀，若讀「甫能多得燈兒了」之了，則「我來了」之了，則不成為詞矣。試觀詞之名家貴能沈思翰藻不必善用口語，多用口語反成輕情小品每不為評家所重，故詞曲之源同為白話，其流變迥異，曲猶保存其樂府之本面目，詞則成爲詩之別體矣。

五，樂府中有大曲小唱之別，詞者小唱之一，而曲則大小兼之。曲中小令亦是小唱，其套數導源於古之「大曲」，乃集多曲成爲一曲。詞則以一曲或二曲爲單位，（單調者一曲，雙調者二曲。凡詞之上下兩片者，即雙調，實爲兩曲，其後一曲大概爲前腔換頭也）至長爲「驚鴻序」亦不過四段。鼓子詞爲詞之別體，亦只愛用同一種名而已，不如曲套之複雜也。曲套之分爲首腹尾三段，尤爲詞中所無，以其導源雖同本不盡同也。六，風格之不同也。此固難于編指，而如水冷暖，惟飲者自知耳。嘗謂詞賦於柔，曲偏於剛，詩則兼二者之美。詞雖出于北里，早入文人之手，（唐五代）其貌猶襲舊風，其衷已難詩心，多表現作者之懷感，故氣體尙簡要。曲則直至今日猶未脫其歌舞舞榭之生涯，猶重聽衆之情感，雖文家代作，不能與伶工絕緣故情韻貴旁流。詞靜而斂，曲動而放。詞縱故深，曲橫故激。以詞事爲曲，必拘而不化。以曲筆爲詞，必直無韻，故詞曲名爲姊妹而自來文人兼工二者實寥寥也，其他微細之差別，洵如士衡所謂「良難以辭述」。竊謂詩之於詞，不僅齊言與長短句之別，故「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是五言詩「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又不是七言詩也。詞之於曲何必不然。若「朝飛暮捲，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烟波畫船」，（還魂記，驚夢）又不像「沁園春」中四句也。此種區別似以文虛而中甚切實。上述詞曲不易兼工固是一証。元明人作曲之才殆屬天縱，而詞未必佳，及清人復振宋詞之盛緒，而曲又衰矣。如洪如孔，視關馬白王實甫高則誠湯若士徐文長何如耶，固云文章氣運使然，豈非詞曲二者，其間本有掣然之界耶？世有解人，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至于二者之前途，既非本篇題目所括，且蒙異前識，亦無由預測。然其興也，本諸樂調，樂調既亡，則賢諸無源之水，涸可待也。故大抵都不能樂觀，而曲之繼起無人尤甚于詞。何則詞已幾化爲詩之別體，得隨華夏言志之文章以俱永，如人之借屍還魂，假如有其事。曲則始終留滯歌場，樂而不詩，今恐已成絕響，不待他年也。試觀近百年來，詞家幾人曲家又幾人，其消息蓋可識矣。元明人作曲之才實是天縱不可測也。更詳之，明人尙是勉強湊合。琵琶可歸入之曲，湯徐二子以視元人猶虎賁之於中郎也。絕大之文章在數十年中屢屢示現，不可謂非文史上之奇蹟也。明人每言之代以填詞（即作北曲）制詞取士，或疑其未確，余則以爲蓋事實也。若無在上者之提倡安得若是之風起雲湧乎。

戲曲家張大復作品考

傅惜華

清代戲曲，以順康之時，承明季餘波，傳奇尙盛；家伶點拍，唾事增華，作家輩出。如李玉，張大復，朱佐朝，邱園，朱備，李漁，朱虹，蕪雅斐諸人，詞章藻采，固不如前代，而曲律訂，排場生動，實遠出其上；且劇場舊格，亦有更易進善者，此則不可沒也！清代初期作家中之張大復，與曲甚富，爲當時之大戲曲家。生於明季，入清尙存。字鳳翔，一字心其。江蘇蘇州人。嘗居闕外寒山寺，自號寒山子。性淳樸，不治生產。好詞曲，博習律。考訂兩同最精，著有元詞備考，附詞律覽二書。所製傳奇，有：如是觀，醉菩提，海潮音，釣魚船，天下樂，井中天，快活三，金剛鳳，彌羅殿，芭蕉井，真風風，龍爭會，雙面孝，雙面壽，雙面慶，雙子軍，小春秋，天有限，發環鏡，龍飛報，吉祥兆，慶情諧，紫瓊瑤等二十三種，均無失律語，故高奕新傳奇品，評其作如：「去病用兵，暗合探吳」，洵爲確論。大復所知經典，所製醉菩提，海潮音二種，俱采佛家故事以爲題材者。若如是觀，天下樂，醉菩提諸曲，最膾炙人口，今歌場中，尙未絕響。聞嘗考其作品，內容梗概，以及版本存佚，詳載此文惟遺漏甚多，應所難免，尙希治此道者，有以正之耳！

如是觀傳奇

如是觀傳奇，一名「翻精忠」。傳奇品卷下（註一）重訂曲海目（註二），傳奇彙考目（註三），今樂考證九（註四），曲餘卷五（註五）各書並著錄

題曰張大復撰；惟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一（註六）載：「開係明末是吳玉虹作」，殊不足據。大復此作，以明人姚茂良精忠記傳奇（註七），直叙岳之死，而秦檜受冥誅，仍未快人意，故製此本，以為翻案，名曰「翻精忠」。此作謂岳飛大功告成，而秦檜受顯戮，兩人一善一惡，善作如是觀，故題曰：「如是觀」也。

全劇情節，略云：李綱、李若水，請徽宗臨朝奏事。徽宗宣至便殿，二人因奏兵機事，徽宗宴飲不恤，聞文武伏元游宮，幸翠華樓觀之。李若水言秦檜利於北，不利於南。岳飛利於南，不利於北。遂命檜為河北行人司使，岳為江南遊擊將軍。兀朮令粘罕為先鋒，韓世忠不合後，自領中軍，長驅渡河，圍汴京。要遣君親至軍前。李若水見諸臣奔竄，勸之盡節，不從。又見康王飛馬至金營議和，因至萬壽宮見道君。金以康王年幼，不准議和，逼道君飲宗俱至黃中。李若水從行見二聖在金營受辱，極罵而死。二聖及后妃等北去。秦檜聞韓世忠不要送還二聖，班師北還，與妻王氏議。王氏逆料二聖，決不能回宮立意身在南朝心向北，乃設香粉鴆毒計，假作探桑婦，以誘兀朮。秦檜見之，因俯伏獻酒，兀朮抱王氏上馬而去。其後，岳飛復還軍，王氏獻反間計金遂令檜夫妻南回，贈王氏以金念珠，王氏亦以九珠金鳳釵獻。兀朮欲放二聖回，為王氏所阻。檜夫妻道遇飛兵，給言殺監守逃回，牛車勸飛殺之，不從。檜至臨安即拜平章。王氏憶兀朮恩情，相思成病，因閱報見飛連破兀朮，煩惱泣下。檜回朝，置酒東窗，為王氏解悶，設計陷飛，假作詔書，將十二金牌召飛班師，且欲首飛通謀金國，令家將田思忠齎以拜，王氏因作私書付田，密送兀朮。其後王氏又詐說奉太后旨，勸問飛母，欲賺其親筆手書，召飛回師，飛母痛罵長舌婦。王氏計無所出，遂遣家將成方行刺云云。宗澤臥病，岳飛進見謀報二聖北去，因將印符交岳連呼渡河而亡。岳回家見母，金針刺岳背。作精忠報國四字。康王泥馬渡江，至臨安，李綱、趙鼎等，重領朝政，張俊劉錡等復奪軍容。二聖往草窩內，道君及太后病，尋米不可得，朱后拾枯枝請道君太后煖火。又安置五國城，二后皆死。又云二聖至五國城，路遇風雪凍倒，有一南朝老人，扶之而行。宿古廟廊下，又有一野老進食，欽宗賜以玉龍佩，令持之南朝進之。飛接得詔，不肯班師，百姓挽留。牛車拿獲送私書人，內將田思忠梟首，連夜進兵。檜誣飛擅殺使臣反投金國，拿飛家屬。飛母及妻張氏，令雲自投大理寺獄。李綱及夫人與子自縛，保奏岳飛不反，高宗欲殺三人，太后旨免之。兀朮設計誘飛至草坡，以遺浮圖圍之。岳令牛車解鞍放牧，遇雲兵至，突圍至金城。飛入城調廟，獨登翠華樓，題滿江紅詞，城方放箭而去，飛令軍中揚言中箭而亡，合軍發喪，以誘兀朮。因此取勝。牛車追兀朮遇仙人鮑方云：徽欽無道，玉帝差赤鬚龍攪亂山河，今將滿。遂將角端止住宋軍，現金橋渡飛過海。飛到五國城，迎二聖還朝，勸問秦與王氏招出通奸兀朮，立誓反間，搜王氏金念珠，將槍與王氏，凌遲處死。（見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一）按其中關目情節，虛參半，精忠記傳奇尚近史實，此則多出於作者綴飾而成。

醉菩提傳奇

此傳奇未見刻本流傳，公私藏家，亦無收藏者。昔年曾見清內府五色精鈔本，僅存四折，一曰「兀朮起兵」，二曰「草地大戰」，三曰「成方行刺」，四曰「兀朮敗北」，蓋清代宮廷及民間梨園所習演者，亦非全璧。按崑曲粹存初集（註八），選有一交印「刺字」「草地」「敗金」「翠樓」「奏本」「掃案」「七齣標曰「精忠記」。其中除「掃案」一齣，出於元人雜劇「東堂事犯」外，餘六齣亦不見於姚茂良精忠記，實則大復之作。如是觀傳奇，今日所幸存者，僅此斷折而已。

醉菩提傳奇，傳奇品卷下，重訂曲海目，傳奇彙考目，今樂考証九，曲錄卷五，俱著錄，題張大復撰。此傳奇凡三十一齣，衍濟頤和尚道濟故事。全劇情節略謂：台州李賢善之子名修元。其表兄毛子碩太尉，奉佛長齋。嘗挈修元及沈提典，同詣靈隱寺，調膳堂遠禪師。遠上堂云：「願得高山一株木，你道將來何所欲？」參學者皆不答，修元觀答曰：「棄了這間草庵，只向雲山開道屋。」遠云：「匠人在那裡？」修元堅指曰：「這不是匠人！」遠云：「斧子響？」答曰：「劈碎你天靈蓋。」遠即下座。當晚修元叩方丈門云：「元來一入門來，亦只爭得一步。」遠云：「要入老僧室，還遠在。」其夜，即削髮出家，名曰道濟。毛沈勸歸，不從，大笑而已。遠令打座參禪，辭以不慣，示以機鋒，言下立悟。然性好酒肉，時時作瘋顛狀，因名之曰濟顛。毛太尉遣僕試之，引使挾妓輓住，令群童與俱，凡百戲耍，無所不為。遠正言指示，濟顛云：「各不相涉也。」毛見其狂縱，緣已所引，心甚鬱鬱，忿而成疾，閉室罵僧，病勢日篤。濟往視之，毛云：「因汝而起。」濟不答，但呼酒痛飲云：「無所慮。」飲畢，解履乃濟也。毛知其異，遂復如舊奉佛。貧子王溜兒者，以母老不能養，告濟。使入萬松林，取一促織，當得錢五百貫。時有王子趙椿，好鬥促織，宋太尉方為

覺住者不得，至松林即買去，予錢如濟所示，於是兼口藉藉以爲神。毛約宋沈及濟父，皆來寺中，促織頓死，宋大哭，濟令現之，蓋其惡所變也。學火度促織，作法語數十句送之，化作青衣童子，升天而去。濟嘗與沈同宿娼家，隔壁而臥，用磚機機，兩妓俱悟，即謝客焚修。濟入龍王廟，有王孝子亦至。其前生用假銀，當受天誅，濟令伏袈裟下，雷擊不能傷而退。遠禪師回首，鑿隱業僧不能容，遂移淨慈。長老欲建寺，濟設緣簿，送毛太尉，而現身雲端。新太后布金造寺。太后親詣淨慈，濟預令閻寺僧接駕，及至，已獨不出。太后必欲見道濟，濟持酒釀出謁，飲盡一斛而去。太后乃捐金勒建，命毛宋兩太尉督工。迨寺成，濟即留書別兩妓，使人報長老，回首坐化，留偈云：數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今朝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長老來視黑跡，未乾，公卿咸里並集，頂禮奠酒。濟於雲端，現身說法，戒世人須斷葷酒云。載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一。

嘗考濟顯故事，里巷傳流，最爲古遠，明沈孟梓之錢塘漁隱濟顯禪師語錄，及清人西湖香嬰居士之濟公全傳，天花藏主人之醉善傳，皆衍述其事者。按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四載：「濟顯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沈人，以爲醜也，故稱濟顯。始出家靈隱寺，寺僧厭之，逐居淨慈寺。爲人誦經下火，累有異證。年七十三歲，端坐而逝。今寺中尙塑其像。」據此觀之，則人與事，並非虛構。此傳奇中關目情節，與清初時古吳墨浪子所編西湖佳話「南屏醉蹟」一稿話本（註九）大略相同，惟敘節之處，亦不甚詳。

大復此作從未見刻本流傳，今日所存者，俱係鈔寫之本，計有（一）舊鈔本二卷。懷寧曹氏舊藏，已歸上海涵芬樓，「二」硃格鈔本，二卷，碧草館「註一〇」藏「三」舊鈔本，原二卷存上卷，北京圖書館藏，「四」舊鈔本，原二卷，存上卷，泰縣梅氏綴玉軒藏，全劇中以第十三「伏虎」，第二十一「雙伎」第二十五「當酒」各齣，梨園最稱盛演，故納書樓曲譜，集成曲譜。霓裳文彙續譜等曲譜選集，均收此數齣也。

（註一）傳奇品二卷，清高奕編。傳奇書目，著錄至清初人作品爲止。爲暖紅室刻本，曲苑本，增訂曲苑本。（註二）重訂曲海目，清黃文暉原編，曾廷芬重訂，元明清三代之雜劇傳奇書目，有舊鈔本，國立北京圖書館藏。（註三）傳奇彙考自清無名氏編。傳奇彙考，係曲海總目提要之別本。有鈔本，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註四）今樂考証五冊，清姚燮編。道光間撰本，藏於北大圖書館，有北大出版部影印本。（註五）曲錄六卷，近人王國維撰。有風閣閣叢書本，曲苑本，增訂曲苑本。（註六）曲海總目提要四十六卷，清黃文暉原撰，近人董康撰，有大東書局排印本。（註七）精忠記傳奇二卷，明姚茂良撰。衍岳飛精忠報國事。有六十種曲本。（註八）寫曲存初集，殷維禎訂譜。有朝書莊石印本。（註九）西湖佳話十六卷，清初時人編，題曰「古吳墨浪子」，姓名無考。此集共收西湖故事之評話十六篇，有康熙原刻本，覆刻本。（註一〇）碧草館，本文作者寒舍之書室名。

各家古文觀止

非 廠

據宋本校勘

主 客 對 話

某君恐客至，燻茶酒飯成有消耗，日常輒閉門。一日傍晚，舊友至，不能以閉門羹享舊友，一問一答，積一字至十字感成對偶。

主：「誰？」客：「我。」主：「何來？」客：「特訪。」主：「弟恭揖。」客：「一盞茶來！」客：「房中尊嫂尙未眠。」主：「月落宜歸家。」客：「日出方返舍。」主：「舍下無飯無資。」客：「府上有肴有酒。」客：「今夕甚閒，老兄且進眠。」主：「嗒嗒嗒，嗒嗒嗒，五更五。」客：「燈燭滅。」客：「酒尚多，應猜子爵拳。」主：「明天有事，小弟須早睡。」客：「今夕甚閒，老兄且進眠。」主：「嗒嗒嗒，嗒嗒嗒，五更五。」客：「來來來，好好好，一口一杯。」

太史氏評曰：人謂主客，我曰客宜，相峙時期，豈宜如是消耗。文章一路寫來，頗生動，只願主人太太，徒辜負如此清夜耳。

非 廠 據宋本校勘

數蚊聚諸噓人之法，宜以何等入爲最適口。一曰：「小兒蚊佳。」一曰：「否，不然。小兒血脈，多食則生癩。以我論之，老翁爲佳。」一曰：「老翁皮乾骨枯，血氣已衰，噓之不飽，最好最宜。」一曰：「養士血氣太熱，且其志在流血，倘我輩吮盡之，則世將永無救之日，而我輩前途，將自陷於饑餓狀矣。竊以爲最適口者，蓋莫如富翁。富翁食甘飲旨，其血最肥，擇肥而噓可乎？」客蚊咸聽其語。一老蚊搖首笑曰：「諸君所議誠佳。第未得門徑。我以爲世間最宜噓者，莫如富口大口。彼以操縱所入，腦滿腸肥，腹便便鮮嫩適口。」一蚊駁之曰：「血則佳矣，其如太毒何！」老蚊笑曰：「汝太不科學。血雖毒，但其質甚潔，已在零點下，毒菌盡死矣。」衆乃數報。

太史氏評曰：此文如畫，頭頭是道，是門法也。然尾有「諸君所議誠佳」之語，是門法也。然尾有「諸君所議誠佳」之語，是門法也。然尾有「諸君所議誠佳」之語，是門法也。

一黃軒筆記序

藥 堂

一黃軒者，青廬名，小時候常聞先君說及，蓋是曾祖八山公所居，與蘭花間相對。吾家老屋在會稽東陶坊，地名東昌坊口，張宗子快園遺古中記東昌坊黃子諱五官事，毛西河文集巾敘與羅蘿村排別東昌坊，可知在明季已如此稱，近來乃聞爲安人改號魯鎮，今已不知其如何究竟矣。先君去世已四十八年，與老屋別亦二十五年矣，一黃軒雖改築後亦陰濕多蚊，不能久坐，未曾讀書其中，今併屋亦不存，而記念仍在，甚愛此名，乃沿用之，其實軒固未有，只刻有石章曰一黃軒而已。軒名出於論語，案子罕九中一章云：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今本黃字以竹，荷氏集解，包曰，土籠也，朱氏集注同。黃式三論語後案乃云：

「說文，黃，神器，而無以竹之黃字。漢書何武諸傳贊，以一黃障江河，注黃織草爲器，所以盛土，是包注黃訓土籠，即是黃字。又禮樂志引論語，未成一簣，王莽傳，網紀咸張，成不一簣，顏氏兩注俱云，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是黃又通作匱。匱假借字，黃爲字。」今從其說，用以神之黃字。說文段氏注引孟子曰，不知足而爲屨，吾知其不爲黃也。由此可以推知黃之形狀，大略概如一箕畚斗耳。朱氏集注又云：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案此二語見於旅燕，乃是偽書，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卷四上注其出處云：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文也。掘井九仞，孟子文也。但七尺曰仞，周尺當今六寸，九仞不及四丈。何足爲山。且孔子譬語，今用之竟去譬字。」據此可知一黃之語其出處即在論語，別無更古的根據，前其教訓則如集

注所說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也不在人。鄙人今無此軒而用軒名，理由亦甚簡單，其一以此名爲先人所有，得以承襲，其二則兼含警策，起人懼思，而紳鞋似的土籠，形其質樸謙退，用却實在，此物此志亦殊可愛重耳。

以上是說一黃軒的名字。但是，一黃軒筆記與別的名稱的筆記有什麼異同可說呢？這未必然。自己的文章自己知道的最清楚，一面也誠如世俗所說，有時難免會覺得好，在別人不覺到的地方，但其缺點也頂明白，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也。我所寫的隨筆多少年來總是那一套，有些時候偶然檢點，常想到看官們的不滿意，沒有一點新花頭，只是單調，焉得不令人厭倦。但是思想轉變不是容易事，又聽說宣傳的效力發生在反復重疊上，因此又覺得那一套也未始不是辦法，雖然本沒有什麼要宣傳，雖然所說的多含有道德的意義。我在雨天的書自序裏承認自己是道德家，雖反對人家跟班傳話似的載道，自己却仍是隨時隨地的傳道，因爲所傳是出於私見的道理，故一時亦會。爲即是言志。寫自序時是民國乙丑，於今已是十八年了，結果還是別無進步，也少改變，誠恐於單調之外加上頑固，一黃軒筆記寫得較晚，則其特色或者亦只在此，即其色調或更較濃厚而已。

我寫文章大概總是眼高手低的一路，因此自己覺得滿意的幾乎沒有一篇。並不是什麼謙虛客氣，實在只是平常標準定的稍高，而自己短長也知道得稍清楚，結果便自如此。至於對人大抵也是一樣。丁丑秋冬間翻閱古人筆記消遣，一總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讀一簿子，記錄看過中意的篇名，計六百五十八則，分配起來一卷不及一條，有好些書其實是全部不中選的。比較選得多的爲劉獻廷廣陽雜記五卷，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五卷，郝懿行陋書堂筆錄六卷，王侃衡言放言江州筆談共八卷，李元復常談叢錄九卷，玉書常談四卷，馬時芳樸履子正續四卷，其次則顧炎武日知錄，尤侗良齋雜說，梁清遠離丘雜錄，如屈大均李斗，以記事物多所採取，則又別一例也。文章的標準本來也頗簡單，只是要其一有風趣，其二有常識。常識分開來說，不外人情與物理，前者可以說是健全的道德，後者是正確的知識，

合起來或可稱之曰智慧，比常識似稍縝切亦未可知。風趣今日不談，對於常識的要求是這兩點。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為人的思想。其二，知識上是唯理的思想。我相信中國道德政治上有所謂思想，甲是為人民，孟子所謂民為貴的思想，乙是為君主，韓公所謂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是也。乙雖後起，但因帝制關係，幾千年來深入士大夫的心裏，急切不易除去。甲雖一時被壓倒，但根本極久遠，是中國人的固有思想少數有識之士隨時提倡，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概。到了現在，民國早已成立，在中國最適合，最舊也最新的，無疑地是這民為貴，為人第一的仁的思想。無論思想應得如何的自由，惟民國的道德與政治思想上總不能再容頌揚專制的分子，凡有志述作者對於此點當別無異見。其次中國文章中向來神異的成分太多，講報應，如逆歸變豬，雷擊字紙襪鞋底，談變化，如腐草化為螢，雀入大水為蛤，說教訓，如集食母，羔羊跪乳。這些關於自然物的傳訛，當然是古已有之，不足為怪，但是有見識的人也未必信，漢的王充便已不信雷公，晉的陶弘景說桑蟲不能化果蠶，直至近代還是相信這些奇跡的讀書人在我看來不能不算是低能了。怪事異物說了非不好玩，但這須得如東坡姑妄言之的態度，也自有一種風趣，是佳妙的輕文，只可惜極少見，至少在清朝一朝裡，可以說比有常識的還要少。作文章並不一定要破迷信，但自己總不可以有迷信，譬如在學堂聽得點生理知識的人，原不必帶在口邊隨處賣弄，不過他知道無論氣怎樣的練，總之無路通過橫隔膜，再從顛骨鑽孔出去，以這態度去談練氣，怎麼樣說都好，我相信那就得了，如文章寫得通達，即可算是及格，我願意把他記入那薄子裏去。這些條件仔細想來並不怎麼苛，只是這樣的人不很多，則是如孟子所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自己寫文章當然不敢不勉，因為條件中消極的意味相當的強，所以還比較好辦，不像對於人家的未免多有不客氣的挑剔，這大抵也就止是謹耳。對於世俗通行以至尊信的事理不敢輕易隨從，在自己實在於謹慎，但是世俗看來未必不就是放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老百姓所謂沒有法子也是也。有些平易講理的文章，往往不討好，便是這個緣故，雖然也會得少數識者之理解，却是沒有什麼力量，個人既是這樣的意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六期 一頁軒筆記序 白川集序

見，能力也有所限，自然難有新的成就，這里借機會略為說明對於文章的要求，若是自己的文章原來還是舊的那一路，這未見得悉與要求相合，惟消極的方面總時時警戒，希望不觸犯也。一頁軒是新的名字，理應解說一番，筆記並非新的文字，本無再加說明之必要，現在只是順便說及，而乃佔了三分之二的字數，已是太多，不可不趕緊結束矣。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五日記

白川集序

傅芸子

民國二十一年，去國東渡，旅居京都十年，此十年中雖然也曾返國，但大半的時光，都消逝在這山紫水明的京都了。我素來知道日本保存中國古代文物最富深致嚮往之意，吾國千百年後久已泯滅的文物，在日本却猶燦然俱存，還有兩國文化交流所形成的一種新成果也不在少數，在在可以供我們的研究，資我們的探討。出國目的固然是為教書，但一半也實由於上面所講的情形，目的在於求學。東渡以後，立志訪求，幸蒙日本當局的特許以及兩京友朋的引導，使我有若干機會，得以瞻仰海外遺留的祖國文化之片影，最難得的是拜觀奈良正倉院，曾寫了一本考古記，敘述院藏有唐文物的豐富美備，藉示兩國過去文化交流的成績。近幾年來，又數觀兩京各大文庫所藏吾國佚存舊籍，以及各寺院所存唐代樂舞，對於兩國藝文的關係，又續有探討，寫成幾篇文章發表於國內外雜誌，也不過是介紹的性質，其實未有所得。去歲歸國之際，謾蒙兩京友朋相謀紀念之品，復承文求堂主人田中子祥氏的盛意，為我刊印此集，集中所收諸篇大部分是在京都北白川一帶景物的觀美，遂以白川名集，聊誌十年的鴻雪。我最愛北白川一帶景物的觀美，背臨比叡山大文字山，清流映帶，林木蔚然深秀，而春花秋月，風雨晦明變化，又各有各的勝處，殊使人徘徊不能去，亦復緬懷不能忘也。三二，五，二八。

「掃晴娘」與「碰頭和尚」

聞國新

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三掃晴娘一則云：「吳俗久雨後，園閣中有剪髮為女形，手持一帚，懸簷下以祈晴，謂之掃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掃晴娘詩，卷袖囊袋手持帚，挂向陰空便搖手，其形可想見也。俊民澤州人，而所詠如此，可見北省亦有此俗，不獨江南為然矣。又其序云，所以使民免乾涸之患，則不獨祈晴，又以之祈雨。」

讀此文畢，因憶蘇淮一帶，亦有此俗。更與三十年前自己的兒時情景，互相印証，彌覺滑切有味。那時不過五歲左右，正隨着我的父親在徐屬蕭縣城住着。他在縣衙門裡做官，品位是什麼，如今已不復記憶，但知城裏每次在東門外殺人，他總要率領着許多衙役去看。有時他也穿了古怪的衣服，坐在大堂上，樣子越發莊嚴可怕。大概就和現在的「承審員」的地位差不多罷。縣衙門後面有一片面積很大的空場，栽着各種樹木，還有一方青青的竹林，這裡，常常是我和我的姐姐遊戲的地方。我們尤其愛在下着小雨的天氣蹲在竹林裡捉螞蟻玩兒。甚至在夏秋之間多雨的季节，遇到游興勃勃時，還要打着傘來坐一會。若是陰雨連綿不住，母親便剪一張紅紙，製成如趙翼的文章所寫的「掃晴娘」，用一根麻線拴在她的頭髮部分，並繫以長竿，叫我高高的扛在肩上，去雨地裏淋一遭回來。

北京也有這種風俗，趙翼的話是不错的，然而據我所知，久雨的禳法，另外還有「碰頭和尚」的一種。其法亦係用紅紙裁剪，但剪成的不是女人，而是三對或五對的和尚狀態的人形。每對和尚的額部相聯接，不許剪斷，蓋即是「碰頭」之意。「掃晴娘」在京中人家，大都用繩挑之於竿頭，懸諸簷下，令其迎風招展；「碰頭和尚」則是用漿糊貼於意紙上：所以她和他們的禳法處所也是不同的。

至於「碰頭和尚」傳說是怎樣演化而來的，不佞還不大知道。嘗以此意

詩與詩人

二四

問過「老北京」人，得了以下的答覆說：

「和尚不獨能祈雨，亦能止雨。故小兒歌云：『風來了，雨來了，老和尚背了鼓來了。』」

我聽了此言，心有所動，因又去查劉侗的帝京景物略，卷二云：「初雨，小兒群喜而歌曰，風來了，雨來了，禾場背了鼓來了。雨久，以白紙作婦人首，剪紅綠紙衣之，以笞帚苗縛小帚，令携之，竿懸檐際，曰掃晴娘。」對於「掃晴娘」的問題，又多了一條印證；然而與「碰頭和尚」的關係，仍然得不到適切的解答。京俗中尚有「大頭和尚」的傳說，但此或為元曲中「月明和尚度柳翠」之遺，亦似與此無關也。

詩與詩人 蘊生

——談詩小記

外形上，現代人和現代人之間的差別，也不過是醜些俊些高些矮些胖些瘦些罷了，反正除了由報紙中才能聽說的怪胎，除了一些無可奈何畸形殘廢外，誰都是兩個鼻孔喘氣，兩隻眼睛耳朵和手脚，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至於心情和頭腦，也不過有的銳感些，有的遲鈍些而已，只有在醜泥裏拾西瓜皮吃的殘傢伙，精神病院裡瘋子是少數例外。

現代詩人是現代人，外形上應無特殊相貌，是不待說的事。

自然囉，詩人在人類中必是敏感的，情深的，心弦像琴弦，稍觸即有響聲發出。但響聲總和振刀的強弱有關的。倘無觸即鳴，且鳴聲超越人世，超越情理，令人不明其鳴之所以，那樣詩人，應該快送精神病院施以神經檢查治療。

詩人應是最天真的人，儘不必在行動上服飾上言語上故意裝腔作勢標奇立異，以示自己是人類中凸出的存在，那樣詩人，好似冒牌假貨，空貼些特殊的商標！

作一個現代詩人，要中現代人的思想情感，用現代人生活通用的語言聲韻寫現代人生活的事象。

詩人既不應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也不應只作個人道主義者，與跳進有火熱有冷冰的時代熔爐裏，正對着現實，觀察種種人生的反面，細細地觀察歡笑慘苦的每一種情況，再三地體味苦辣酸甜的諸般滋味，所以，詩人的生活是偉大的，真實的，多方面的，詩人的口胃是多嗜的，到了皮膚管事體的內到，即使具嚼了麻舌或者酸鼻的。

假如詩人的心弦經不起慘苦指頭的觸彈，滿懷惻隱，只爲眼見的一個垂斃的乞丐或一隻受傷的麻雀而傷心落淚吁嘆不已，那情感是多麼狹小呵！那樣詩人，直似深山古寺唸經祈天濟世救民的僧道一樣，對於人生，不關什麼痛癢。

我永遠忘不了武者小路實篤的話：「詩不生於沒有潤澤的心。詩僅生於活潑潑的心。利害打算，和詩是緣分很少的」。

詩人要忠實於詩，像忠實於他自己，字字句句都是真從心坎發出的嘯聲或低吟。

詩的靈魂就是詩人自己的靈魂，當他提筆寫詩時，有意無意地便把自己寫入其中了，想隱瞞自己的真像有意欺騙自己一樣的難能。

寫是吐絲的，不是拉絲的，就像詩不是硬作來的一樣。

複雜的經歷經過了理智清楚地辨識，再經過了濃摯的情感久時地醞釀，而使之具體化，純淨化，明銳化，等到萬分成熟，一刻不克再抑制的常見，那便趕快用詩的手腕忠實而巧妙地寫它出來，那一定是一首好詩。

一首詩甚至一句詩，總須給讀者一點兒什麼，任憑是笑意或者黯影，總須在讀者腦中激起點波動，任憑是輕波或者洶湧。

正確的意識和豐富的熱情，是詩的靈魂。有了真正偉大的靈魂，無論寄於怎樣的骨肉，分毫不失其偉大性。所以，偉大的詩人，可以寫戀愛，寫生死，寫自然，寫放逸，寫歡樂，寫慘苦，任何的事體，也能表現出意識的正確和情感的熱誠來。

詩在文學領域內，不應範圍進情緒和靈感的圈子，小說散文戲劇所能表達的事情，詩也同樣有那分表達的能力，只是詩人須用比小說家散文家更大的

的苦心加以改造和調製罷了。

詩，後天既怕失調，先大更忌羸弱，臭皮囊是沒有生命的偉大與活力的，即便以山珍海味來營養，或是裝進蘇羅羅繡裡，那也仍是沒靈魂的廢物。

一種意識有一種適當的形式表現，一種感情有一種合稱的節奏，所以，模倣是千萬要不得的，所以，詩人要爲自己的意識而創造形式，爲自己的感情而新製格調。定型定格是別人爲他自己做就的鞋子，另外的人穿起來，非削足即須墊襪的。按足作的鞋子，才是自己的鞋子，穿起來才合適，才美。

一首詩以一句詩的情調緩急濃淡各有不同，像各種弦的振幅的大小不一；形式和節奏須隨其情調的變化而變化，輕重濃淡的字不是多著嗎？詩人要選擇適當的來用，萬不能省那分苦心。

所以，新詩人也應該有舊詞人的「推敲」工夫。而所謂推敲，並不是雕琢，故意選些疏濼的字來堆在一起；相反的，推敲却是苦心地在熟用的字中選些最合適的來用。原因是詩在文學中是最經濟的一種形式，每一字都負有重大使命，一字用妥，一首詩一句詩就成了活的機體，否則就成了僵屍，所以這便每一字都不可輕易。詩人臧克家說過：「下一個字，要像一個窮困墮落的鄉下老婦人敲一塊金錢的真假一樣。」正是這意思。

此外，詩人須多讀民謠，鼓詞，俚曲，山歌，那裡面有好多項生動活潑形象化的表現，頂和諧頂響亮的音調。也許引些來有人以爲傷雅，其實那是他沒有文學眼光，因爲真的文學並不只是文獨獨的。比如「王二姐思夫」中描寫相思是多麼逼真多麼深入淺出的呵，抒情詩中真還少有趕得上的。

詩須生動，故不是雕板。

詩須嚴正，故不是漫話。

詩須誠樸，故不要輕佻。

詩須含蓄，却不是謎語。

所以，詩人須明白何謂諷罵，何謂諷刺，何謂幽默。

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改抄。

晚禱

從陵岩渡口乘舟擺渡中的小舢板，祇消二十分鐘，便可渡過荒河。這條寬不過五里的河流，自有史以來便盡量與人以恩惠，它永遠不會使波瀾狂流，它永遠不會使它的水壩破了堤岸，讓百姓們受驚損壽，它永遠不會使它的會礙用它的力量使荒瘠的土地變成肥腴的；近幾年，它的水壩無端的壞了，從岸邊到水涯的那片淺灘上，已鋪長起細細的柳條和直的蘆葦，在月月的颼風裡，它們發出沙沙的響聲，天空裡的白雲，於稍遠的處所是那麼低迷的，就好像在這種柳條和蘆葦的頂上，同時這影子反映在水裡，也是那樣靜謐而美麗，如果這時有一個鳥飛由這蘆葦的湖塘——這湖塘裡起來，它們可劃破眼前寧謐的風景，可以打破這寧謐的沃野上的靜寂。

每：都是如此的，在這渡口處，並沒有多少通過的人，預備載客的小舢板，常常是停在岸邊，一個或兩個船夫，躺在那裡睡覺。

緊連這荒河向北岸的，是一片平鋪着綠草的原野，祇有一條極窄的小徑，導引着人們可以於向那條由東往西的白色的大道上去。——這大道也曾有過光榮的歷史，它的脊背上有過勇士們的足跡，也有過聖人行轅的輪痕，着繁的松柏，像傘似的遮擋着它的上空，兩側種着短草，和各種顏色不同的野花，濃郁的香氣，濃重的甜人的嗅覺，野鳥一聲一響的，躲在樹上，吐露着瑣碎的細語，這偉大的大道啊！一界上如沒有了它，那世界便該成了甚麼樣子！

這天底下，隱隱的一片青山，山上飄浮着薄霧的雲霧像是一層輕烟，也最是深濃的細雨，人看不清楚；但也能

能讓人看得見哪！是山峯，那裡是幽谷，以及哪裡是森林。

雲越是在遠方，離地越遠，道越是在遠方，越是在顯着，世界是寧靜的，用眼睛看不到它的房梁。

廿世紀的今日，遍地上像是一些鬼玩器了，無論在什麼，無論在什麼事情上，都亂七八糟的，簡直是人和魔鬼的聯合，玩弄鬼把戲；只有在這兒，沿着荒河的流域，沿着這大道的兩旁，一條一條也沒染着這鬼的習氣；這可愛的荒河，大道，真是值得讚美的。

六龍寨，騎在這大道的北沿上，是一處靜靜的，一點沒有嘈雜的氣氛，雖然他擁有七千人口，二十家大小的店舖，還有一個醜惡的燒鍋。

這裡的人們，都那麼安詳，穩重，像是村後的山，遭受着甚麼都不動搖，有人說這是一種可愛的習性，也有人說這是一種不能進步的象徵；這成人們這樣性格的緣故，據說是因為那像一匹巨獸似的，蹲伏在這村子中間的聖堂。

——聖堂的鐘塔，高高的插入雲端，頂上的合金十字架，在朝日和夕陽底下放射着光彩，中間鑲着銀色的銅片，就像一面銅子，在晴明的日裡，把荒河，大道，和六龍寨村裏的六百幾十個農家的影子，都裝進這鐘塔去。真難的長蔓，纏着這鐘塔的塔壁爬了上去，綠的葉子，遮住了塔正面聖保羅像的身形，紅色的花朵，點綴在這古老灰白的建築上，尤其當早晨日光將照上的時候，簡直說不出是多麼好看。加之這建築是羅馬式的，圓形的，和圓錐形的屋頂，聳立在綠樹的樹間，更顯有一種古雅而幽雅，每天五次（最少）打鐘的聲音，清脆的響徹雲霄，它不但能告訴人

起床，吃飯，工作，就睡的時間，同時也似乎不讓人們忘掉某一件事情；聖堂的前面，有一個寧靜的草場，被三尺高的榆樹給圍起，紅的，紫的，黃的，爭奇鬥艷的怒放在那裡，正中有六堆丁香，擺成一個十字，芍藥花開在邊上，此外都是矮矮的野草，平鋪着地面，圍着這草場的周圍，便是碎石路；黃昏時，不時的能聽見散步人踏在這上面的細碎的聲音。

就是這樣的一個聲音，似無力，却是有力量；不太急，也並不太緩；步子彷彿是始終都那麼大，每隔三五分鐘，夾雜在喃喃的碎語聲中，便有響聲乾咳，住在這裡的人們，已聽慣了，這行將散滅的聲音，他們有時也替這發出聲音的中年老人（將四十幾歲，却已有蒼老人的樣子。）有一種無下的憐惜。

聲音是習慣了的，然而每次都是出現在黃昏，或是靜靜的深夜，可是最近幾天又出現於絕早的清晨了；每天當敲鐘人打過了三鐘（一）的時候，他剛爬下了樓梯，這聲音便會出現，於是他便規規矩矩的，走向這聲音的附近，說一聲：「巴神父（二）早！」回答的，除響聲的領首外，還有一聲「唔！」然後，這一條瘦長的長影，便隨着碎石的甬路，圍繞着這矮矮的鐘塔。

巴神父，多夏都穿着一件單長袍，上身瘦得乾乾巴巴，下擺却大大的，彷彿。女人的長裙，前面釘着三十來個小型的鈕扣，腰間繫着一條粗粗的，絲質的帶子，垂下去的一端不是柔軟的穗頭，而是一連串幾個疙瘩，據說，他曾經背負着個個疙瘩，都受過若干苦楚，比那第一個疙瘩，便是經過了不下十年的苦楚，在神學院（三）裡，

沙里

苦若的住了那麼久，結果發了「真潔」，「聽命」，「神貧」等幾項大願，才結題的；然後又按照前修院的規矩，發了幾次誓，把這便又添上了幾個；十幾年前，他決意從中國傳教，在派道前，他公式的給他結起了一個挖痘，於是他的帶子上，到了現在已結起了不少的痘痕了，他的一生，也只是犧牲於這些痘痕的上面，所以他也不時的捏住這些，眼老道長空，有一種雖然神傷的樣子。

是復活禮（四）的早晨，他起得很早和日來同樣的早，他爲了準備給主教（五）輔祭，他早早的自已作完了彌撒（六）匆匆的吃了一餐東西，就又一個人到大堂裡，拜起苦路（七）來；他繞着堂裡的牆壁，望着耶穌受難的紀念像，口裏念着熟習的禱文，求天主（八）賞給他一些靈寵，使他的心平靜下去，不要爲一切的俗務所擾，他要有些有終的，作一個神的忠僕，他甘心受難，甘心要陪隨耶穌喝同樣的苦酒，十四處苦路拜完了以後，最末他跪在破舊欄杆的前面，對着那暗淡的，聖體後面的祭壇說：「耶穌，請你幫助我，領我，讓我好好的背負自己的十字架。」

他慢慢的站了起來，日光已經由東面的窗子射入，光線經過了色彩的玻璃，特別好看，窗子上面用花玻璃拼成的耶穌愛撫小孩子的像，是那樣的美麗，尤其是那橫寫在上面的文字：「任憑小孩子往我這裡來，不要攔擋他們，因爲天國，正是爲他們這樣的人的。」照得更顯明。巴神父的心裡，平靜得多了。這時有四個孩子走了進來，在祭台前，恭恭敬敬的行過了禮，謹慎的走進更衣室去，他便也隨着進去了。

「你們不安！」他微笑着，對着孩子們。
「謝謝神父！您好？」孩子們齊聲的答覆，個個也都穿起了小白衣。剛之較大的孩子，神學院的學生，也都逐漸的來了，忙前整理祭台。他幫助他們把聖爵（九）送了上去，也從祭器櫃裡，搬出聖體光（十）來，然後他因聽

過三隻大鐘同時敲起的聲響，他又趕忙的跑回了主教的更衣室去，預備主教來聖堂唱這台復活禮的大彌撒。

唱經隊一前一後的，走進了聖堂；男女教友們，也走進了聖堂，不獨六龍祭的人們全體，便是附近的張寶案，馮谷路，夏灣子，等村的天主的忠實的信徒們，也早就起來慶祝耶穌的聖復活了。

六龍祭的天主堂的院裡，好像一個集市，到處都有人站著，往日平靜的草坪前，也儘是人頭攢動。

他進了主教的更衣室，這裡已被一些神父和神學生們圍滿了；主教高高的坐在寶座上，雪白的頭髮上，扣着一個小圓帽，眼前掛着一副花鏡，這鏡子由鼻樑上滑下來，日光可以由它的邊緣上射出，映着這一屋子，亂哄哄的人；他雖然一舉一動都有人招呼，扶持；但他實在是有點發煩，處處不便，心裡實在惱恨，先哲們爲甚麼制定這麼許多的禮儀？可是他的心又略略一想：「這也許是可以證明大主教的高貴與無上的權威的。」而他的心裡仍感覺着發煩。人們在無聊多麼微細的事情上，也願意保持着自己最可貴的自由。

然而，主教坐在寶座上，終於伸出了他的兩隻腳，這時一個神學院的拉丁文法班的小學生，走了過來，脫掉主教日常穿著的皮鞋，從一個紫色的布製的鞋盒裡，拿出一雙紫綵的鞋來，給他穿上，於是主教站了起來，開始被人扶着一件一件的向上身披起他的品衣，紫色的，後擺一丈多長，要一個孩子給拉着，最後，便是巴神父來到祭衣台子的前面，把祭衣，聖索，領帶，六品短褂，祭披，大裂教，（十一）都按照次序，加在主教的身上。

主教終於走出來了，他步下這三四級的台階時，也要人們給他牽起祭衣；他的前面是一排長長的行列，一個個黑髮的學生，高高的舉着十字架，兩個文法班的小學生，

捧着兩個顯台走在兩面，他們都穿着紫綵的長袍，上面罩着小白衣，其次也是同樣裝束的學生們，有的捧著聖水鉢（十二），有的提了提燈（十三），有的抱着經本，再次便跟隨着一些穿着白衣，帶着品帽的神父們，他們都合着掌，慢慢的向前移動着脚步，主教走在最後面，戴着鑲着寶石的小鑽石的高冠，左手裡拿着鑲着石的金權杖，同時在這顯顯了萬年的鐘塔裡，敲起所有的鐘；這聲音可以震動周圍十里左右的村落，當然，巴神父也就是走在這壯麗的行列之中的，他聽了鐘聲，回首望一望那年老而精神旺盛的主教，他覺得宗教真是太偉大了，是這樣的，顯揚着神的光榮。

聖堂裡，早已擠滿了教友，男的，女的；他們在將聖到主教的光榮，便都跪伏在聖上，垂着頭，合着掌，作出比羊羔還馴順的樣子。持十字架的人，走過去了，提提燈的，拿經本的，以及合着掌的神父們，都走過去了，他們聽見那響亮的格朗格朗的響聲，於是他們的頭低得更低了，前額幾乎觸着了地板，主教的眼睛，這時候發出聲音來：「因爾穆尼，巴特利斯，埃特費利歐，埃特利比利書，桑克地。」（十四）他的手指搖擺着，向空裡畫着十字，眼睛還是由眼鏡的邊緣上看出來。

教友在這時，便已接受了神的降福，心中愉快的，彷彿都已得到了神賜的平安，一齊念一聲「阿門」，抬起了頭，望着走向祭台去的行列的背影。
管風琴悠揚的於管樂台上發出了響聲，唱經隊裡的學生，放開了嗓子，合唱起：
「基利耶，耶來依桑，基利耶，耶來依桑……」
（十五）

主教坐在寶座上，擡着他的頭，有時他也立起來唱一句：「道彌諾斯，涅比斯克……」教友們也隨之立了起來。
巴神父穿的是六品祭衣，他一會兒把高冠給主教帶在

頭上，輔祭的學生將權杖遞過來，主教握在手裡，一面對跪在聖壇裡的幾千人降福，教友們跪下去一條腿，畫着十字，主教走向祭台上去，他高高的站在那裡，好像是帶有神特別大帝的威嚴；他剛一登上了祭台，巴神父便恭謹的給他脫去高冠，另一個擡去了權杖；主教俯身吻了一下聖石，便走到祭台的右端去，持着聖手器的學生，走過來，跪下身去，倒出水來，給他洗手，另一個學生跪着舉起了手巾，讓他擦乾了手指，然後，他們還是恭謹的吻了一下主教帶着的淡紫色的鑽石戒指，五十大赦的恩典，便降落在這對可憐的孩子們的靈魂上，孩子們高興的請了一個安；在天主教裡，這是對天主行的禮，可是在人間，他們對帶有半教品級的人們，也是行着同樣的禮。主教再轉過身去，走回來，過去，接受學生們給他上香的禮儀，提爐的鏟子，撞着提爐，刷刷的響，乳香的烟，飄渺的散落在人們的眼前，香氣瀰漫在聖壇的每個角落。

「克來德，……(十六)」

風琴聲和唱聲混在響聲裡，混在香烟裏，滿堂都是靜穆的景象，在跪祭台兩側的神父們，翻着日課本子，教友們捏着自己的念珠，「福哉，瑪利亞……」和「在天我等父者……」的聲音，在每個人的嘴角上泛起。

巴神父這時忙著倒酒水，提麵形，而在主教舉揚聖體的時候，他心裡充滿着相等的快樂，他望着那麵形，低低的說：

「主，耶穌，這是你的體。」

然後他又望着那聖體：

「主，耶穌，這是你的血。」

他俯仰的禱告了以後，隨着主教立起了身子，從心的深處說：

「主，請降福我，我願愛你於萬有之上，除去你以外，我不再愛別的東西，生命，財產，都交與你，主！我愛的主，爲了侍奉你，我將犧牲我的一切！主！……」

這時，巴神父的心，彷彿和耶穌的聖心粘在了一起，他認爲世界上只有宗教，他認爲他已由主的手裡請求來了天堂，對天主教的階級嚴重的禮儀，他以為這絕對合理；他認爲教義高於一切主義，他同時也忘掉了國，家，以及他身邊的一切。

細撒下台了，教友們又彷彿是伏在地板上，領受着天主教的降福，天主教的視線，還是從眼鏡的邊緣上透出來，瞧着這一羣天主教與他放牧着的羔羊。

巴神父依然和方纜一樣，給主教脫去每一件衣服，甚至連這那雙紫色的皮鞋。直到教友們都已離開了這草坪，給這古老的教堂的周圍，留下一片深處的寂寞時，他還想着這宗教的偉大，他的效忠於宗教的心情，還是火似的熾烈。

他把這種情緒，繼續了很久，所以他可以很高興的在下午執行了聖體降福，在輔祭的鈴聲，鐘塔上的鐘聲響着的時候，他把聖體光舉過了頭頂，向教友們畫着十字，教友當然是又伏在地板上。

一天裡，他受着這感情的支持，未曾走進自己的屋子，他未曾翻閱帝國的由故鄉寄來的報紙，也未會再想一想他應現在的遭遇，甚至在這一中他已否定了他近日矛盾的心情，否定了長夕在草坪上散步的態度，直到晚間，太陽上已失去了太陽的光亮，星子又在天空裡照了起來的時候，他才像一隻飛倦了的鳥，回到了自己的巢——臥室——裡。

他委實是疲倦了，因爲作了一天神的忠僕，天主的忠僕，無論是在精神上，身體上，都已感到了深濃的疲乏，於是他不得不卸起他的燻斗，四肢無力的，倒在藤椅裡。初春的夜風，侵入他的窗紗，輕輕的拂拭着他的面頰，好像天主身邊的天使的翅膀，在他的眼前滑過。

他拿起由故鄉寄來的公教時報，在首頁上，他所發現

的，淨是些國際的新聞。這時他的心忽然如同被一種暴力所牽動，慢慢的離開了神，走入了人間，馬奇諾線上的堡壘，彷彿都一個一個的陳列在他的眼前，他看這一行一行的血腥的消息，不禁又從心裡發出來和他散步時一樣的心情。每當這樣的時候，他便要陷於極端的苦痛，於是他急忙的翻開第二頁，想去找一些宗教的理論文字，或是一些關於宗教的消息，然而這是徒然的；第二頁的首行，就列着教化區(十七)呼籲和平的講詞，其餘的消息，也是陳述着戰爭到來的危機，終於，他不能在時報上找着安慰他的文字，他不得不再立起身來，在屋裡來回的回顧了。

十一時剛過，他倒在床上，熄了燈，然而今夜他又失眠了；直到第二天清晨，聽見了村裡的雞啼，他才勉強的靜着堆滿了紅絲的眼睛，出現在聖壇前而草坪上。

幾天裡，他不敢再翻閱可以引起他鄉愁的時報，他把所有的時間來祈禱天主，求神保佑他，他依然要規規矩矩的，扶持着神，一直到他的靈魂離開這世界，他決心斬絕這人間的一切，然而，每大夜裡他還是不能安安靜靜的睡着，他的心依然是被一條繩索給繫到很遠很遠的故鄉裏去，於是不得不夜夜行禱。

他知道，人力是已不能忍受這苦痛的了。他雖然麼麼想想，宗教高於一切，人生下來便是爲了恭敬天主，歸信宗教，所以他便搬進天主教的屋子，主教正危坐在一把圓椅上，翻動着一本經，他輕輕的跪在天主教的近傍，畫了一個十字，主教的把領帶掛在頸上，金黃的穗子垂在胸前，和他佩帶的金十字架的顏色，顯着無限的和諧。

「求主寬免，允許我讓我自己作一點補贖，請准我使用苦鞭……」他說着話，頭依然低着。

「巴爾迪斯，你要好好的祈禱，摒棄一切邪惡的引誘，盡力作愛天主的事情，天主是高於一切的，無論是國家，親友，仇人，以及其他的一切；主教允准你的要求。」

在這一夜裡，可憐的巴神父，在臥室裡的跪凳上跪了許久，他念完十五端玫瑰經，還念完了明天的日課，可是他躺在床上，仍免不了那種有關於故鄉的思想來苦惱他，他不得不脫去自己的襯衣，用苦藥來虐待自己的肉體，他把背背有些地方打得紅腫，但他仍是不能夠趕退這奇怪的思想，這晝夜縈繞於心中的思想。

接連着他渡過了幾個這樣的苦痛之夜，巴神父的臉色，有些蒼白得可怕了。

卸白主日的彌撒中，巴神父登上了講道台，他開始給教友們講述「天主高於一切」的道理，不知怎的他竟講到了耶穌在耶路撒冷城的故事，他說：

「耶穌出了聖殿，走的時候，他的門徒上前來，請他看聖殿的那些工程，耶穌對他們說：『這一切工程，你們都看見了麼？我告訴你們，將來這裡，石不磨石，都要平毀了！』……」

接而他又引證了，耶穌對耶路撒冷說的話：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殺死先知，又用石頭砸死那奉道到你這裏來的人，多少次我願意聚集你的子女，如同大鷄聚集小鷄，在翅膀底下，你偏不願意。看罷，你的房屋，要給你留下一片荒地。」

他說到這裡，忽然那念頭，又鑽進了他的心，他只覺得眼前昏黑了，他不能再接着講下去，他強支持着作完了彌撒，飯也不曾吃，便跑進了自己的屋子。

「這事是與入塵無關的，人只要生在世上，家國的觀念是不會消滅的。」

他在床上，分析着自己的思想，基於他方才講的耶路撒冷城的毀滅，他便聯想到，那美麗的賽納河的柔波，也將變成可怕的紅色，裡面所照進去的，將不再是那世界第一的大博物館，收藏着埃及及東方諸國的古物，以及歐洲的藝術品的羅浮宮的影子；而只是一片被砲火炸毀的廢墟，甚至兩塊重疊在一起的石頭都不能有，如同耶路撒冷的聖

殿一樣；這建造於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才完成的宮殿，或就將這樣的被平毀了麼？

那偉大的蒙德華爾廣場，世界上或已消滅了你的偉容，聳高的凱旋門，或者不再能讓人們記着那種光榮的歷史了！

他想到這裡，好像有若干不祥的事，都在他的眼前發現了，他的悲慘的精神，再也不能讓他靜靜的睡在那裡；他彷彿摸了一個人似的，穿起了整齊的軍服，隨着雄壯的喇叭聲，走向了聖賽爾堂，第，普爾聖堂。

聖賽爾堂都是準備赴前線的，仍帶有拿破崙的風采的軍隊，全堂擠滿了三十萬人，主教高高的站在祭台前洒着聖水，管風琴也奏着壯烈的調子。

「奧來穆斯……（十九）」

除掉這聲音外，堂裡靜得好像是荒地，巴神父因為受着了拉丁文的教育，他便也隨着主教唱；這時他聽見跪凳的左右有竊竊私語的聲音：

「這說不定是高級的哲學生，或學生呢，也說不定就是神父。」

「是的，他們現在也被教壇上嚇壞了！」

他覺得附近，集中了若干人的目光，他不得不停止了歌唱；可是他的心裡底底是覺到了一種為祖國效忠的光榮。

在主教高舉着雙臂，口裡喃喃的，如同亞巴郎罕降福將作犧牲的伊薩格似的禮儀舉行了以後，這三萬人的行列，便走上了大街，街上早已擠滿了民衆，手裏舉着紅白藍色的旗子，以谷德，鼓動，感激的眼光，給他們送別；

幾個將軍騎着高大的馬，他們的氣勢是洶洶的，他們通過了滿載着百合香燭的愛德華爾廣場，經過了高達四十九米的凱旋門，他們紀念祖國的榮譽，也想着自己出征的光榮，三色國旗，到處飄揚着，在羣衆的手裡，在樓房的頂上，賽納河的水，滔滔的流，奧派拉爾場外放出鼓舞士氣

的音樂，走在街上的軍隊，邁着沉重的步伐，進，進，進

巴神父滿心裡流着歡欣，他不但走了若干個都市，小鎮，以及莊村，而且他還走到了國境線上的曠野。草叢迷的，深得比人還高，不時在草叢裡飛出一隻說不出名的鬼鳥，叫聲像貓頭鷹似的聲音。

他時時可以聽見悲壯的喇叭聲，也時時可以看見飛騰在天際陣旋，遠處有砲火的聲音，彈藥的火彈在眼前放出舌頭似的形狀，戰車爬過來了，是一個阿比亞尼亞的怪獸，兵士們爬上去，槍彈奈何不了它，這鋼鐵煉成的妖魔鬼，於是把活生生的小伙子們，軋成了肉泥！槍彈像雨點似的向人們的身上打，簡直不讓人有躲閃的機會。

「衝……！殺死這魔鬼！」

陣地上，兩方都高喊着這樣的聲音。

隆隆的砲響，拍拍的槍聲，滿處都是火，滿處都是悲哀，碧綠的草原上，成了一片紅色的地獄的池。

「這是天主對人的處分，對人的責罰，也許這就是世界末日的朕兆。」這念頭剛在他的腦中一轉，他不知怎的，思想忽然有了轉變。

「這不是如此的，這是為了祖國的榮光，民族的光榮。」於是他放出一個最粗大的聲音，這聲音衝破了他的嗓子，衝破了別人的耳朵，連戰車的聲音，炸彈的聲音，都不能把它壓住。

「衝呀！弟兄們！」他如此喊着，便以爲是給祖國增加了一股新的力量。

他跑在數十人的前面，他眼前已經出現了敵兵，雪白的前刀互相比持着，草原上滿是低低的殺氣，人就像裝置着摩托的機器，這摩托正在有力量的時候，人也前進得正勇。

巴神父眼望着對方的白刃，心裡不但絲毫不恐懼，而且還握緊了自己的傢伙，以幾百米的姿勢，彎着身子向前

去，對方裡響起了輕微的響聲，不幸得很，幾個滾彈打中他的額角上，他覺得腦袋像是澆上了一盆冷水，感到劇烈的，倒在了地上。他意識到，自己快要死，他想起自己已經活四十多歲，但還沒有達到目的，他不要死，他心裏一急，血水已經流滿了他的全身，此時他感到了死的恐懼。

巴神父身上的血水，變成了汗水。他越是清醒的倒在床上，越受受不了內心的痛苦。

「故鄉已將是一片廢墟了，這需以我們來拯救，我看過明國的舊址，誰不定普魯公國也將變成那個樣子，伊法爾塔塔將成爲甚麼呢？阿克蒙普爾動植物園裡，該要怎樣的本虛？潘送登堂裡的古代的壁畫呢！在世界上將要不再再見你的影子，幼時喜愛的秋露和廣場前的裸體女像呢！你的身子將變成幾段呢？」

他真不忍再想下去了，他清涼的頭腦裡告訴他，他只該作神的忠僕，世俗的事情，是應該與他無關的。

然而，故鄉的一切還是不斷的在他的心上來，甚至蒙那那斯墓地的風景，也竟在了他臥室裡的壁上，他已經再受不了這種痛苦，他又由床底下拿出了他的苦藥，然而他這次沒有往自己的背上打。

一個靜謐的初春的一日，被他這樣的打擾走了。高牆圍繞著的鐘塔上，響起晚三鐘的聲音，於是草坪上又出現了那孤零零的影子。

「生活是不應該只依據於宗教的，生存任世界上，最方便該努力治癒這世界的痛苦！……自己是人類，便該盡力想濟人的事情，此外那些過於玄秘的東西，也只好任它玄秘去了。」

晚飯後他去要求主教准許他回國，他不要再守十年才能回國一次的限制。他的聲音高亢的對主教說：

「第一次大禮時，利法爾主教還是上校呢！」

主教答得很簡單：「然而你不能走，在不接到教化皇的命令以前！」主教的態度，仍是不情的，視線通過眼鏡的邊緣，落在巴神父的蒼白的臉上。

他不得不退出這類似法庭的莊嚴的屋子，由口袋裡拿出了念珠，一個人又走向了草坪，好像是照例去作晚禱。但是他那剪切的句子不再是甚麼經文，而是：

「你弟弟已在××地光榮的死了。……家鄉的一向被你們變賣的白白合，現在開得正盛呢。」的幾句話，這是由他老邁的母親親筆寫來的一封信上的句子。（完）

註一：天主教爲紀念瑪利亞受孕及耶穌誕世，各教堂每日朝，午，晚，敲鐘三次。

註二：神父係天主教傳教士之專稱，意爲世人靈魂之父，職位與基督教之牧師同。

註三：神學院係專門研究神學，及宗教哲學等之專門學校

，各科皆以拉丁文講授，凡爲神父者，均須畢業於此種學校。

註四：即耶穌復活節。

註五：主教，神職稱，爲天主教各教區之領袖。

註六：天主教祭式，各神父每晨行之。

註七：係紀念耶穌受難之儀式。各教堂內均於壁上懸受難像十四幅，以供教友之禮拜。

註八：天主教稱上帝爲天主。

註九：彌撒祭中用的盛葡萄酒的金杯。

註十：祭器，爲鍍金或金製品。

註十一：均爲祭祀時所用之服裝。

註十二：均爲祭器。

註十三：該句係拉丁文，意爲「因聖父和聖子聖神的名字」。祝禱用語。

註十四：拉丁文，意爲：「天主可憐我們。」

註十五：拉丁文，意爲：「我信……」（全能的天主聖父）

註十六：拉丁文，意爲：「請大家一同祈禱吧！」之意。

註十七：天主教最高首領，駐羅馬梵蒂岡市，通稱羅馬教皇，教內亦稱教宗。

註十八：一種爲修道士所使用的刻苦自己用的器具，以數條皮條所結成者，用以纏繞身體。

註十九：拉丁文，意爲「請大家一同祈禱吧！」之意。

溫室裡的春天

天色暗得那賦可人！晶瑩的，但寒氣並未稍減，街上行人很少，偶有一二人匆匆的走過去，也是縮頸曲背的，那聲響，那聲響，正是臘月初呢。

但在一個中產階級的人家，却有着一個春的天地，一

些精心培植的花，五色絢爛的擺在窗裡，有陽光直射進去，在窗裡毫無冬的意味。

他口銜着烟斗，坐在一個藤椅上，捧着一盒嫩紫色的雛菊出神，左腿伸出蹬着地下一個大花盆的邊緣，另一個

雷 妍

腳在地下拖鞋的頭上有一個微小的黃貓枕着，它睡著，夢着吃魚的夢，天花板上塗下的烏龍裏的書眉，歪歪頭，看着他，看看窗外的日色和窗內的花，它婉轉的唱了一聲，它以爲春來了，他被鳥鳴聲驚覺了，拿開腳上的小盆，小

心裏露出那盆紫色的花放在一個精巧的高架上，那用白色漆修飾得十分美麗的架子，他靠立着放花盆的姿態是多麼雄偉呀，他該是一個活躍的人吧？他該是轉戰在人海裏的英雄吧？但誰又知道他卻靜如止水，守齋這一切小生物在溫室裡渡着靜謐的日子。

「義格！來和我們玩一個晚上，在俱樂部，玩撲克，打麻將，都可以，隨便，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平常我們絕不敢打擾你的清靜。……再者，我們已向幾天人替你告假了，可勿庸掛懷。××××全啓」

昨夜同事們送來的信條還放在小几上，他看着隨即掛成一個小團拋在抽屜裡。

天花板上有一塊四方活板，他站在椅子上輕輕的敲開它，伸手拿出一個小砂子，紫殼皮上有金色的字，「未忘的」，字體是那多麼美，襯托出一縷夢幻的色彩。

每一頁上有一個小小的像片，像中的服裝已經不入時了，看來至少已有十年之久的歷史，十年來，他未曾忘記的人哪，現在却是天各一方了。

「她現在該是很幸福的吧，她什麼樣子了呢？也許更清瘦，更多感了？她記得我嗎？」這許多問題，時常在他內心起伏；但終沒有一個解答，他凝神的看那像片想舊往事：他想起和她在故鄉的初識，他想起他們友誼的開端，他想起他們的深情，他想起自己的悲命運，他想起父母給他的妻，他想起她的決絕，她的翩然而去……他的淚又映……他不可挽回的悲運，不能彌補的遺憾「她早已出嫁了，他想着心緒難忍，只得把像冊子放回原處，看那綠生生的蘭菊葉中有一個半片的葉子，他輕輕擱下用指甲在盆泥中掘了一個小洞，把枯葉埋葬了，十年來他完全把精神寄託在 養花養綠上，甚至養魚，養鳥，種菜……每天除了上公事房以外，就是種棉花草，或和小動物玩耍，他家裡養着小貓，小鳥……都被他愛

着。他好像從未發怒過，他的妻也覺得他的性情太淡薄了，甚至於希罕見他發脾氣；但是不可能，他對於自己的孩子也和對那一艘小生物一樣的愛護着，使他們吃得飽穿得暖，對一切都是那麼始終如一，沒有改變，平靜的如一池止水，他在許多花草中不知爲了什麼特別珍愛那盆紫色小菊，也許是因她好穿紫色的衣服，而且初見她時，她正拈着一枝籬菊，於是他再也忘不了這小花，她的淚幾次像灑在這些籬菊的瓣上。

「義格，你又忘了吃早點啦」，他的妻推門進來說，她是一個相當溫柔的少婦，純舊式的中國典型少婦，好像他進丈夫的房子也該謹慎的有一個正當的借口的。

「我不餓。」

「哦，那什麼時候再吃吧，義格，你聽我提過本胡同新搬來的林太太嗎？人很好，原來他們林先生也是你們公司的同事。」

「我倒沒理會。」

「能開會說的話嗎？你除了把你的心完全放在那些花上，鳥上，小魚上……什麼也不能叫你注意……」她微含怨憤的說，深深嘆了一口氣，略一笑不再說什麼了。

「真的，她說今天上午來，來要一個小貓，昨天在王家遇見她，她說：『裏老員鬧得太凶，聽王太太說咱家有許多小貓，她向我要，我當時不知怎樣答應才好，本來一個小貓，只要是鄰時就可以送；可是又一想『些東西』都是你的寶貝，怕你不答應，你答應送給她一個吧。』

「好……吧，只要她好好養它，沒什麼不可以的。」

××××××××

時已近午，讓格身邊圍繞着六七隻貓，大小不等，顏色不一。

「好好的要叫你們失去一個伴侶，」他輕輕的咕噥着，遠遠的聽到女人的足音，除了妻以外似乎還有另一個人輕快的腳步聲，他想一定是那個林太太。

「女人總是感情用事，見了沒有幾次面就能斷定一個人的好壞，而彼此送起東西來了。」他想，而向裏面看，因爲他很不願意和一個陌生的異性突然相遇的。

「請進，他的東西都在這個屋裡，他整天不離這兒，」她這樣把那客人讓進來。

「義格，林太太來了，」他只得轉過身來見她。

「……」他覺得說不出話來，林太太，正是她念念不忘穿衣人，她爲什麼到這兒來了？她有意來找我嗎？天哪！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呀。

「這位就是林先生！您好？」來客很鎮靜的說，顯然她已經胸有成竹的來看他。

「您好，請坐。」他機械的說，他的妻一向見他對於生人總是很拘泥的，尤其是對於女人；不過從來沒見他像今天這麼精神失常，她想一定是他不捨得把貓送她吧？

「您看這一大堆貓整天吵吵，您隨便選一個吧。」

「謝謝，不過還是請石先生隨便選一個吧，因爲我不知道石先生最喜歡那一個，如果我選的正合他所喜歡的，那不是更冒昧了嗎？」

「這隻白花，眼睛的透藍吧，」那美的它的名字叫小菊，您可以帶給它小魚吃，它被我嬌養慣了的。」他不自然的，又似甘心相贈的說。

「啊！可愛的生命，林太太抱起小貓來撫摸它的柔毛，小聲的喃喃着。

「義格，我也謝謝你，你多麼慷慨啊！他的妻高興的取笑着，可是當她看他臉色時，發現他是那麼蒼白，而

且眼淚濺濺。

「一點英雄氣也沒有，一個小貓會心痛到這種地步」她心裡想，唯恐他變卦不肯把小貓送人，那該多麼丟面子她趕緊說：「林太太到我屋裡坐坐吧，他這屋裡有一股子土氣。」

「這氣味好像春天下過小雨以後的氣息，土香夾着花香，石太太！謝謝你，我該回去了。」

「再坐一會多麼好，我沒和您說句話。」

「我已經很滿意了，謝謝您二位。」不知是被禮教的關係，還是神經麻痺了，他不會說出和她一樣好聽的話，他只呆呆的，涼涼的看林太太走。

「再見，石先生！我的先生現在正在家，有工夫可以到我家去談談。」他走了，可恨她為什麼一定要提起她的先生呢？

再……見，他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

x x x x x x x x x

爭到底

在燈下，他一人沉重的花影下寫日記，屋內靜無人聲，除了幾個貓的酣睡聲，和牆裡書房角處的拍翅聲以外，再也聽不到什麼，他的筆尖輕輕的寫着：

十年的別離今日重逢了，她來看我，可憐她更瘦了，只是語聲未改，仍如清泉流過小石子似的清脆可喜，

帶着一個人的柔音，她愛着這小生物啊，我為什麼不能親身再替她培植一些呢？我為什麼不能把我心裏一切衷情吐給她呢？我為什麼不能把春天的氣息帶給她呢？使她在冬天的環境裡也有春的感覺，我太怯弱了，因為她有先生，我有太太，一個多麼大的笑話呀，十年思慕的人，一旦重逢了，却不能叙及一句往事，連一個友誼的問訊都不能……天哪！人類就是這怯弱的動物啊，我感得多麼深切的恥辱與失望啊……他寫着伏在日記上，片刻不能抬起頭來。

從右邊牆角下的箱洞裡，扯扯的走進一個小白色的

？不是！不是沒有適合的時候：早先年——可也是從京城搬到了南京的時候起——甯說自己不至於；就聽也沒聽過這會理會理怨房東怎麼怎麼苛索，搬家的理由一大堆，也沒有為了房租的爭執，壓根就不費，五六元錢就可以租到七八間高大瓦房，有的連燈帶水，還搭上最亮的院兒。

有的房東太太太懶懶不住：專愛替房戶大奶奶照應照應小兒女，粗紅大綠線帶着納鞋底——上官老爺兒確曾見過這這好的一人頭——若不是動機自發，房戶絕不會委委屈屈地搬家，房戶聽房東，房東聽房戶，越住，越窩交情！唯怕這這兩對月的房錢呢，房東也不願意房戶

底

動物，走到他腳邊，用小爪抓住他的拖鞋頭。

「噫？小菊你逃出來了？」他伏身把它提起，放在日記邊的桌布上，撫摸着它，它依着他體大的手背安然入睡了，他見了不勝感憤，於是又在日記上寫了：

「小菊又回來了，它雖不開這屋子的溫聲，它就毫不遲疑，毫不畏縮的大膽的回來了，生物學上應當添一條新的定律：

貓也有靈魂，有思想，有智慧，而其偉大實超人類以上。」

雷新氏本名劉植蓮，現執教於某女中，年來寫作頗多，多以知識階級之生活為對象，為文詞秀麗婉約如畫，風格近於沈從文，新以氏，近以二萬字小說，一魁梧的儒人——當選民家報，第二次民家文藝徵文，本直觸生活，亟見其揮門的精神，在年來華北文壇女性作者此類被繼之際，雷新氏可謂不刻不為之作之最有前途的女性作家。

(編者)

蕭艾

搬：不為別的，為的是有人多給佔用幾間房，是爲了房子！設若房戶搬的理由是因爲現有的不敷住，房東情願再給騰出兩間來。常見房東更趨西顧地，爲空屋貼出了大街小巷招租的招子，沒見過這這個房東一年一回，兩年三回地對房戶要求增租！房東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增租這個學問，彷彿是：那每月的房戶，是七月裡的葡萄青，沒有不值得房東嚼嚼兒的！都是房子開着等人，很少人找房戶啊！可是，才有幾年的光景！這情形居然變換得越來越反常！房東，房戶之間的香氣，散情也分着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不過當年的房戶並不會太早人家的臭——有上官

房東跟房戶之間，壓根就應該這日無怨，近日無仇！若不怎麼會結下房東跟房戶的關係！房東是憑房租錢，房戶是憑錢買房；你要租房，我要住房，房，錢兩過，房戶，房東正好各自過太平天下。只要房子不漏，漏了的時候房東肯修補，房租不欠，欠了的時候房戶肯繳清，誰跟誰都沒有鬧得必要！特別是全都住在一個宅門裏，關上衙門，房東，房戶就不管一家人；雖然不必住近邊裡扯得沾帶帶，也犯不上一照了面兒就都斜視眼睛

互相瞪着，像惡恨着人家一輩子都對不起自己似的不是

折斷那幾枝槍桿，忘沒忘？他哥兒倆常常把也不知起那兒
歸來的官兵的屍首往家裡領，我很表示過幾回不願意，可
是往往就變我多事，怕他們受了委屈的，不又是你麼？我
早就希望他哥兒倆一個學醫，一個學商——跟你核計過多
少回了，可是到臨同意了他們所天天糾纏着要去投考陸軍
軍官的，還是你吧？等到在陸軍軍官學校畢業了，教練長官要
他到防地去實習的那一年，你却怕起來了，硬要我開槍下
；可是我怎麼能開槍下呢？他哥兒倆是去心似箭，又是
人家軍官的規矩！我也曉得出來：若是我真能開槍下，
他哥兒倆一定會去找你這支救兵，那時候你准得回過頭來
咬我多事！我才不那麼傻呢！起那兒以後，他哥兒倆就一
步，一步的有了奔進，你也並不是沒瞧着喜歡過吧！直到
老大娶了親的第二年，打上了仗，他哥兒倆就被派到前線
——這也是正理：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雖然戰死了
，也該是分所當然！唯有殉了國，才是真英雄，才算死得
值，你怎麼能說不對呢？這些，你都聽明白了，還該硬說
是我放了他哥兒倆，跟他哥兒倆死在我手裡的話兒末？
老太太，還是改正了你這一面印的糊塗帳吧！——大婆要
說的交待清楚，引起了一陣子的興奮，於是笑出一陣酸笑
，熱熱是在思念兒子的眼淚包圍下。

絕對不理這兒呢！——上官老太太在最痛切的哭後的
轉真裏，主意定了，彷彿是。理？越理越想兒子，想得心
痛！不管是自己，還是老頭子算放任兒子致死的凶手，兒
子到底不能活回來不是！理他作什麼？越理，就越得聽他
絮叨，絮叨得儘引起新的恨……

「不理我？——唉！」上官老頭子故顯鄭重地嘆了口
氣：「這還是跟我五十多年的老伴兒，老夫老妻！要不
理我，就不理我了！——你若才够二十郎當歲，還不跟我
鬧離婚呀？離婚你請付做動兒！」

「要跟你離，不早就離了！我也不是沒跟那個虛敬上
過過！」上官老太太爬起了身，帶着氣：「你簡直就老沒
正經！哪兒學來的新辭兒？——「離婚」！我若是現在才
修「二十郎當歲」，准跟你離，省得叫給你生下的兒子
，死得那麼早，那麼慘！」話兒轉得輕俏些兒了，要不，
真氣着老伴兒呢？——上官老太太心裡留了數兒。

「跟我說什麼，都成！只要跟我說話兒。」把老伴兒
想念兒子的感傷安慰了過來，心上又是一陣輕、總得再來
一編「關東」抽抽。可是抽着，抽着，就又從喉嚨裏冒
出來的煙霧裡，形出了房東那一張透着煙毒的臉色——
他嚇的！

「怎麼，你——」

「我沒罵你！」這是實話，「唉——」吹散那團煙霧
：「不過剛才我瞧你那付不理我的神氣，就好像房東真的
跟我打上官司，你都不在乎！」絕不是真心責備老伴兒，
全是爲了索引那件舊案。——

「我在乎什麼？」上官老太太也回話說回來，「剛
才聽那絮絮叨叨的那一堆，不是也挑明了：我們不怕他去
告末？——打這種兩塊錢的小官司，壓根就不值得在乎！」

「敢情麻煩不著你！現在還有我在，法院的傳票準傳
不着你，一定是傳我！」

「那末你是怕我！」

「我怕什麼！聽他，媽的打聽打聽去吧我怕過什麼
！怕過誰？若是懂得怕，還能把孩子留到今兒！——民國都
三十多年了！」摸著腦勺兒上那根粗多於髮的擰着鬚的辮
子，彷彿一負久經戰陣的老將閱戰中欣賞着他的豐功偉
的武器，非常稱心。至少是到現在也沒往心上攔那個「洋
日子」，不無因爲留得住這條辮子作了主心骨。「我難道
單單的就怕了他？大江，大浪，會經過多少！七十一了！
我。」

「喂，七十一了，你；我也六十七了。……」

「從來你就比我小四歲呀！我屬雞的，你屬牛的。」

「可是我怕——」

「跟他上法院的是我，我怕什麼？」

「我怕我們都不能再活一個六七十了！」

「哦！你這是怎麼說？」

「不是別的，我們都六七十了，——人生七十古來稀
，很應該養養老精神了，犯不上跟他動這末大的肝氣，還
要預備打官司！爲的什麼？不過爲了爭執兩塊錢！可是兩
塊錢到底沒有多精神得寶！」

「可於答應下一個月加兩塊，一年就得多給人家二十
四呢！」

「就是二十四，二千四，二萬四讓我們留住了，也不
如留住一個兒子，能給我們送終，讓後哇！我們這末大
的年紀了，說不定哪天就行一個跟頭，見閻王；光留兩
有什末用？——能帶進棺材裡末？——留給誰？沒有兒子
！上官老太太顯然是又犯起心病，悲從中來地淌下了眼
淚。

「嘿！沒有兒子，留給誰……」上官老頭兒馬上有兩
感動地一陣楞，像在昏睡中被澆了一盆凉水！——乾脆！留
給我們這一對老了的活潑的時候，換點兒舒散心情吧！——
幾年住在這院兒裏，既然還合適，就答應他舉上那兩塊的
房租吧，甯跟他計較，尋那些閒氣了……情緒於焉爲之一
轉。

對過房後伸出來的那棵槐樹枝葉間，飛出了兩隻麻雀
，落在房脊上，「啾啾」地叫過兩聲，樹枝葉間又跟出了
兩隻，三隻來……相惜着往這一邊飛，彷彿是公母兩帶着
幾兒們繞着兒，翅膀透着非常輕俏的風姿……影，點點的
掠過他老伴兒的眼前，兩張枯枯的臉頰就點點地透出了
寂寞的淚珠兒，彷彿麻雀在它上邊撒了尿。

蕭艾，即黃旭，又別署黃一絮，是本會創作力充沛之
短篇作家。偶作長篇，於本年初由本會推荐於滿洲
德新聞社大同報上連載，頗得好評。（編者）

幽靈夫人

共鳴

(一)

「從哪一條路走近呢？連這都忘了，記性怎麼變得這樣糟。」黃祥站在道旁的一塊石頭上，仰望漸漸變暗的黃昏的大空，在追索領路者指示的途徑。

晚風撫摸着他的面頰，心裡却益加的急躁起來，心想，再不往前趕路走，那夜裡的山魅也許會把自己吞噬的。

「有路就是人走的，」黃祥選了一條小溝朝前走着，日光不停的向西周掃視，隱約看見道旁密林雜草的深處，似有驚慌動的人影。

曲折的往事，忽而忽後的在記憶裡迸裂，覺得自己為什麼會這樣不幸，容易被人纏住的人，早晚是要落入這種命運的。

「你為什麼偏要回去？」

「爲了結婚，」覺得這種藉詞最容易脫身。

「結婚」激自發這突然的答語刺激得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凝視着黃祥的臉龐默無一語。

黃祥高一脚低一脚，拾起又落下那疲乏的腿，向這無盡無窮的道路走着的，同時腦中浮現出的却是前晚與淑貞告別時的情景。

「結婚倒也好，」語調變得沉重而哀痛：「那麼我唯有向你們祝禱了。」

黃祥是很愛淑貞的，然而不知在什麼時候，突然間不知被什麼空想所支離，覺得女人是一個可愛的魔鬼，如果一味的沉迷於她的甜語，那麼你將會變成一隻溫順的狗，被那柔情的靈索牽住的。

不知怎的，黃祥變成了一個不安於現實任何的環境，今天竟得了一個真理，明天就把他推翻，在這覺得真理與

推翻真理的途中，他得到了慰藉與痛苦。

在那大的張着星幕的黑空下，他開始覺得自己的渺小，那閃動的星羣向着自己嘲笑。

「還是獨行的好。」他覺得上路之前，拒絕了領路者給介紹的旅伴是對的。然而心裡却有點悚然了。

孤獨的走上了崎嶇的山路，才發現自己的前面，有三四輛獨輪車，在前面緩慢的蠕動。

他的步伐，突然間變得強健了，不久，就把自己混入了那行旅的當中。

那些人以奇異的眼光望着他，他知道自己繼續着沉默，會使他們疑心而恐懼的。

「你們上那兒去？」

「到九里集。」那人端詳了他一番之後，這樣的回答。

「那麼正好，咱們都是一道。」

黃祥在這寂寞的暗夜，覺得了旅伴，心裡非常的高興，他覺得口裡很渴，這時也顧不了許多，厚着脸皮向那位背着水壺的小姐：

「您的水可否賞給我一口喝，一口就行。」

那女的倒頗大方，立刻倒了一杯水，遞了過來：「您請喝吧！」

水舒暢的灌過了喉頭之後，心裡頓時舒服了，他想着用什麼話說，來破這旅之寂寞。

「謝謝您，」一邊送還了杯子，一邊問着她：「他們都是往那兒去的嗎？」

「是的。」

「你們都是一塊的？」

「不是，我和他們搭伴。」

「他們是做什麼的？」輕輕的問着。

「都是商人。」

黃祥用眼光掃視着前面的幾輛獨輪車，上面果然堆積着許多的貨物。

「您就一個人嗎？」

「是的。」她的眼睛不斷的端詳着他，小心翼翼的答話。

「您到那裡去做什麼？」

「……」沉思了片刻：「奔親戚，先生您呢？」

「念書。」黃祥心裡覺得好笑，連自己也不知道是幹什麼去的，祇是這樣答覆了。

「先生，實不瞞您說，我也是爲了上學。」

推車的山東漢子，看見他兩談與正濃，心想一個人也是推，兩個也是推，祇要多賺幾個錢才是正格的。

「先生你也上來吧，一邊甯，一邊輕反而不好推。」想着未歸正題的車夫：「反正先生看賞賞，給多少算多少。」

車上的小姐臉上祇覺得發燒，心裏却覺得黃祥並不討厭，也覺得自己在車上，因寂寞而陷入恐怖氣氛裡。

「這事你須徵得小姐的同意。」

車夫不大理解這樣的話言，用眼睛直瞪着黃祥，「你說哈？」

「我說這事得請那小姐。」

「沒有關係，您請坐上來吧！都是行路人，」那小姐把車那邊的包袱，提了過來。

「我也實在太乏了。」黃祥一邊向那小姐行着禮表示謝

謝意，一邊坐了上去。

「先生，請問您姓？」

「我叫黃祥。」心裡浮現出無限的喜悅：「小姐您呢？」

「我姓韓，」不大自然的：「名字叫麗。」

一個人由前面的車那邊走了過來，朝蕭韓小姐說：「前面那座松林，是很危險的，如果有什麼動靜，你們得趕緊下車，伏在地。」

韓麗很泰然的聽着，她已習慣了聽見這樣的警告，由鼻子裡「哼」了一聲之後又覺得也太有那那嘲噓，於是又客氣了一句：「知道了，謝謝您。」

黃祥的眼光祇奔那壓着鬱的松林，心想死在這樣的地方，靈魂也能得到安慰的。

車已走進了松林，祇聽見風吹落葉，如人走着的聲音。

一陣清香，坐乘看晚風，襲入了人們的鼻孔，車突然停在那裡了。

祇聽見前面有人說話的聲音，雖然這樣的巡視，却看不見人影。

「爲什麼都站住了。」

「在檢通行稅。」

黃祥的腦裡浮現出兒時所謂的武俠演義小說裡，有過「拿買路錢來」的故事，他覺得自己也變成那種小說中的人物，不禁得好笑起來。

「中國怎麼仍停在這樣的階段上？」

「這不過是一個過渡期。」

「十年八年之中當不會變好的。」黃祥覺得這問題很嚴重，「除非教育能徹底普及了之後。」

松林中有人踏踏松子往來的聲音，不久走過來兩個人檢查他們的行李。

正在盤問着他們的時候，從他們身後閃出了一個年紀四十上下的男人朝蕭車夫：「行了，推走吧！」

車輪壓着松子和石頭的聲音，重新在陰森的松林中響動，把不知名的鳥兒在夢中驚醒，於空中盤旋鳴叫。

偶然間能由寂寞的夜裡，聽見遠處傳來的槍聲。

當車走出了松林，已能看見幾點燈光在無邊的暗夜裡閃動。

再走上半個鐘頭，就可以趕到九里集了，車夫們不由得精神起來，揮汗向前迅速的推進，松林如一座黑色的山，留在人們的腦後，那不知名的鳥，還好像一邊在空中盤旋鳴叫，一邊尋找着它們懷念一邊的故巢吧！

夜深了，人頭在大道上起伏着，走過這一段坎坷的惡道，就可以休息日來的疲勞了。

(二)

石鋪山道的兩旁，有着蒼茂的雜林，在那林的深處，傳出人們追逐歡笑的聲音。

「先生！往那邊跑了？」

「是嗎？往我這邊跑來了？」

「您趕快追呀！」

黃祥立刻拉開了馬子，向前追去，祇見一個白兔由草窠窠來化身邊掠過。

「您瞧，又讓他跑掉了。」

「不要緊，咱們一塊兒追吧！」

黃祥在前面，後邊還有很多的學生，跟着那兔子的踪跡追上前去。

兔子看見有人追來，不知怎的，反伏在草裡，動也不動，候他們將行追近的時候，它立刻變了方向跳了過去，等他們注意到的時候那氣喘喘的兔子已鑽進洞穴裡去了。

黃祥看了一看錶，知道已經快到上課的時間立刻叫他們集合，穿出了樹林，延着石鋪的山道向着那座古廟奔去了。

當黃祥剛邁進校門的時候，有一個學生走了過來，向他敬禮報告。

「先生！有客人找您。」

「那位客人姓什麼？」用手溫和的撫摸着那學生的頭

「姓韓。」

黃祥想不起來自己有一個姓韓的朋友，然而人家既然來了，就祇好到接待室去看看再說。

黃祥一看見那位客人，立刻想起了是在旅途中的同伴，心裡不由得浮現出欣喜。

「您怎麼知道我在這裡的，」免去了那用不着的寒暄，直截了當的。

「聽見我姪子說呀？」

「您姪子叫什麼名字？」

「韓紹仁。」

「啊！韓紹仁就是令姪。」

「黃先生，您還認識一個人不？」

「是誰？」

「高淑貞。她說她認識你，可是不知道您是否那位黃先生不？」

「高淑貞？」

「唔，」黃祥以不大自然的表情。

「您今天晚上，可以到我家裡坐坐去嗎？」

「今天晚上，明天怎麼樣。」

「好，就是明天吧！」韓麗一面向他辭行，一面朝黃祥說，那明天我就在家裡恭候了。

黃祥以爲自己又在做着夢，他想人生大概就是一場夢吧！時間怎麼過得這樣慢，黃祥凝視着手錶上跳動的秒針的時候，上課的鐘聲又在八月的青空鳴響了。

噴自露的油露，然而不到十分鐘就發現了那露的缺點，把

它取下來另換了一張別人的，那張潔白色灰層的薄薄。

不知何時又從薄薄裡拔來了一束，穿著鮮明的黃色的

衣裳的薄薄，她在紫紅色的磁櫃裡。

薄薄不斷用眼光向內邊探望，不久發現現在燈罩上還有

一點沒擦乾淨的灰塵，立刻又跑去把它擦淨了。

一切都佈置停當後，自己也換了一件乾淨的藍布旗

袖，在鏡中做了一張招人喜愛的表情。

她躺在榻上，陷於美夢的遐想，竟覺得眼睛裏塵

；心想，怎麼會身體變出這樣，像昨晚沒有睡好，今天

就會這樣變的。

涼風由窗外吹襲了進來，祇覺得自己被那風兒吹得走

進了另一個世界。

「怎麼還不來呢？」明明知道約定的時間尚有五個

多鐘頭，然而心裡却不斷生出這樣的自問。

在昏沉中，已經香甜的睡著，夢中仍不忘記這樣的擱

住他，而且用心去換到心，用情去換到情。

意外的擱擱在不停的擺動，左近的一個工廠裡那機械

轉動的聲音，在暮地唱起催眠的小曲。

「想不到在這裏能遇見你。」

「是的，韓小姐。」

「黃先生嗎？」

「是的，韓小姐。」

「想不到在這裏能遇見你。」

「我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停留在這裡，而且職業很容易

的解決了，我覺得這種也適合於自己的個性，於是就站住

了腳，沒有再走。」

「是的，像黃先生這樣的人，到什麼地方都能站住的

。」

「怨太誇獎了，韓小姐您現在在那裡服務呢？」

「大概再等一半天，就可以決定，總不外是教育界吧

。」

「那好極了。大家一塊做事，總比賭混的好。」

「賭混的人；早晚是要沒落的。」

談了一陣之後，又變成沉寂，沉寂了一陣之後，又開

始了熱談。

兩人正在用著茶點的時候，外面有人喊道「韓麗！我

來了；開門！的聲音。」

「這是誰？在喊你。」

「啊！高淑貞！」她立刻跳躍跑了出去，韓麗在沒

有進門之前問著她：「你猜誰來了？」

「不知道。」

「就是那天和你談過的黃先生。」

「是嗎？」心裡有說不出來的隱痛，却硬裝著沒事

：「他多哈來的？」

「來了差不多已有一個半鐘頭了。」

兩人攔半走進了旁門，黃祥正背著手，站在窗前凝視

在暗空的雲裡跳躍的星星。

「喂！黃先生！淑貞來了！」

「你什麼時候到這裡來的？」

「六月五日。」

「怎麼反到在我的前頭。」

「我是走的那條大道，你呢？」

「當時迷了路，走錯了道，來到這邊已經是六月十二

日了。」

「你的太太呢？這兩天我聽她去。」

「黃太太也在這邊嗎？還沒有聽說過。」韓麗由旁邊

擰上了嘴，不由得感到自己的愚蠢，到今天還以為他是

一個獨身者呢，不由得在心靈深處浮現出一種寂寞以上的

寂寞。

「沒有，在半個月之前已把她送回原籍去了。」

「反正明天得上那那邊去，就是看看像片也行。」

黃祥不由得苦惱起來，和他們繼續著夢一般的談話，

他遂說了婚後生活的幸福，也就是苦惱的開始。

黃祥寂寞的走在歸途上，往事如同波浪一般，在胸中

湧湧出來，他知道在這荒村，將永遠過著自己認為是理想

的生活了。

黃祥從此惟有陪伴著那幽靈一般的夫人，在農村中傾

聽著馬的嘶叫，回憶著這十數年那開了又凋謝的戀愛之

花，如同夢幻泡影，他凝視著在夜風中擺動的竹林，心裡

就是算它自己一生的伴侶吧！

夜靜，風急，穿著嫩綠色的衣裳的竹夫人，對黃祥

不斷的擺動她窈窕的身軀，吐訴她在處女時代的寂寞

。

黃祥整握住拳頭，想起了明天，他望著天花板獨語：

「明天，明天是我們的。」

他覺得明天裡開了一朵花，他深信這花不僅是供人鑑

賞而開的。

然而，他却想不出這花叫什麼名字，是什麼樣子，而

且在酷暑或寒冬怎樣的培植。

「先有這樣的花，在心裏開出再說吧。」他凝視著成

爲他的夫人的青竹：「是嗎？」

月亮在雲裡鑽了出來，在月光中他覺得自己的新夫人

，底確比一般的女人反到幽靜而顯雅。

黃祥凝視著她笑了。

旅情

呂琪

我扛着兩個肩頭，
茫然地往前走。

我要換一換獎籠，

我要做一做新夢；

我笑着萬里長城，
想起了羅比斯的百年戰爭。

我來晚了，

牡丹都已經凋謝，

雖然雅士們仍品着清茶；
古都啊，悠長的歲月。

我有着無恥的荒唐——

我聽着痛苦的哀傷——

一群群野獸在濺灑着淫淫，
一隊隊餓鬼在街頭傍徨；

我忽然害怕了；

我怕歷史當真會轉，

荒理啊，就要滅亡。

然而，我仍要扛起肩頭，
一步步，往前邊走。

三二年，六月。

駝及其他

顧視

西馬拉山下在駝鈴聲間衝着盪去的時光。

風塵捲起沙粒，佈滿着天空，是幽靈的攻擊的色彩。
沉重的駝鈴聲沉重的響着，但是爲了動盪的行人
的心呢！

行人竟不到一滴泉水、尋出了鳥語的珍珠，那背後的
路向呢？他做一支意外的夢，走吧！他沒有遺憾。
是自家的理想，才如一顆顆珍珠，這里沒有人向
說明過的路，兩蹄上的駝印立刻就拋擲了，還能拾起
滴下的汗珠嗎？

不是太陽吞食蝕自己的光亮，砂石蓋了天上的北
斗。
告訴你！駝！將脚印更踏一點吧！

青苗田

應是晴朗的，活潑的，綠色的原野，再吹着清
的風，那該是幸福了。
於是幸福之燈輝在青苗田的深處，是一盞善良的心願
了。

放在前額頭的是大地的甜食，是青苗田的深處才有幸
福的甜。

是從兒的眸子，披開了幾月的頭顱。
先闖上眼臉，聆聽着原野的波瀾。

雲

雲霧比夜加濃了，像淨潔的一汪水球。不穩，山巒着
人們的臉却不是那樣凡爾賽！如此，雲里只有撲索的塵氣
了，你說在這里感覺才有真實，然而誰能猜，那個時鐘。
你起心裏揮着蓋了塵埃的創痛，而流在這里停歇
住步伐，你怕驚醒了造訪的貴客，黃昏偷偷的去了。

一杯茶經了夜，便更深了顏色，是在計算着日子的
奔流嗎？雲里無須這種珍貴的設備的。

立起身來沒有影的投入，剩下去仍然依舊……，是一
個夢。

幽靈

是寂寞的，是清逸的。
迷離里搜出一支隱隱而更劃不破的水底膜封。
陽光的骨節，是日子的影跡呢。

里裏外外開了羽翅，輕輕的滑進不遠的記憶吧！待夜
落的時分：誰？
崇禎呢！卑小的嗎！
水遠乞求着綠色的幽靈，牢牢伏在幽靈的影上啊！請
你不再做幽靈的幽靈吧！

「藝文」雜誌

創刊號

要目介紹

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

音樂悅樂同音說

周作人
俞平伯

談皮黃戲底特殊性
踏歌考

小 睡着的
動一簡單的心
說 晚上
景 天上人間

白衣女
戲劇……
伊勢物語

東樹棠
錢稻孫

張鳴琦
張壽林

開國新
梅亞平

共鳴
中河與一

東樹棠
錢稻孫

詩 桃
行 行

歌 芭
水手的變

從宛平著
關於寫作

關於寫作

麻振文
君介

北原秋
張我

徐白
我

朱雲
常風

五年，獲之戲曲珍籍
日本上古文學

俳句之來歷及特色
變生變

日本古笑話十則
青年國文增刊啓事

青年國文增刊啓事

藝文社

(告廣換交)

圓明園

(一)

白林

咸豐十年陰曆八月八日。早晨的西山一帶，籠罩着濃雲愁霧，綿亘的峯嶺，在陰晦的風霧之下，隱隱約約如覆着一層暗灰的輕紗。

地

向東化方走去。田間草色皆已衰黃，一條彎曲的通向熱河去的天路上，有一萬三千馬兵，護衛着炮檣的兩簿，數百輛轎輿車馬，迎風招展着旌旗，倉皇

現。

咸豐帝時時揭開帘簾，回首向圓明園看，依稀遠處望見園中慈雲普渡樓的樓角，山高水長殿的琉璃瓦，在陰暗的雲霧與遠樹之間或隱或

花。坐在鑾輿中的咸豐帝，依戀難捨地放下了帘簾，閉起了雙目，他無端憶起了一場怪夢。那是去年一個初秋的夜晚，咸豐帝携着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四寵愛的嬪妃，（這是四朵御園中爭奇鬥艷地開放着的鮮

斜倚在龍榻上，聽着蕭蕭如秋雨的噴水聲，咸豐帝不覺昏昏睡去，這時，忽覺有一白鬚老人，跪在他的面前，他驚訝地急急問道：「你是誰？」

「小老人是誰？」咸豐帝問道。白鬚老人的回答。小老人是來辭職的。你多年無故，為何要去？若嫌官小，朕可以賞你二品官階。」

咸豐帝還問，這白鬚老人何以勝任了。再要大聲喊他回來，睜開雙目一看，原來是一場夢。此時將近二更，月色如水，清進窗來，咸豐帝凝視着桌上的一隻古香爐，爐中的龍涎香裊裊上升，他回想着剛才的怪夢，兀自在出神。室

外蕭蕭的噴水聲，仍在秋夜的天空中清澈地響着。他幾次想要忘掉這不吉的怪夢，但他終也沒有忘掉現在，這

夢中的白鬚老人，以及朝中的大臣們，大多都下相。除了中華之外，還會有甚多歐羅巴，亞美利加，還會有甚多英吉利，法蘭西，他們認爲那

是野蠻人，與獸，碧眼黃髮的怪物。午訂立南京條約以前，他們是將英法美外各國名，那不服煩實地附以犬字標榜的，直至如今，也是開口閉口

稱之爲夷人，而將夷人的或名人，仍一一附以口字標榜，以氏外之意，但是這海外的夷人，竟敢攻到上國來，逼着六朝的大臣，訂立了屈辱

的南京條約，割去疆土，索賠款，強迫天朝的三民購吸鴉片；他們的洋砲竟轟平了天朝的城鎮，擊死了天朝的百姓，而現在更猖獗的藉詞挑

釁殺到帝都來。咸豐帝才覺到在清朝所面臨的四百餘州之外，還有廣大的夷狄的世界，而皇天所祐護的宗廟社稷，也終有崩潰之一日。

天安門的華表，紫禁城的黃瓦，太和殿的寶座，在他錯綜雜亂的幻夢中，紛紛如碎石一樣的崩潰下來，他已預感到這一次的改變，恐無再

回之望了。昨日聽到會林沁與勝保在通州大敗於夷人的消息之後，就不願廷臣瑞常的伏地力阻，專旨於翌日啟鑾行幸熱河，於是六宮的后妃，皇長

三

陰曆八月四日。通州東郊的東獄廟內，呈現了開廟以來未曾有過的喧鬧與緊張，廟外紅牆四圍，立滿了數百個執着槍械的蒙古騎兵，他們望着聯軍代表...

容的二十幾個印度騎兵，呈了黑臉，許多山珍海錯，四圍圍着中外兩國的顯官。代表英軍而來的參贊巴夏里，放下了酒杯，正顯厲色地操着廣東腔的北...

京官話。我們聯軍，要求城外的清國軍隊從速撤退，以免兩軍的衝突。代表英軍而來的參贊巴夏里，放下了酒杯，正顯厲色地操着廣東腔的北...

兵自然是有的，可是，在和議未定之前，大清國的兵一步也不能撤退。怡親王溫和而鄭重的這樣回答。

和議的條件，不是已由兩國幾次的交涉，都已贊同了嗎？大清國的兵，必須親呈貴國皇帝，只是我們不能行跪拜禮，大英國的臣民，除了見天主以外，...

我們是奉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旨意而來，大英國的國書，又看了看坐在斜對面的武備院卿恆祺。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這事，這是有關我朝體制，是要請旨定奪的。恆祺滿臉堆着笑容的回答。

釋迦 (一)

袁 犀

亞利安族從伊爾高原的貧瘠不毛的山地，沙漠的鹹水湖之間，開始了向東南方的半島上移動。尋找着溫暖的氣候和豐饒的土地，他們越過了新支庫什的險峻的高山，在那個海濱的土地上一個大河流的上游地方，他們用他們的智力征服了黑人和達拉維特人。於是亞利安族便在那肥沃的大平原上扎住了根，在中天竺的恒河流域一帶，他們繁殖了他們的子孫。

漸漸的，他們在自然的恩惠下面生活着，豐富的天產與溫暖的氣候，使他們不止日日夜夜的爲了生活的原故勞苦得疲於奔命了。於是他們感謝着偉大的自然的恩惠，並且教導他們的子孫，怎樣禮拜天地和日月。被征服了的達拉維特人，爲他們服着苦役，他們——那些亞利安人把他們叫做首陀羅，這些首陀羅們馴順的服從着他們，亞利安人的酋長自己改稱爲國王。而能够體會神的意旨的僧侶們，他們遂統制了亞利安族的全體，並且制定了嚴厲的法規，這就是亞利安族的宗教，叫做婆羅門。婆羅門中的一個聰明的人物製作了婆羅門的經典：「婆羅門書」和「梨俱吠陀」，「夜柔吠陀」，「沙磨吠陀」，「阿達婆吠陀」以及他們的哲學：「優婆尼沙土」。因此獨立了婆羅門教權，那些有權力的僧侶們司着繁重的祭儀和條律，並且把天，地，空三個守護神，分配給僧侶，武士和平民，於是那些祈禱僧侶的守護神是天界的神，那些武士空界守護神，而所有的牧畜者，農夫，商人，是地界守護神。而婆羅門的守護神是至高無上的神聖。但是首陀羅們却不能有一個守護神，因爲他們是奴隸，應該他們服役，並且他們連婆羅門的教義也不許可明瞭，假如首陀羅們無意中聽見了他們宣講的梵天的福音之際，便會得到把熱鉛注入耳內的刑罰。漸漸的利帝利和吠舍中間有人對婆羅門起了疑念，甚至首陀羅們也有的要反抗起來了。雖然這時候的婆羅門教的僧侶們已經有了五十二種和一百零八種的奧妙妙經書，但士族，農民，牧畜者，甚至首陀羅們的信心起了動搖，而對於婆羅門的僧侶們的專橫大加攻擊起來了。

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亞利安族在婆安伽地方的一分枝，國王叫做甘蔗王統制着他們，後來漸次的這三個民族，逐步向中天竺遷移，在雪山的南麓，恒河的一支流叫做錫尼河的附近安居下來，國王自稱爲喬答摩王，並且建築了自己的都城——迦毘羅城。世世代代的統潔的血統的國王，愛護着他們的人民，散佈着德政，遂成爲了釋迦族十城的盟主。他們的一個最賢明而仁德的城主，叫做淨飯王。

一日，淨飯王立在他的宮園的望樓上邊，俯視着他們的善良的百姓，每一個百姓走過，都對他屈膝致敬，他們的臉上現着喜悅的感激的神情。淨飯王看着他的人民們無憂的生活着，他覺得他的精神振作一點，他看得見遠處的恒河的流水，碧綠的平野，平野上的水牛和白象，這一切都美好無缺，然而他們的心却是憂惱着，這城主已經五十多歲了，然而他竟沒有一個兒子，他希望一個聰明英武的太子，他能繼續着他的王位，管理他的善良的百姓，爲了亞利安族，爲了利帝利，或爲了釋迦族，他的兒子可以從許多有益的事業……但是他還沒有，他每逢一想到這事情上，他就立刻被憂愁充滿了。他走下了望樓，走進了自己的石造的堂皇的宮室裡邊然後跪了下來，向着梵天祈禱。他的祈禱繼續了很長久的時間，他虔誠的一心祈禱着。

祈禱完了以後，他走進他的妻子的居室裡。他的妻子恭敬的迎接了他。當她看見他的臉上的憂鬱的神情時，她便明白了這種緣故。夫人已經四十五歲了，她的驚人的美麗和端莊貞淑的性格爲所有的女人所不及。她是拘利族的大臂城主的二女兒，名子叫摩耶。二十歲的時候，嫁給了淨飯王，她希望着一個男孩的心，比她的丈夫更加深切。她低聲的對淨飯王說道：

「王，昨夜我得了個夢……」
「什麼夢？」王問。
「我夢能一匹六牙的白象，從我的右脇走入我的身內。」

王不能理解這夢的吉兒，他親身到一個名字叫做阿私陀的婆羅門仙人那裏去，他恭敬而謙虛地述說了夢異。

「呵，你將要有一個非凡的孩子！」阿私陀說：「這夢象徵着妊娠。」

後來，證實了阿私陀的推斷並沒有錯誤，摩耶夫人懷孕了。看着懷孕的摩耶夫人的姿態，淨飯王生活在喜悅和希望裡邊。將要分娩以前，摩耶夫人遵從着天竺的風習——初產必需生在自己的母家的習慣，回到天臂城去。淨飯王命令了一千名家臣，保護着她，穩健的離開了淨飯王，率領了家臣們，出發了。摩耶夫人坐在高大的清潔的白象上邊，緩緩的在碧綠的細草上行走着，路旁生長着的繁茂的壯美的椰子樹和覆蓋着數里的廣闊的大榕樹，河流在腳下揚揚的歌唱着，水牛怡然的在河流中洗浴，人們親愛的向她敬禮，淺藍的天空間矗立着遠遠的紫色的山影，這一切都使她異常愉快，尤其當他心中想到就要生下來太子的時候，她不自覺的在臉上閃出了甘美的單純的慈愛笑容，這笑容恰好與這壯美的自然相諧和，看了她的笑容的家臣們也自然而然的微笑起來，所有的家臣們都敬愛着摩耶夫人，有如對於自己的母親一樣。

四月初八日，午間，他們經過了藍毘尼園，摩耶夫人覺得疲乏了，她降下坐騎來，要走進這個有名的藍毘尼園休息一會。園內種植着珍奇的花木，摩耶夫人差不多都不知道這些奇花異卉的名字，它們開放燦爛的錦繡一樣的花朵，發着清幽的香氣，彷彿歡迎着摩耶夫人似的在微風中搖擺。摩耶夫人在花間行走着，樹上的肥大的花朵，時時觸及她的髮髻，拂着她的肩膀，藍色的或白玉一樣晶瑩的鳥兒鳴轉出令人陶醉的樂音，生着五綵繽紛的羽毛的鳥兒，在花樹之間，飛行曲折數十丈的美麗而遒勁的高大的紫色藤蘿花攀附在挺秀巨大的白石上。摩耶夫人的愉悅的心情溶解在自然的呼吸之中了。

「這真是無比的美麗，」她重複的說着，向家臣問道：「這是什麼樹？」

她用手揀着一棵高大的闊葉樹問着，樹葉在陽光下，映成華麗燦爛的光彩，並且放着芬芳的香氣，茂盛而且繁密。

「無憂樹！夫人！」家臣回答。

「這名字很好。」夫人說，她開始覺得疲乏起來，於是她坐在這樹下。隨即她感覺到胎動，並且腹痛起來了。

經過了很長時間，摩耶夫人在艱巨的痛苦之中分娩了，無憂樹的華麗的大葉遮蓋着她。

淨飯王因為嬰兒的誕生，覺得世界上已經沒有一點缺陷，他整日都是滿足而愉快着，看着嬰兒的特異的相貌，聽着嬰兒洪亮的哭聲，淨飯王感到的是超乎一切的喜悅。

他招來一個梵士，為他的兒子命名，叫做悉達多，希望他的兒子一切願望都可成就。

七天以後，淨飯王的宮廷裏，發生了與他的生子的喜歡同樣程度的悲哀的事情，不幸，摩耶夫人因病逝去了，這恍若被暗示着一種什麼難以說明的道理似的，淨飯王一喜一悲之中度過了喪偶以後的一年，後來，因為看見悉達多一日比一日強壯起來聰明起來，便把那個賢淑的美麗的摩耶夫人漸漸淡忘了。自摩耶夫人死去以後，淨飯王便把悉達多交給摩耶夫人的妹妹，自己的二妃——波闍波提夫人養育。波闍波提夫人愛着悉達多勝過自己親生的孩子，像愛着自己的生命一樣。

淨飯王注意着悉達多的一切事情，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悉達多的身上，他看着他一天比一天長大，他看着他一日比一日聰明而且強壯，歡喜與希望他覺得年輕了許多。

悉達多，在養母波闍波提夫人的勤勞的苦心的養育下和父親的無限的愛情之中生長了起來了，一年春季的一天，淨飯王坐在庭前的石墩上邊，看着七歲的小悉達多在花樹間跑跳着，陽光照在他的美照的小臉上，現出純真的光輝。波闍波提夫人跟隨在他的身後，照顧着他，淨飯王用手召着他：

「來，小悉達多，到爸爸這兒來！」

小悉達多順從的跑過來了，倚在父親的腿邊，淨飯王彎下身子，用手撻起雪白的鬚髮，不令它觸着孩子的柔嫩的面頰，他擁抱了他問道：

「你吃飯了沒有？」

「剛吃過羊奶。」波羅波提夫人替他回答。

「唔，我說，」淨飯王對悉達多說：「你應該讀書了，讀書，」他說着注視孩子的小臉：「你懂不懂，你喜歡不喜歡讀書？」

「不喜歡！」小悉達多回答。

「那不行，一定學讀書的。」淨飯王說：「要好好讀書才配做一個王呵你將來是要做迦毘城主的呀！小東西！」他說着，哈哈的大笑了起來。

幾天以後，淨飯王爲了他的兒子，聘請來一個教師，一個婆羅門的學者，名字叫做跋陀羅尼，他教授給悉達多文字和「五明」以及六十四書。又命是奢蜜多羅——一個婆羅門僧人教授他「吠陀經」。

悉達多毫不費力的接受着教師們的教育，（一）並且出乎人們意外的，他把學得的都記住了，因此，令那有名的學者跋陀羅尼十分吃驚，然而他彷彿並不十分喜歡聽那婆羅門學者的講義，他非常喜歡遊戲，但也常常一個人獨坐在階前，望着白雲飄浮的天空冥想。

「你想些什麼呢？小悉達多！」他內教師跋陀羅尼對他這樣問。

「我想，」小悉達多說：「比方，那鳥兒從哪兒飛來的呢？並且它爲什麼飛？」

「什麼？爲什麼飛？」跋陀羅尼吃驚的問。

「悉達多迴避了這種談話，他想起什麼，因爲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想些什麼。這時候，他已經十二歲，五年的時間裏，他學完了「吠陀經」和六十四書。

悉達多十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爲他聘請了一位利帝和的有名的武士——麻提提婆，教授他武藝。麻提提婆把騎象、跨車、跳坑、越馬、射箭、疾走等等三十二種武技，傳授給悉達多。悉達多像所有有名的武士一樣，習得了卓絕過人的武技與雄渾的體魄，在迦毘羅十城之中，悉達多是被人們所稱道的大勇者。他曾經和他的朋友比箭，以箭貫穿百步以外的七錢鼓勝過了調速和難陀，震驚了所有的武士。

他常常隨侍淨飯王出遊，開始和天竺的嚴格內四姓階級社會相接觸了，他目覩了許多婆羅門的伴侶們，悉意的酷虐着首陀羅。他看見過一個個僧侶命令武士把熱油注入一個黑色的首陀羅的口內和耳裡。

這時的十五歲的悉達多，已經長成一個相貌堂堂的壯美的男子了。看見了同樣的人類對待人的殘忍的方法，心中起了疑念，並且對於中天的嚴厲的階級制度，起了反感，同時，他在身邊的田地裡看見一隻鳥啄食一條被農夫從土地裡掘出來的蟲針，立刻，他把這兩樣事情比較了一下，他覺得他忽然感覺到了什麼道理，然而他却不能具體的說出來這種感覺。從此以後，他便陷入沉思之中了，時時喜歡一個人坐在水邊的沙上，冥想極長久的時間，他變成了種利安族之中最愛思想的人，連最嗜好的田獵，也不去舉行了。

看了這情形的淨飯王，心中憂慮着悉達多的健康，他不明白他的兒子究竟有什麼心事，弄得他每日沉默着，不言不語。他暗地裡觀察着悉達多的態度，研究着他如此憂鬱的原因。

有一天，淨飯王把悉達多叫到自己的屋子裡去，對他微笑着：「因爲他很高興於他已經弄清楚了悉達多不愉快的緣因，她對他說：

「我的孩子，你這日子，爲什麼這樣不高興？」

「沒有什麼，」悉達多恭敬的回答：「我只是想爲什麼飛鳥竟要啄食一條瀕死的小蟲呢？那農夫把他從土地裏翻出來，已經半死了的……」

淨飯王對於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話語，感到了很大的困惑，他用手扯着白色的長而濃密的鬚鬚沉思了許久。這時候，悉達多對他說：

「爸爸，你應該下一個這樣的命令：婆羅門人不許虐待首陀羅，因爲都是人！」

淨飯王聽了一驚，不覺放下了抑鬱的右手，拉過他的兒子，向他的臉上注視了一會，搖搖頭，溫和的說：

「我完全開糊塗了，我不知道你想些什麼，這和我的推測完全不對！」

「婆羅門人不許虐待首陀羅！這樣的命令。」悉達多對他的父親重複說：「這是不可能的。我現在不能和婆羅門的僧侶起衝突，那樣一來，他們就要反對我，你知道婆羅門在天竺，在迦毘羅城保有多麼了不得的勢力……」淨飯王說，他心中也被勾引起對於婆羅門的不滿，但他這不滿是與他的兒子不同的，他感到的是一向婆羅門對他的態度的不敬，以及婆羅門的勢力時時有凌駕他而超越的傾向。

父子之間沉默了許久。

「但是，我想，」父親說：「你應該要一個妻子了，迦毘羅城的風俗，沒有一個男子到十五歲的時候還不娶親的。」他說着，看着悉達多的面孔，微笑着。

「我遵從您的意志，」悉達多說，退了回去。

淨飯王費了很長久的時間，來為他的兒子選擇一個最美的姑娘做妃子，後來他聽說現在的拘利城主——善覺王的女兒，一個名叫耶輸淨羅的，是釋迦族裏唯一的美人於是遣老人與奮的親自到拘利城去求親。善覺王原是摩耶夫人的哥哥，淨飯王才一會見他，就對他說：

「我的兒子——悉達多是釋迦族中唯一的好男子，您的女兒是釋迦族中唯一的美人，讓我們結這一門親吧！」

「悉達多？就是百步一箭貫穿七鐵鼓的那個好漢嗎？」善覺王問。

「是的，沒有比我的兒子更好的了，他不但能夠有貫穿七鐵鼓的大力，而且眼明智慧，壯美，健康！」淨飯王每邊提起自己的兒子，就不知不覺的讚美起來。

「那麼，我允許了！」善覺王說。

悉達多成親的日子，瘋狂了十城百姓，人們都爲了淨飯王和悉達多的歡樂而歡樂。那一天，來到了所有的雅利安族中所有權勢的人。淨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密王等等九城的城主，每人致送了百條象牙和許多珍寶。

當悉達多看見他的妻子的絕世的美貌的時候，他有一種羞澀而喜悅的感覺；但當婆羅門的僧人爲他們向梵天之神祈禱時，他心中發生了近於嫌惡的不愉快。

與美艷蓋世的耶輸陀羅同棲的悉達多，有一段很久的時間，他沉在溫暖而甜蜜的幸福裡，耶輸陀羅的週到而溫存的侍奉，賢淑而沉靜的性格，都使他喜歡。而她的棕色柔膩如羊脂的肌膚，如雲的髮髻，如寶石之目，豐滿的充滿着愛嬌的歌聲；這一切使他癡迷。他愛他的年輕的妻子，很久，沒有出迦毘羅城一步，他的白龍一般的驕馬——排陟，也休息在馬廄裡，他久未騎它出去狩獵了。

當淨飯王方自欣喜着自己的策略成功的時候，悉達多又陷入了憂思之中了。

「我太快樂了，是不是？」

有一天悉達多對耶輸陀羅說。

「是的，耶輸陀羅毫不遲疑的回答道：「你是應該快樂的呀！」

「但是我忽然覺得好像丟失了什麼似的，我應該去尋找牠。我們現在這樣的生活着，但是我覺得彷彿生活並不是這樣的，這不是的生活真相。在極端的安樂的時候，我時時嚐到一種苦，我還不能說明這種苦！」

對於這些話，耶輸陀羅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

「不是丟失，」悉達多自己想：「我是需要一些什麼……」

淨飯王由有耶輸陀羅的報告，知道了悉達多又恢復了從前的思想，所以他很憂慮；後來，他決定爲他娶第二個妃子，這女人名字叫做瞿夷，她有與耶輸陀羅同樣的美麗，同樣的聰慧。悉達多於瞿夷也接受了同樣的愛惜與尊敬。他極力將自己安靜下來，居在宮闈裡，這並非完全因爲身邊有兩個美艷蓋世的美人的原故，而是他不願出去更多的接觸那些他所不滿意的人與事物，比如婆羅門的專橫，這既是他所不能變革的，他就不願去接觸他們；並且不願發現他們的更多的醜惡，而增加他的憤怒的程度。

(待續)

女兒心

川端康成作
辛嘉譯

（我的這親的姑娘靜子和時田武結婚了。對方是靜子自己選的。結婚後不多日，靜子來到我家，把長長的伊書信似的東西示給我。說是學友喚子寫的。我由這封信知道了靜子結婚的經過。知道了在今日的世界中仍然存在的年青姑娘的心的神祕。雖無什麼異常的心理或故事，甚至過於平凡，可是喚子的心能坦白地寫在那裡，我很佩服這陌生的信的主人。這封信由我保管了。因為考慮到不放到靜子的家裡，於他們夫婦的和平有益。那原因請一讀此信自然會明白了。）

如靜子小姐所知，從小的時候起，我的一切失敗都由於愛情關係的關係。我心裡充滿對靜子小姐的戀慕的時候，不知不覺，愛惜得不知怎樣好，兩手叭叭打着自己的臉頰。呼一聲：

「靜子小姐。」彷彿即刻在我手掌上回答出來。和靜子小姐在一處的日子愉快，怎樣來形容好呀。比喜悅更難得地，比希望更清爽地，比悲哀更柔和地，只有關關眼睛漸漸陶醉，因為有這滋潤的戀慕的情緒，我才得幸福地活著。

啊。讓我從靜子小姐那酒顏皮的禮儀的動作中去覓那回憶的線索罷。用浮着凝視的優美的眼睛，不動地注視着對方，輕輕只一彎腰，那副微笑。臉上雖不動而眼和嘴邊充滿可變的微笑，再沒有這時更清楚地流露出靜子小姐的戀慕的情緒了。

「呀，是靜子小姐。」這邊竟把禮儀都忘掉了。可是呢，靜子小姐，我做過你行禮了。向誰——當然是向武先生。並且我絲毫未注意到。我一點也沒想到這最微的靜子小姐的神情。只是一這禮行起禮來，不知什麼的異樣的東西，就充滿我的心頭。痴痴地望對方的臉美着，俯仰地一彎腰，當時親暱的愛情便隱隱地湧將出來。——可是頭來的愛情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却沒有想過。武先生和我之間是如此親近。

某一天，偶然我正在向武先生施禮的當兒，你的影子清楚浮到我的心上。不，簡直是我一若變成你了。臉，體態，一切都做着我的神情，那時的我的身內，連心都換換上你的了。

「呀，這是靜子小姐施禮的姿態。」在一個瞬間方才意識到，我顛顛吃了一驚。突然地把你兩人在我的世界中聯在一處：「不是我，這是靜子小姐在向武先生施禮呢。」我悄悄將你還在武先生旁邊，並起來一掃，發現你兩人竟想不到地配合。

這如若突然閃爍出的神的暗示。

自那日後的我的心願，總想把你拉近武先生。是愛的神祕嗎。和你相合之下，到這時止已不知感到多少次了，你的魅力像個初遇的驚異似的捉住我的時候，我不絕地體悟的事就是武先生。這回我像是變成武先生了。我覺得你可愛，就讓武先生遇見你時他一定會露樣愛你的一般。我是這般地不能把你和武先生分開來想。我這般地向你露歡你和武先生。

「好了。把靜子小姐介紹給武先生罷。」

思付的結果，決定這樣去做以後，我驀然像變了個人，心裡快快了。

實在地，這像虛構的動機——他愈近於虛謊，愈不可捕捉，我愈意識到對你兩人的浪苦的情愛的強烈。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武先生的血緣。我實在不曉得血緣怎會使我那樣無所顧忌。我見着了武先生，便什麼也不想。回到故鄉的心意，就是這情愛的罷。我的心為武先生所籠罩，得以靜靜地寧息着，雖也由於他的人格好，多半也因為我們的血緣的關係。還有，我對於這血緣也體悟過小的反感。不是對武先生，而是對於那周圍我感覺一種無端的苦惱。這血緣妨礙了我呼武先生做我的愛人。

——我現把你拉近武先生而對你絲毫不覺嫉妬者，一方因為我對你的愛情，同時也就因為我和武先生的血緣。

終於，第一天下來了，我們三人的。

靜子小姐，在你的回憶裡，那天的事永也忘不掉罷。

我首先記起禮物開着黑西番蓮，那是九月的末尾。

和你兩人坐到電車裡以後，我才說出武先生也許來了。你裝腔做勢擡起皮氣，不高興了。然而，你和武先生，在我心裡，已經非常親近了——我期待着這兩個個人初次見面時的情景，渴望而殷切。

「……別說了，他還是喚子小姐的那個罷？」

「是的呀。不是從方才就說了嗎。真討厭。」

「哎呀，了不得，多不害羞啊。」

然而你却是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

在河岸下了車，武先生已倚在欄杆上等候着。

「就是那個人。」我低聲說，你使勁推着我肩膀走過來，但走到碼頭，便不動了。

我一個個地跑過去，從旁側猛力撞了武先生一下。

「別胡鬧了。早已知道你們下了電車。」

爲了解開靜子小姐的是否戀人的疑惑，我故意做出了這種親密的樣子給你。

「靜子小姐。」我回過頭來喊你。啊，那時候——臉窗外兩手像按着臉的你，驕然地轉過身之後，順勢即直望武先生的臉，頑皮地施了一個照例的那可愛的禮。腰半往下彎去，你吐出微笑。眼裡隱約露出羞澀。嘴將綻開來，露出整齊的牙齒，立即又輕輕咬住下唇，彷彿制止着發笑，好一派嬌羞氣。多麼可愛的一瞬呀！我都不禁有點心動了。儘管片刻的光景，是怎樣感動了我呀。

「喂，你瞧，靜子小姐。」我味到勝利的快感。我全沒有弄錯。我的預感命中了。這一瞬間，我甚至想到你和武先生停留的地方，我的存在已經沒有必要了。

但是這一轉過去，三個人三樣地都僵住了。

「是那兒，你有想去的嗎？」

「植物園怎樣？」

這樣說着，靜子小姐率先移動了脚步，身後的裙子的「腰板」有點歪了，姿式不大雅觀。我不覺地生出親切的愛護心想跑過去替你端整一下。愛護心，實在是愛護心。因為有這深厚的情意，使我直到後來保全了你。同時保全了我自己，這情意是個最美麗的東西。你似乎體會到我那心意，貼攏到我身邊來。我望着你，一股只要使你幸福我便幸福了那樣的，醇美的溫暖，靜靜地湧溢上來。乘入電車以後，我仍拿出庇護你的神色，立在了你的前面。你沉默不語，玩弄着我的襟帶。

植物園滿都是意氣快樂的行業的人們。站在高得出眾的武先生一起，我小了，你更小了。

「專門部沒有你們這樣低的人罷。」武先生拘束的模樣也稍微活潑了些，可是你們兩人始終不直接談話。

武先生和我說話，靜子小姐也和我說話，連分菓子舖買的點心時，也都得經我的手。我用心把和靜子小姐交換的菓子般的談話給武先生聽，把和武先生的搭訕給靜子小姐聽，我高興極了。

正是落花盛開的時節，嬌嫩的白花綻飛着。青青的草地，四處飄散的翠花，輝耀的初秋的天空，輕輕地在樓邊的人，寫生的人，翻臥在草地上的人，我過去一切都好像點綴你和武先生初會的背景。

「啊，啊，黑西番蓮。」靜子小姐停立住了。繞在白的黃的紅的西番蓮之間，一枝大朵的黑西番蓮孤挺地綻開着。跑到那兒近視的結果，原來那濃厚的胭脂色看像黑的。

「那個？」從身後來的武先生的臉部的熱氣隨了過來，我不由地撇開身去，無心地注視着靜子小姐的臉，貼近武先生的臉了。爲着無所謂的事情熱有介事地忙動着心意的三個人。——一瞬間，我心絃奇妙地波動着，睨視着兩人的，注視着黑西番蓮的臉。走出植物園時，已經過了正午許久了。

二次來到河岸街，去吃午飯。你離開座位的間隔，我像誇獎似的說：「靜子小姐人很可愛吧？」

武先生推我的臉道：「喂，有影響你吧？」

「呀！真嗎？那高興極了。」我輕輕地擦過去了，然而，「相像」這句話使我興奮了。咱們兩人相像的話，誰也沒說過，却是武先生說了。我覺得這一點，其中頗可尋味，始終也忘不掉。

大概我這宛若給兒子和兒媳互相「相看」的，一個人的搗鬼，使武先生疲倦了。

「我可以走了罷。你們兩個人去玩罷。」他說畢就分手走了。剩下的兩個人，在繁華的市街上走着，不知有什麼，先全都沒說話。跟着乘入電車，你就像要顛倒下來地伏到我的肩膀上。也許是累了，你闔上了眼睛。我攙着你的雙肩，端詳着你那美麗的纖手。我一個人返至學校的宿舍，對那周圍的噪雜，引起難忍的厭惡。

靜子小姐。

從那天以後你愈發顯得美麗了，這是我個人的心的迷幻嗎？但總之，我們像驟加親近起來了，確乎是事實。你比以前上學的更早，每天清晨一直就到我的宿舍來。

從二層樓的窗子瞧着你在走廊下的盡處稍微停立，那樣地個體之後便走進來。我彷彿我是武先生似的，心裡很愛你。不過，女同伴之間懷有這樣的愛情，我十足是個罪人。然而，這也許是眼看不見的運命的力量罷。

學校散課以後，你坐在我屋子的簾前，嘴裡叨念着：「真好哩，我也想像進宿舍來。——仍還想回家。但是一齊坐下了，到底想做些什麼呢。我只有覺着幸福心思是若欲含着淚向你說些關切的話般，把內心盡情向你吐露般的真切的緊張，却盡說着些無聊的閒話。流言怎樣會傳開了的呢。是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說：——喂，植物園。」

「除了小姐也不能小瞧哩。」的當面奚落我。我正在窘迫的時候，你從一旁像要更使我難堪似地，偷偷地笑着看我。這時候我生出很奇怪的念頭。

「殺賊也沒用啊。看呀，靜子小姐你的眼裡不是還印着武先生的影子那兒？」使你長出愛苗的，確是我罷。

「再上植物園去呀。」我略略地一逗引你的時候。

「討厭，我再也不去了。你一個人去吧。」

「滑頭鬼。那麼你是一個人去麼。」你哈哈大笑，我却等待着二次的約會。並且總會意外地很快就來了。

由學校去看展覽會的歸途，到集合時間還有二三小時，我沒有向你說明即領你到了武先生公寓的前邊，你面上漲紅嬌羞，與其說我，簡直你更似戀人了。你對於男人獨身的屋子覺着稀罕，一時坐也不坐，拘束地發呆。

仍然是無聊的談話，但一點不覺乏味。是愛情的力量罷。武先生的神彩也很活潑，你看武先生的照像，什麼的。到了集合時間準備回去，臨出門口，武先生說：

「外面很冷，多注意點。」我們走到外邊以後，異口同聲地：「啊，好冷，好冷。」把身體擠住一處，腳自然地擡起來。

靜子小姐
從此一來，我稱你兩個人去訪武先生習慣了，那以後不知怎的我長縮一個人去訪武先生了。雖別無所憾，就彷彿是作孽事，我不知怎的就不能一人去了。我長縮的不是武先生，而是我自己嗎？

跟清，那個多麼我一回到家裡，就覺到我改變了，變得我自己都吃驚。我自那以後總願意一個人呆着。週日往常，覺得家人討厭了。我儘思想着你和武先生。認為只有我應來關心這件事，因之，冬假終了，聽說這出現了個春田叔的時候，我的動搖真是大極。見面之下，你不立刻時報告一件大事似地說了嗎，你的年青的叔父春田先生和武先生熟識的臉上閃耀着喜悅。原以為很遠的人，意外地却發現是關係很近的人那喜悅，然而我却感到像被擊入悲痛的深淵去了。既然想不到地走出了個春田叔父，沒有我該成的事也就能成功。到底你們是該彼此結合的命運麼？不過，靜子小姐，你可別誤會。我所感覺的驚訝，不是對你們兩人。而是對春田叔父這個人。叔父的出現叫我寂寞難過極了。太令我驚了。多麼偏狹呀。太自私了罷。在你這樣率直的人也許會認為奇怪，我爲了克服這驚，下了決心。一定與我自己來趕快使你們兩結合起來。

說實，到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和武先生之間，冥冥裡已有着無言的約束。此時之意識到這事，是我的心覺醒了嗎，還是因爲武先生更進一步地促迫上我來了呢。總之，武先生看我的眼，開始帶着以前所無的神色。說他是武先生憤怒了，也許是我自己炫耀總之，他的眼裡開始流露出一種說不清的，像怨恨我似的光芒。

但是，事已難了。老實說，因爲從那眼色裡，看到了武先生的愛的徵候，我深深放下了心，覺得退身也可以了。臨到此刻來向靜子小姐說這些話，是我不能忘情嗎。但還是說的好。另外一件事也是說出的好。另外一件事……這是你完全不曉也想不到事。

那時，武先生寄來一封出乎意外的信。寫着「有話和你談，單個人來一稿」的簡單文句。約會的那天治大雨。

「唉呀，這樣雨天出去……」公寓的老太婆露着差異，我登時臉紅了。

「衣裳全淋透了了啊。」武先生意若要站起來推我的肩膀，但是祇做出那一副神氣，仍舊坐落沒動。我透過隔窗的玻璃，瞧着院裡被雨吹打着的不知道名子的花，一邊等待着武先生的話，可是他什麼也不說。沉默得時間過長也殊不自然，於是我小聲地促問他道：

「唉，有什麼事？」
「唉，你想是什麼事呢？」

「不知道……」
「一點不知道麼？」

「不，是……」
「稍微知道一點麼？」

「唔！不過是我個人的猜想。」
「猜想也好，你說說看。」

「唔，哈哈……太滑頭了。」我紅着臉笑了，他猛地沉默下去了。過了片刻，改了另一副神色又道：

「不就那麼簡單了嗎。決定了什麼方針？」

「方針是什麼意思？」我簡直想即刻打斷這對話。

然而這回武先生強硬起來，不放棄我這種態度。猝然提起我的兩手，把牠們握到自己兩手裡，坦白地說了。

「不行，今天不能再馬馬虎虎。這是你和我的大事，那麼我要說啦。你愛我能。」

「唉。」
「那麼，結婚也沒問題的罷。」

幸而迫近這地步，我已什麼感覺也沒有。只覺着被兩隻大手捉住的我的手，那是武先生的手。

我任他那麼捉着手不動，呆如地停了半響，突然伏下臉嗚嗚大哭起來。爲什麼這種時候會掉淚呀。過了一會兒武先生不作聲地把手放開了。

我哭不多時，忽後地翻省過來，武先生這樣跟我誠懇對待，我怎好一味撒嬌任性呢。現在的確是緊要關頭。措掉淚珠以後，率直地講出來，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的話：

「我動輒好哭，太不像樣子了。請你原諒。可是，也因爲是太喜歡了。」

「果然嗎？謝謝你。」

「不，你弄錯了。不是結婚的事。」

「不願意麼？」

「唉呀，不願意這話有些過分。我怎麼說好呢。結婚這件事太過分了。」

「你說的些什麼！是你和我的心事呀。」

「唔，要是和別人，我也不會覺得什麼過分不過呀。」

「唔，我說的認真。實在地說，我愛你，甚至覺得結婚有些受不了他愛你。就是不結婚我已心滿意足。我要和你結婚，就和更討厭的人結婚就可以。不過，我不想結婚。在現我誰也不想和他結婚。」

說完這話，我全幅信賴地向武先生瞟去，武先生用可憐的眼光回顧着我：

「這真出日本心麼。不後悔呀，此話就說罷。」

當下我像孩子似地噙着點點淚，淚水又復溢滿了眼睛。

過去這一陣糾葛動之後彼此都恢復了清爽的心的平靜。我又做出初進來時的姿態去望被雨吹洗的庭園，非常秀麗。兩人之間元是造成了一個隔閡的，兩人之間反復覺得比以

前更增加地顯露出醜態了。武先生在我身旁，不，即令不在身旁而感我與武先生這一對來說，就只這一點，我已十分氣平心安了。

大家已經都走開了，你和我在靜謐的校園的藤花架下散步。只有兩人的小皮鞋在鋪天的泥土上。看見一塊小石子，我踢了一下，你笑着又往前一踢。我踢，你踢。我幾乎想說：這是我們兩人心中相投的證明。

「喂，靜子姐，這話未免可笑，你在家裡能隨便任性子了嗎？你父母親是比較自由的人下？」

「可惡呢。我多嘴都不任性子。不喜歡你。」

「靜子姐，這可是有點突然，若是武先生說他愛你，你怎樣呢？」

「唉呀，太缺了。你戲弄我？你想叫我丟人的麼？不是，你已經和他好好了。」

你顯出驚異之色。我百般設法地告訴你，我和武先生之間，不過像兄妹般要好，我們的關係並非要結婚的關係，實在說來，我之領你去植物園，全為想使你和武先生結合。

「唉呀，糟極了，糟極了。」

「你的話少起來了。我也扶著你的肩膀，沉默許久許久。」

「我比你還受了激動。我對於自己所作的事，毫不覺得不自然，而屬於清白的忘我狀態。雖然你立刻笑起來了。兩手按到臉上，哭的簡直像個小孩子。」

「可憐的靜子小姐，我每想到當時的事，就似乎了解了做母親的感情是如何的幸福。我或者比你還幸福了。我無窮的你的愛，你道：」

「唉，上來了呢，靜子小姐，冷不冷？」

「就走不？」

「那再走一會兒。」

「我們並肩走下水池那邊。睡蓮的葉子發着磷磷的光。」

「我呀，我，不願意活到多大年紀。」你說。

「這靜子小姐，怎麼的了？」

「我還是那麼想着，我呀，我沒有像今天的喜歡的了。現在死了真好。」

「我也喜歡了哪。」

「我擔心離開學校，和你分手了以後，如何是好。我懦弱極了。一個人什麼事也辦不了。」

以後我們就跑到池邊，在悠長的時間裡，沉鬱地聽着鯉魚游來游去。

那一天別開你回至家中，我像騎士般洋洋得意。武先生軟弱，你也軟弱。堅強的只有我一個。

自那以後我們宛如一對戀人。你跟我撒嬌挑情，就像你在跟武先生撒嬌挑情一般，我像武先生愛你的愛着你，我幾乎覺着自己的血裏，流着武先生的血。我的心意雖然堅決地打定了，你和武先生之間，却仍毫無接近的神氣。怎樣來進行這事好呢。我愛你們愛的感強烈，我感希望快樂。尋找到漂亮的方法。

「我這你也會武先生的時候，你總說殺人地含羞羞，一陣搖頭。彷彿無措之間，多恨又了。我決定給武先生寫了一封信。全沒有寫動武先生我的意見。只把那天在池畔互相

說的話，你笑了的事，我感覺了巨大的歡喜的事，僅照實盡力直白地說出了。直到武先生回信為止，約費去半個月光景。那封武先生的信，現在還原封在我這。一日前竟弄成那樣的聚會，談論不了了之。可是我還想再見你一次，想讓你原諒。你正說的那反面。」

由這樣的話開始，然後為你的事情。

「老實地說，我也很喜歡靜子小姐，倘沒有你，我也許更愛靜子小姐了。……我因為從學校畢業得此你們晚一年，所以這問題不必那樣匆忙。我想直接和靜子小姐進行談判，不和向靜子小姐轉個彎進行。」

武先生的信用這些話結束。

靜子小姐，你猜讀了這封信的我，是怎樣一副神情？如意完成目的而坦然安心了呢，還是過於如意而覺着莫名的寂寞了呢。兩方也許都是事實，但我首先思想的：是「啊，男人真是強者呀！」

我實在這痛切地思想了。雖然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意義，可是一思想「啊，男人真是強者呀！」這話，一個人走着的武先生的影子就會清楚地浮現出來。他的樣子似我不需要同伴者，可是，女人則不如此。我接觸了可以說是在宿命的這弱點，我才忽然地明白了是女人的一切的，在男人停止是半分，不覺覺得像被遺落在後邊了的心情。然而引起我這感內是否由於武先生的過於果斷了呢。或者是因為我們對於自己的將來決定得過於早了，因而覺得驚異了麼。或者是我的紙筋使然的麼。

實際，我推想的结果要更複雜些。等待着開些更浪漫的花來的。我推想自己將演一齣更堂皇的場面的。

但是不要再追想了。所有都一如我的願望實現，我對於這從心裡高興着也全非假。不久，隨着畢業，和你分別的時節到來。

你和武先生的結婚式是在整年過節的前夜。

那天，東京飛着冷雨。那一日一夜真是顯得長了。我覺得時間好像靜止着，一個人在屋裡簡直有些呆不住，什麼也做不下去，我突然地流下淚來。

不是悲傷，而是我懷着一副愛情，今天去祝賀的客人只要我去了就行了，而這個我却覺得很遠，因而寂寞了。

你們在武先生的故鄉舉行的典禮。但不久武先生即來東京任差，你們立了家庭。

四月，你們之來東京，在東京的新婚生活，不，我們三人一同恢復舊日的情形。我感謝神，我信服了愛情是通天的。

每月初，先是武先生來東京準備諸事。我和武先生直到竟安現在靜子小姐住着的房子，跟着在東京車站去迎接你。你把武先生的身體做一面橋，羞澀地探出個臉來。我繞到後邊猛力敲着你的肩膀，你「啊」的響一紅之後。和往日相同頑皮地跑，腰去。

「你來啦！」

「你像要起臉來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哩。』」

「這一向不容易罷，你來了好極了。」

「我也以爲你也要變多了來的。」

「我沒有什麼可變的。你才真變了呢，像太太了。」

「真的，你更加美麗了。臉色光潤，真是一副幸福的臉。一舉一動表現着實心的自信。」

着手整理那郊外的家什的時候，我分明覺察到了。——你用嬌貴的纖指展解着結實的繩子。擔心受傷了，纖嫩皮膚，你兩家物發着聲，忽然停止下來，抬頭看武先生。武先生不作聲地即刻解開。你一個人抱着大抽屜正要往高處安放，武先生則過來伸手扶一扶，你却順勢把物交給武先生，去做別的了。

「哦——我這道。這就是家。我沉醉在那現像裡邊。這不是從前沒見過的另外一個靜子小姐嗎。不是從前沒見過的另外一個武先生嗎。」

「覺得好像沒什麼，也頗不少哩。」你的神情全不覺累，意味頗爽。

「你過來看，那花真好看。」

「我們二人剛併坐二樓的欄杆上，馬上武先生就打下邊招呼。」

「就做到這地步了罷？靜子會愛壞了呀！」我說。

「實在是熱呢。武先生也坐到我物上，露着孩子似的神情呼了一聲，望着我道：『又覺得老看這們內好，彼此彼此。』」

「黃昏，我這身都疲倦了，回到家裡，自思悠長的公廩生活要繼續到幾時為止呀，寂愁胸臆，不覺有個什麼來支持自己。」

「這都是什麼呀。這是我期待的喜悅嗎？四面的牆壁陰冷，牢獄般的難以越過。我甚至覺得在這兒的對方那面所有幸福和己身全然無涉，像被拋棄了的心情。我期待的不是這個東西。」

但是，我也被淒涼的歡喜纏繞着，靜子小姐的嬌態，羞慚的眼，抑止着笑的嘴，團團地映到我的眼裡。

「你們兩人的東京，你們兩人的東京。」我像念着咒語地睡去。

天亮了，我一心趕着見你們。不能再等到早晨就睡去，電車也覺得令人着急。懷着宛如去一風風雨吹散的花一般的不安和期待。

到了你家前邊，才覺未免過早，難為情起來，畏畏縮縮拉開門，你已經緊上雪白的圍裙，變成一個美滿的新夫人了。當時百感交集，注目凝視着你。於是，你。

「呀——討厭死了，看什麼。」

「簡直像認錯人了，我吃驚了呢。」

「你起得那麼早，就已經打扮的很整齊，所以我吃驚了。」

「不善罷。喂，他說今天過年去買東西。你當個先生罷。」

「這先生也不大靠得住，不過家用東西什麼的。」

「他——他說要你去二樓去一趟。方寸起來，呆坐着呢。」

把你留在樓下走到二樓，背衝着朝陽射入的簾子，武先生在悠然吹着紙煙。

「呼。」的一聲，顯露頭的武先生，披著圍裙的靜子小姐，都有一副我不懂的表情。

……坐在靜子小姐的蒲墊上，兩隻青緞。即此數端彷彿就己經可以看出兩人的生活了。像偷着不許的東西似地，我把眼一溜，花隔子裡任意地擲着武先生的表，紙煙，手絹之類和靜子小姐的手提包，金質的摺扣。我還不真於這清涼與寂寞氣氛的新鮮的幸福。看見什麼胸都發着聲，臉上發着。

「什麼深都不完全呢。」你說。

「清涼的食桌，一切都証明是新的開始，沒有一件點綴出往昔的回憶的東西。我感覺到被遺棄了似的寂寞，又更被棄在前路的悲哀。午後在百貨店買東西，那一件件也都在家成你們生活，我那裡個先生，我只有抱異地有着你，一縷一縷地繞過那全不曉得的瑣碎的日用器物。這就是昔日的靜子小姐麼，我覺得那裡有一種阻我和你的愛情的回憶的東西，忽然把眼睛移向武先生那邊去，他把買東西的事全交給你，活靜地呆着。我心裡覺着說：『啊，就是這個人。這個人把靜子小姐改變了。二人分明地開始了新生。』

多麼淒涼的嫉妒呀。然而，到如今有什麼可說呢。因為你們，我也把自己改變了，我才開始理解了家庭的樂趣。使得我愛你們的生活，遠超過我自己的自由生活了。

我寫一寫當時僅有的一次，又回到往日的歡悅裡的那天的事罷，那是初次迎你到我公廩來的那天。

那天，我懷着一個極大的期待。我尋思着：一點不懂居家之事的你，若到這屋裡定會看見的。

我在車站的樓梯上，「哇」地跳出去，拉扯你，你吃驚地「呀」了一聲笑了，看見你那副笑臉。我像尋獲到遺失的東西的，歡喜欲狂。

二人一頂說說笑笑，併肩走上緩緩的斜坡。掩好房門，此時再沒有任何東西來隔開兩個人了。裝飾簡陋的灰冷的屋子似覺栩栩生暖。一段柔謐的沉默之後，我殷切地向你說道：

「靜子小姐，這麼一來，又像和從前一樣了呢。彷彿不會有什麼的，一切彷彿夢幻似的……」

「是哩，我也正想說呢。我連你從前穿的衣裳都記起來了。」

你這樣說，眼光帶出憂思的神情。我看見那眼睛，一瞬間閃起許多事情。——二人坐着的校閱的椅子上，落着落花，白色的球圍墜下來。你的纖指擲着青絲線。屋子的火爐畔的，靜子小姐的瘦瘦的肩。含着淚的美麗的眼……

我這珍愛着任事了，實在有些寂寞。

「你說這話的話，我心裡不好過，前些日子還和他兩個人談過來的，你到在那方面覺得滿足罷呢？」

「呀，多心了嗎？我不是說現在有什麼不滿。你也來東京了，不就好了麼。和你的意思不同，我祇是說，老是苦苦地清楚記憶着往時的事，所以有些寂寞。」

「聽。那我明白，可是我說的對嗎？誰能來像你這樣好的來對待了我之後，也會生這種心脾的呀。你要不得到幸福，我心裡委實難堪，近來常那樣想。前些天還跟他說來的，你能得到比我更大的幸福才好極了呢。」

靜子小姐帶些悲憤地小聲囁語給我聽。我與其說是高興了，不如說是被感動了，我知道還是自己錯了，不該讓你感覺那樣心。於是，我說道：

「靜子小姐，性子太溫厚了。好啦，我馬上就弄到靜子小姐趕不上的那樣幸福給你。所以每天用功着。」

「用功就可以得到幸福的麼，我一向覺得那是一種自慰的逃避。」

「逃避？連靜子小姐也說這話麼？」

「我跟他說過了，不要一個人在這地方，靜子小姐也到我家來罷。我們兩個人都願意你來，三個人生活才好呢。」

「不過，我一笑了，淚水流出來。」

「傍晚送走你，一個人回到公廩裏，寂寞雖然寂寞，彷彿那裡漂着你的氣息，我再不感覺不安，平心靜氣地睡單人睡的床。」

三二。五月末日

血債

(獨幕劇)

司空彥

日時：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場所：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人物：米雷（法國人，職務是西探，是一個有骨兒很面孔的人。）

郭士元（陰毒都可以在表面上顯出，他和法捕房頗有關係，是個甘心作西人走狗的流氓，亦即上海所謂「白相人」的一類。）

李秀英（很摩登，很浪漫，也是「女白相之流。」）

張老板（誠記鞋舖的老板，一個忠厚而老誠的人。）

張金海（青年學生，但却是個性格堅強的人。）

彭雙龍（青年學生。）

景：一間捕獲的辦公房裡，正面設置寫字台和轉椅，除了旁邊擺着幾個椅子，牆上懸着世界地圖，和幾件普通警察必備的傢俱之外，一切都極簡單，但是還清潔。

（開幕時，西探米雷嘴裡啣着雪茄烟，把脚蹠在寫字台上，神情是十分帶着法國人的浪漫清味，然而，也十足的高傲和自驕。

這時，郭士元坐在寫字台旁的椅子上，做出很卑屈的笑臉來和米雷談話，諂媚的神清是已經溢於言表了。）

米：上海的天氣，真討厭得很，你看，那四月了，還是有些涼意，像我們法國，這個時候正是春暖花開，那個年青人不領着娘兒們跑到郊外去逛逛？這個窮地方兒，冬天冷，夏天熱，春天又時常沒事兒滴達幾點子雨，要是穿一雙像樣兒的皮鞋，走這麼一趟，就都糟塌了。想起來從前的巴黎的時候兒（出神地呆視，像在思憶着什麼）……不知道倒什麼霉，跑到這豬窩一樣的中國來。郭士元，你說是不是呢？

郭：（諂媚地）可不是嗎？我們上海，不，我們中國，簡直的太糟糕了，春，夏，秋，冬，一點好日子也沒有。真是像您說的，豬窩，不，簡直的比狗窩都不如，你看這街上，這髒髒，這塵亂，窮人，壞且又這多，所以說中國人是狗，中國這塊土地，就是狗窩，這話一點兒也不過份，要是跟巴黎一比，那簡直是天上地下，您說，巴黎是多麼乾淨，多麼漂亮哪！

米：噢！你也到過巴黎嗎？

郭：噢……（忸怩地）我倒沒去過，不過，我想巴黎一定是很乾淨，很漂亮的地方兒吧！

米：哼，巴黎不光是乾淨，漂亮，那娘兒們也比中國的強得多，到中國來，想玩兒一個好娘兒們，都找不着。

郭：可不是嗎？上海的娘兒們雖然不錯，可是要跟巴黎的一比，那可就差的太多了。

米：提起來娘兒們，我想還是那個李秀英不錯，其實呢？臉子長得倒也平常，可是說不出來哪兒有那麼一股子勁兒。

郭：可不是嗎？那個娘兒們就是那麼多麼點兒勁兒能招人。

米：不提她，想不起來，又有好幾天沒見着她了。

郭：那還不是容易事兒嗎？米雷先生有的是大洋錢，只要您賞臉，招呼她一下兒，那不是能够隨便就開開心嗎？

（門開，李秀英跑入。）

郭：你看，說曹操，曹操就到，秀英！你的耳朵真長，米雷先生剛一唸叨你，就像有耳報神是的，馬上你就趕來了。

李：別說了我找你們有事兒，郭：什麼事兒？

（李俯郭耳語，郭聽完面上有欣快色。）

郭：這樣辦也好，本來那個誠記的老板太可惡，他從來就不買咱們這份兒賬。要不給他個厲害的，讓咱們在這上海灘還怎麼混呢？

米：什麼事？你們這鬼鬼祟祟的？

（郭趨前與米雷耳語，米雷稍沉吟。）

郭：這有什麼？幹這些事兒還不是家常便飯，再說，衝着秀英的面子，怎麼也不能不管哪！

米：好吧！（用手摸一下秀英的臉蛋兒）那麼，就衝着妳吧！（向門外）李翻譯！李翻譯！

（李翻譯走入）

李翻譯：什麼事兒？

米：你派兩個警察跟着李秀英，郭士元，一塊兒走一趟。

李翻譯：是！

（李翻譯，李秀英，郭士元退出，米雷重新擦火柴吸煙，神色很安然。）

（少頃，李翻譯走入。）

李翻譯：已經派人跟他們去了。可是，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米：這個你不用管，反正，回頭有個熱鬧給你瞧。

李翻譯：這些日子，咱們這兒簡直的沒事兒，幾天開着可真沒勁。

米：誰讓你不找點兒事做？你

看看郭士元，這傢伙可真能辦事，他真能在雞蛋裡找出骨頭來，你瞧咱們這個巡捕房，要是沒有這種人給帶忙，光靠着掙幾個錢的薪水，那肚子早就餓癟了。

（李無話可說，覺得很羞慚，便摸出紙煙吸，一面做出很無聊的樣子，舞台暫時沉寂，外面有小販叫賣的聲音。）

（半晌，外面起了嘈雜的人語和紛亂的脚步）

米：你聽，老郭他們來了這傢伙真麻溜。

（李翻譯立起像是準備着做什麼，可是，外面依然是紛亂却沒有誰進來。）

李翻譯：這是怎麼回事兒？

（一邊說，一邊打開門向外看，米雷呆視）

李翻譯：喂！他媽的，你們在這兒吵什麼？媽的，你們這羣混蛋，也不睜眼看這兒是什麼地方。外面的人聲：這個人快餓死了，只剩一口氣兒，誰來找點兒水給他喝！

（李翻譯走出）

李雷：媽的，這有什麼大驚小

怪，他媽這年頭兒死一兩個中國人那算什麼？滾開！你們都給我滾開！

外面的人聲：先生！這個人快死了哇！

李雷：滾！滾！少費話！

（有打人的聲音，米雷快意的吸着雪茄煙，少頃李翻譯走入）

李翻譯：這羣中國人真沒辦法，中國人一天死幾個算得了什麼？餓死就餓死，老他媽的囉囉還能夠擋得住他媽的沒飯吃？

（外面又有人嘈雜聲。）

李翻譯：還他媽的在嚷！

（李欲走出，門啓開，郭士元，李秀英，帶領彭雙龍，張金海走入）

米雷：什麼事？

李秀英：昨天我在他們店裏買了一百多塊錢的絲襪，當時丟了兩張洗衣票，那是在藝華洗衣廠洗的兩件大衣和一件襯絨袍子可是等到第二天去到藝華掛失票的時候，他們說已經被人取走了。我就問是什麼樣的人？他們說是個學徒模樣的，我想也許是自己忘到誠記鞋帽店了，就趕去打聽一下，誰知道門居

然不承認。

米雷：（面向彭雙龍）你是購記的學徒嗎？

彭：是的。

米雷：那麼一定是你把她的衣絨袍子取走了。

彭：我沒有，這位小姐昨天到我們店裡買了些絲襪，第二天就說丟了洗衣票子，要我們賠她二萬五千塊錢，其實，我們連洗衣票的影子也沒有看見。她後來就跑去找了警察來，他們硬說是我把她的衣裳取走了，並且他（用手指郭士元）還打我的嘴巴，可是，實在我沒有看見他的票子，後來，他們就把我帶到這兒來。

米：你胡說，既然這些衣服被人取走了，那一定是你幹的，你不用狡賴，趕緊拿出來完事。

彭：不，這是冤枉的我沒有看見他的票子。

李翻譯：你這東西到了這兒還敢抵賴。

彭：我真的沒有看見哪！你們不要冤枉我。不信你問張金海，（用手指張金海）我真的什麼也不知道。

李翻譯：哼，不給你個利害，你也不知道。

（李翻譯，郭士元強拉彭出去。隨之門外有打人的聲音以及彭的呼痛聲和呻吟聲。米雷拉着李秀英的手和她調笑，這時，張老闆倉連跑入）

張老闆：您不要打他，這是冤枉的。

米雷：放狗屁，你是做什麼的？

張老闆：我是誠記鞋帽店的老闆，這事我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

米雷：胡說你敢帶着他們狡賴！

張金海：（憤怒地）你們這些傢伙，這不是故意害人嗎？你們說我們拾着洗衣裳票子，你們有什麼憑據？隨便硬說人家犯罪，就拉到後頭打人，天下還有王法了麼？

李秀英：你們都是一伙的，你還敢胡說。

張金海：妳……你這個娘們，說妓女又不是妓女，說野雞又不是野雞，可是你比他們更無恥，更卑鄙。妳勾結外國人來欺負我們中國人。妳仗着洋勢力，來殘害你的

同胞。你冤枉我們，妳做出圈套來向我們詐錢，敲詐不遂，妳就用陰狠卑鄙的手段來坑害人，妳跟流氓

，外國人串通一起，幹出無法無天的事情，妳……妳這個沒有人心，沒有天良的東西。妳……妳是一隻走狗，你是一個連狗都不如的東西。

（張金海搶前欲打李，被米雷跳起，一拳打倒）

米：他媽的，你敢造反嗎？

（郭士元走出，見狀急趨前拽張金海）

郭士元：你敢罵人，他媽的，讓你嚐嚐滋味看。

（張金海被郭拽入，碰擊與呼號之聲頓起）

張老闆：這……這真冤枉，我求求你，我求你不要讓他們打他吧！

（向米雷跪下）
米：不准你再說話。

張老闆：不……我不敢拿我的買賣，我的身家性命做保證，他們是不會做犯法的事的。

李秀英：這只要你賠出來一萬五千塊錢就拉倒。

張老闆：小姐！我實在拿不出這筆錢，妳想，我們這家小買賣，

通共只有一間門面，剛剛開張，有兩個本錢也都整出去了，一時妳教我那裡找這筆多錢呢？

李秀英（冷笑）：那恐怕就沒有這麼便宜吧！

（門外張金海慘叫，衆人發楞，李翻譯跑進）

李翻譯：不好了，這小子危險，這兒有火酒嗎？

（從寫字檯裏取出火酒瓶，慌忙跑入，米雷、李秀英隨之跑入，張

老闆立起，焦躁的在舞台上走着）

張老闆（急遽地）：這怎麼好，這怎麼好……

（半響，彭雙龍狼狽走出，面上有血痕，張老闆急攙扶坐椅上）

張老闆：怎麼樣？怎麼樣？

彭：（吃力地）張金海恐怕不行了。

張老闆：怎麼？怎麼回事，你說，你說……

彭：我被他們拉進去，先是一頓拳打腳踢，跟着又把我的身體豎起來往鼻子裡灌涼水，後來，他們又把張金海拉進去，不由分說的把

他放倒，一個人坐着他的頭，一個人坐着他的腳，另外用木棍往他的胸前跟頭腦骨上打，再用冷水灌進他的鼻孔，他真的受不住了，大叫一聲就昏過去了，他們不叫我再往下看，就把我給推出來了。

張老闆（吃驚，憤恨地）：這簡直是活強盜，天下還有公理嗎？

（門開，郭士元，李翻譯扶張金海進來，張金海滿面血流，無力倒地，張老闆趨前扶掖張金海，手觸其頭額，血沾染滿手）

張老闆（半瘋狂的驚呼）血！血！

（張金海勉強抬起頭）
張金海：我……我是不成了，血……血的債，我們要用血來償還……

（無力頭伏落地上，張老闆，彭雙龍搶前看視，郭，李茫然微笑）

（半響，張老闆，彭雙龍立起）

張老闆：他死了。
彭雙龍：（茫然地自語）對了，血的債，要用血來償還。

新運動，使其發展，使其進步。
四運動以來，是表現了他們指導社會，指導運動的力量，一五四運動結

果，不消說，已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大書特書，自受全體人士擁護，祖國是中國偉大的歷史運動。
今日處於更生時代的潮流激湧中，我

們文化工作者應如何把握住時代的要求，使過去一五四一以來的精神繼續向前發展，以至完成。我等應站在前線去執行這使命，此亦可以說本屆大會的第二

個意義。
最後，本人以大會主席的身份，希望會員各位能充分提出意見大家研討，藉以充實我們協會推動的力量。

希達成建設新時代文化的使命

——教育總署督辦蘇體仁訓詞——

今日華北作家協會，召開定期全體大會，本會成立以來，為期雖短，而於華北文化之進展，影響實鉅，當茲非常時局之下，荷華北作家於一堂，集思廣益，協謀推進其意義之重大，自不待言，本人對於此番盛舉，實感莫大之欣慰與深切之期待，吾國過去文化，流源遠，實具有光輝燦爛之歷史，惟近年以來一般文藝作者，非流於浮蕩，即失之消沉，對於各方之表現，殊渺共同之目標，當此所謂參戰體制之下，諸君應時勢之要求，精誠團結，一致奮起，毅然以復興華北文化確立國民中心思想為己任，此種精神，至堪欽佩，惟轉移風尚，端賴宏毅，深望諸君今後本此精神，再接再勵，對於已往因循頹唐者，等習弊，力予矯正，務使全般社會，由於諸君之努力領導，發其振奮刻苦自強不息之精神，從而適應時代體制，達成建設新時代新文化之偉大使命，此則深冀全體會員諸君，今後齊加奮勵者也，茲當大會召開之際，爰貢獻數言，願共勉旃。

（教育總署文化局長劉士元代讀）

擊滅美英乃是全體文化人的責任

——新民會副會長喻熙傑致詞——

華北作家協會是一個青年作家的團體，所謂青年並不是年樹輕的意思，乃是指導現在在座諸位所表現的如火如荼的青年精神革命精神來說的。此次全體大會雖然不是創辦的第一次大會，但却是本年度第一次大會，並且也是作家協會成立以來第一次在春天開的大會。我們知道青春與青年是有特殊密切的關係的，所以，我想，諸位以蓬勃的青年精神，逢此革新的時代，當作家協會發軔之始，而感茲芬芳季節的青春，必定覺得格外興奮，格外愉快，因之也必能有新的努力而使作家協會獲得更好的發展與成功。古人有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當茲盛會，本人願略加發揮，以激起諸位的奮勉。

作家協會的產生是適應社會的要求也是適應作家自身的要求的，作家協會是調節作家利害，也是保障作家自身的利害的，作家協會對外尋求作家與全社會的諧和，對內致力作家個人的發展。因此，現代社會環境的複雜實是產生作家協會的基因，而社會對於作家的齊一意志，集中力量之要求，實為作家必須通過協會而發展的要領。例如言論自由，版權，版稅等問題都關係社會保障，集體協力，應付這些，實非個人力量所能濟事。又如作品的發表，發行，新人的發現提拔，從前往往受有個人主義的影響，因而發生弊端。今後欲掃清積弊，適應社會要求，作家們就需要徹底改正自由競爭的作風，而採取集體競賽

的新辦法。只有這樣才能不抵觸全體的利益，也不違反個人的發展，也只有這樣的發展才是正當的。而這些顯然是協會的責任又如和作家們具有密切關係的出版界，遭遇戰爭已有很大的變動，怎樣才能使作家適合戰時出版界的要求，作家怎樣才能明瞭這些實際情形而適應之，這都非個人問題，只有協會才能給以解決，由此，我們可見華北作家協會的產生是多麼迫切的需要了，並且只要華北作家協會走入正途，其前途是未可限量呢。

附帶，我再說一說：戰時下作家的責任問題。自從我國參戰以來，從文化思想上擊滅美英乃是全體文化人的責任。我們知道我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盲，因此知識分子的地位異常重要。知識分子今日是負有異常大的使命的，作家們要以社會的領導自命，充分發揮其指導性能。要實踐新國民運動，遵循我們反對封建自由主義的文化革新路線，發揚東方遊藝精神，發揚第三文化，肅清英美思想，英美體制，英美餘毒，剷除封建劣根性。如此，才能自新新人，自救救國。相信作家協會今後，能在这方面多加努力，而完成偉大時代所賦予的偉大使命。同時，際此青春佳日，美景良辰，尤望會員諸君，本過去革新精神，益加奮勉，前進，以不負此大好春光，謹祝諸位進步。

（新民會宣傳部第一科科長徐冽代讀）

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是極積的「建設文學」

——情報局局長管翼賢致詞——

作家協會自去歲成立，迄今已屆一年，為時雖暫，而協會諸君子，以生花之筆，出其神筆，凡所著述，咸與日俱進，而社會明達之士，均致推崇，此非本人之諛詞，實乃一般之評語，從此相繼相繼，碎動驚發，形見協會之前途，當能蒸蒸日上也。

惟是，吾人取「春秋實備賢者」之義，而欲向諸君子略覓鄙見者，文藝之為用，至足影響社會之風習，時代之背景不同，則文藝之方針，亦當隨之而確定。中國立於現階段，有人以復興固有文化為號召，然就鄙見觀之，舊文化之長處，固當發揚，而舊文化之短處，亦必剔去，換言之，中國今日所需要者，非消極之「消閒文學」乃積極之「建設文學」，文學而云建設，是不能不與現實生活，互為關聯。易辭以言之，即需要「指導羣體社會，促其向上，並補助民衆認識時代」之作品，故其內容，必須有生機，有熱力，抑且有「

作人之指標」此種作品，方有時代之價值，蓋社會人士，既已頹廢至此程度，若再以風花雪月之詞藻，與夫靡靡香豔之聲歌，以為彼輩精神食糧，此無異飲毒酒於垂危之人也。諸君子，諒早鑒及於此，而均能諷諷才智，以從事「建設文學」之著作矣。

抑有言者，協會會員諸君，大都以文藝作家為多，而文學評論家，及政論家，則加入甚少，此後其望推廣範圍，多予吸收，蓋能綜合多方面之知識，互為切實，此不僅有助於社會之改進，抑為個人進德修業之絕好機緣也。

最後，謹述梁任公之言，以為諸君祝曰：「獻身甘作風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深願諸君子執此二語，為前途奮勉可也。

（情報局第三科科長張鐵笙代讀）

以「真誠」一來相互團結

——日本文學報國會代表河上徹太郎致詞——

本人在此天氣很好的時候，更在此風景很美的故都，得有機緣出席華北作家協會的會員大會，很覺榮幸。

我們在日本所組織的文學報國會，也就是日本全文化人的一個團體，日本全文化人所以集合在一起，便是因為時局所致。

文學並非政治。但文學有個特點，這個特點便是誠實，所以在這一點，無論中日文學者，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深希望諸位會員拿出真誠來與我日本文學者相互團結，近來我國和貴國中間，關於文化交流一事，似乎已被注意，但我希望勿形成為形式和口頭談話。

我這次到貴國來，名譽上是為了中日文化交流工作，但是我輩不願走形式，願意真實的交換，誠懇的團結。

如果我是一個政治家的話，回國時一定要有報告，但我不是政治家，所以也就用不備寫什麼報告書。但我所希望的是，能於貴會諸位會員中間觸一些真誠的情感，備作歸國的禮物。

祝華北作家協會

——中國文化振興會代表陳紹斐致詞——

華北作家協會成立以來，迄今半載有餘，為日雖淺而功效卓著，觀其向各方推遷並交換之作品運動，以及派遣作家觀察等項，其已昂揚了文化的情緒，推動了文學的進展，殆可斷言的。今者華北文運的沉寂諸難作者們的熱情為之打破，我們要身親發揚文化及開發華北文壇的責任，以最大的努力，破除萬難，使今日的勤勞，換來他日燦爛光輝的收穫，這是我們所最期待的。

華北作家協會值此春風浩蕩之際，開全體會員大會，商討年間的一切行事，我們但願此後能本「文學須反映現實」的原則而產生真正的偉大作品獲得發揚文學之使命，而重建華北文壇，是為我們對華北作家協會的一點希冀。

新的努力新的精神

——新社會北京市總會事務部長胡漢翔致詞——

本人雖然不是作家，但是也是本會會員之一，所以我不願說什麼客氣話，願以百分之百的熱誠希望本會在新的標幟之下，新的努力之下，新的精神之下，大家往而進行，達到嶄新的路上去。

祝電一 (司儀宣讀)

敬祝貴會會員大會開幕並希今後為建設新文化努力是幸。

中日文化協會理事長緒民誌

祝電二

不克出席參加貴會會員大會為憾謹祝大會圓滿完成使命。

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長山田清三郎

祝電三

敬祝本會民國三十一年度春季全體會員大會開幕並祝全體會員健康。

華北作家協會天津支部同人敬賀

華北作家協會成立迄今會務進行狀況概略報告

本會幹事長柳龍光

華北作家協會自去年九月十三日成立迄今，各方面均頗有進展，茲將其工作概略報告如下：
1、承辦委員會之整理成立大會後一切事務。
2、舉行幹事會議九次，第一次在十一月九日，第二次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次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四次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五次在十二月九日，第六次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七次在十二月二十九日。

本會幹事長柳龍光
在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第八次在三月五日，第九次在四月二十三日，第十次在五月九日，第十一次在五月二十五日，第十二次在五月二十五日，第十三次在五月二十五日，第十四次在五月二十五日，第十五次在五月二十五日。

推舉大會議長，副議長

分組審查主任及委員

旋即依序推選大會議長，副議長，及事業，出版，學術，各組分組審查主任及委員全體如下：
大會議長 張鐵笙氏。
副議長 王石子，徐白林二氏。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六期

華北作家協會三十一年度春季全體會員大會

- 7、後援已故會員江寄萍氏追悼會及籌款遊藝會。
 - 8、招集出席華北各雜誌社第五次治運工作報告會。
 - 9、舉行本會三十一年度新年會員同樂大會。
 - 10、舉行歡迎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長山田清三郎氏座談會。
 - 11、舉行歡迎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長山田清三郎氏座談會。
 - 12、舉行歡迎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長山田清三郎氏座談會。
 - 13、舉行歡迎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長山田清三郎氏座談會。
 - 14、舉行歡迎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長山田清三郎氏座談會。
 - 15、舉行歡迎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長山田清三郎氏座談會。
- 事業組審查主任：張鐵笙。(委員) 馬秋英，徐羽冰，張洪濤等四氏
出版組審查主任：徐白林。(委員) 顧湛，洪偉明，張金壽，李道靜等四氏
學術組審查主任：王石子。(委員) 王真夫，李景慈，陳松齡，王則等四氏
- 今天我們大會午會前預行終了，由主席張鐵笙幹事長致謝詞略謂：
敬請諸君留意。午後繼續討論提案現在請共同攝影，午餐。

大會議決案共二十一件

全場熱烈討論圓滿解決

下午二時繼續開會，由小組主席發言，報告大會各組討論經過，並提出各組決議案，由大會主席發言，報告大會各組討論經過，並提出各組決議案，由大會主席發言，報告大會各組討論經過，並提出各組決議案。

第一案：調查本會會員家庭對其環境太苦，負擔過重者，由協會方面設法考...

第二案：對失業會員由協會負責代為介紹職業案(魏汝賢提案)

理由：會員中有生活窮苦者，協會及同人應予協助。

辦法：請協會代為尋覓介紹相當職業，視需...

李震風發言：失業及貧困問題不單本會會員...

決議：以上二項提案交辦事處辦理。

第三案：依一以適法手段以圖作家地位之增高案(魏汝賢提案)

理由：目前作家地位之提高，非由本會...

決議：此項由各會員共同互相勸勉，每...

第四案：請聘各報社當局，提高稿費案(程心揚提案)

理由：如刊物稿費低，生活日苦，工人階級...

決議：第一函請各報社提高待遇。

第二案：由作家協會幹事會規定稿費一適...

理由：目前稿費不一，出版者支付力...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五案：近因紙張昂貴，而稿費所得...

理由：紙張昂貴，稿費所得，而稿費所得...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六案：請聘給會員食糧案(程心揚提案)

理由：會員中因另有職業者在任職機關...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七案：華北作家協會會員春秋集體名勝旅行或學藝考察旅行(黃道明提案)

理由：第七案在春秋二季風和日爽之時...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八案：會員赴國內外視察案(黃道明提案)

理由：第八案在春秋二季風和日爽之時...

第九案：每月或每兩月中舉行一次小組會議...

理由：以充分使會員切切相琢，得有更多...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十案：發起救濟運動案

理由：目前以共匪擾亂治安影響生產...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十一案：本會聘請專家商借...

理由：本會聘請專家商借，以充我國...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十二案：本會聘請專家商借...

理由：本會聘請專家商借，以充我國...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十三案：本會聘請專家商借...

理由：本會聘請專家商借，以充我國...

第十四案：本會聘請專家商借...

理由：本會聘請專家商借，以充我國...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十五案：本會聘請專家商借...

理由：本會聘請專家商借，以充我國...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十六案：本會聘請專家商借...

理由：本會聘請專家商借，以充我國...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十七案：本會聘請專家商借...

理由：本會聘請專家商借，以充我國...

決議：原則通過交幹事會妥為進行辦理。

第十八案：本會聘請專家商借...

理由：本會聘請專家商借，以充我國...

本會一案，業經家推定委員籌備進行，此項工作，非華北作家協會之努力，不能完成。...

出席民衆團體劇共座談會

第九次幹事會議記錄

日期 四月二十三日
時間 中午十二時
地點 北京飯店
出席 柳龍光，張繼，黃道明，洪偉明，顧濤，德玉葆，張域寧
記錄 總務組書記靳曼琳
報告事項：

柳幹事長：
一、本會今年經費費用截止目前，除由武德報社暫墊外，新民會對本會之補助費由黃開幹事進行中...

五月二十五日日本會總新中央總會組部之通，參加華北各民衆團體共座談會。...

輯成第三次華北文藝特輯

本會前輯華北文藝每日之語，爲之代輯第三次華北文藝特輯，茲已輯成，執筆者較略有變更...

籌辦每月學術講演會

本會擬定舉辦之定期學術講演會，刻由學術部同人負責進行中，決於暑期中舉行一、二講演會。

新民會支給補助費

本會經費費用，前向各文化機關請求補助，本年來各機關以本身預算或其他手續關係，一時未能發下...

民會中央總會決定對本會每月補助經費五百元，業由本會按月具領矣。
本會代婦女雜誌幹旋滿洲
優秀女作家作品輯成特輯

第十次幹事會議記錄

日期 五月七日
時間 中午十二時
地點 北京飯店
出席 柳龍光，黃道明，徐白林，張域寧，德玉葆，洪偉明，顧濤。
記錄 總務組書記 靳曼琳
報告及討論事項：
柳幹事長：
一、本會茲由黃道明副幹事長領到新民會自本年四月份起發下之四月份補助費五百元...

大會會員提出議案三十一件，業經全體會員當場熱烈討論，詳決交由幹事會負責進行，希公議進行方法俾便早日實行。

(關於二十一件議案原文，請參照本期所載三十二年夏季定期全體會員大會記錄全文，此處從略。以下僅記幹事會對各議案議決之進行辦法。)

(第一案至第三案)以上三項提案，根據大會議決原則，在幹事會職能所及範圍內，予會員以援助。

(第四案)關於稿費提高案，因各報社雜誌社，需求條件不同，故求其提高，實有相當困難，恐本會接洽各報社雜誌社提高，一紙空文，亦無濟於事，今後凡本會會員發表之作品，在該報表刊物所付稿費外，本會擇其優秀者另予獎金，辦法須俟各小組聯誼會成立後，實成各小組聯誼會提出受獎者名單，交幹事會決定。獎金於每月實行一次。

(第五案)各州出版社紙張漲價，可商請對長期執筆者贈予稿紙。

(第六案)關於編輯本會會員食糧事，困難殊多，但應由幹事會向關係機關試商。

(第七案)國內春秋秋季視察，決定自本年秋季起實行交專業組作計劃案提出。

(第八案)對於流通圖書館事，即着手調查會員所有書籍，編成目錄，俟有相當數目時，使會員互相借閱，調查方法自下月開始，由專業組負責自動公開可以借出之書目，借閱時由幹事會與圖書館中辦理手續。

(第九案)每月舉行一次小組聯誼會，決定小組負責召集人，一、計藝術組：顧澐評論組(包括文化政治)黃清明張城寧。小說組：蕭素，戲劇組：王期。詩歌組：徐白林，散文組：張鐵笙。集會費用由本會負擔。以上由學術組負責推動。

(第十案)關於籌賑救濟運動，本會已於會員大會時，由會員自動捐款八十九元復由本會公捐十一元共得一百元正，已交實報社代賑。

(第十一案)交專業組迅速擬定辦法實施之。

(第十二案)決定每月召開學術講演會一次，內容以學術為標準，務求實際上之價值，中學術組積極進行於六月中召開第一次會。

(第十三案)於國民雜誌中國公論新報半月刊新進月刊聯學術講座，由學術組負責搜集原稿，除由該雜誌致酬外，本會更視其需要補助酬金。

(第十四案)決議成立中日文學翻譯選譯會，於大會推定委員中推定徐白林，陳松齡王真夫三人，即與日本文學報國會連絡商討具體辦法。

(第十五案)文藝年鑑應於本年中實現，交由出版組負責做成經費預算及編輯委員會計劃，聘請專門學者擔任編輯撰稿，資料印刷一切以五千元為預算標準。

(第十六案)大會會員要求補助發刊文藝刊物事，當依天津方面主持進行其事者之擬定計劃予以援助。

(第十七案)大會會員要求補助發刊文藝刊物事，當依天津方面主持進行其事者之擬定計劃予以援助。

(第十八案至第二十一案)第十八案早由出版組擬定出版計劃，關於擴充月報乃多數會員要求，實堪重視，決以出版組持初之計劃，於第六期月報上擴充篇幅實現之。

三、本會為積極推動會務加強進行能力計，擬增聘幹事人數，希討論公決。

除於現在幹事會各組人位之外，決增聘本會評議員張我軍先生列席幹事會出版組，評議員尤炳沂先生列席幹事會出版組。並增聘會員徐羽冰先生為事業組幹事。會員顧其鳴先生為出版組幹事。會員袁英星先生為學術組幹事。以上即行着手連絡送聘聘函。

第十一次幹事會議記錄

日期：六月四日
時間：正午十二時
地點：南河沿秋華利飯店
出席：柳龍光，張鐵笙，黃道明，徐羽冰，張城寧，洪卓明，德玉葆，袁英星。
列席：顧其鳴，張我軍。
記錄：顧其鳴。

甲 報告事項
柳幹事長：

一、關於本會經費，茲由於幹事徐羽冰之運絡，商得華北電影公司。於該公司文化事業補助金項下撥付本會二千元。又情報局方面，亦經副幹事長張鐵笙進行，本年度可補助本會臨時特別事業補助費。特作中間報告。

二、根據前議決案原則，由出版組擬定本會月報自第六期起增加篇幅至六十四頁，內容約以四分之一作會報欄外，餘全刊文藝創作及時評通訊，定於二十日出版，每册定價一元。備待會員半價。

乙 討論事項
柳幹事長

一、本會以事務漸趨繁雜，實有籌設新會址之必要，此事前經會員大會一致要求，在中南海內有北平瀋北平大學文學院研究院空室，可否借用一部份充當新會址，應如何進行請公決。

議決：交由柳幹事長向教育總署文化局商洽借用。

二、擬以華北電影公司文化事業補助金，作本會特別事業費用，如何，希公決。

議決：以是項經費充作派遣作家赴華中滿洲日本等地作文學考察旅行一部分費用之用，并請案交由事業組黃道明，張鐵笙，徐羽冰，張城寧四人擬具後，提出下屆幹事會公決然後實行。

三、預定在六月八日假中南海由新民會中央總會召開之華北民衆團體聯誼大會，邀本會參加籌備會，由幹事德玉葆出席，接受該會之要求如左：

1、由本會派演講人一名出席講演。
2、由本會派會員十人出席當日大會聽講。

會員出版介紹·會員動靜·編輯事務

3. 由本會起

以上各事如何進行希公決。

其次：由本會幹事長出席是日講演大會講演。宣言日本對華新方針，並決定...

四、學術組洪偉明幹事擬得流通圖書館簡則，(會員互借圖書規程)，學術組幹事袁...

笑星擬得學術演講舉行辦法，提出希公決。議決，原則通過，請學術組原起草人再作文字上之修正後實行。學術講演會決於暑假...

會員出版介紹

梅溪作：白鳥

會員梅溪作白鳥印書館之約，為作少年文庫中國故事(童話)十篇：其第一篇...

黃道明作：中國政治文化革新

問題講話

本會幹事會幹事長黃道明致王來對政治文化各項問題文字，著作頗多，分別曾於中國公論國民雜誌新進月刊各大...

顧視作：...

會員顧視年來出版詩作多種，近以年來發表於各雜誌之新作，輯成專集，頗有...

馮真一作：人類吸煙史

本會天津支部會員馮真一，幾年來致力於各項考據文字，發表頗多，大多考據...

茲者馬氏以近作一人類吸煙史一文，由本會推者在武德報社之黨人文庫第四十一...

穆修作：北風

會員穆修以年來所作新詩輯成一集，題為「北風」由藝術與生活在本年二月出版，定價六角。

會員動靜

幹事王則對電影藝術極富經驗，茲王則對與好友組成中國戲社，該社...

院籌備委員會於五月三十日假真光電影院舉行籌備會，所得票款，所得票款...

會員張金壽近為吾友編雜文兩版，已於五月號內開始出版。...

曹原作：王家 雷卿作：戰艦的婦人 田星作：流淚之歌 宋泛作：流淚的希冀

五、關於在文

議決，決於國民雜誌日本事情講座(請張我軍先生主講)，中國公論青年問題講...

座，(某夫人先生主講)，新進月刊文化問題講座(請徐冰先生主講)，婦女雜誌...

六、總務組接受新入會會員申請書四十三份，手續費由希審核決定。

桑新作：變換 會員張金壽本月畢業於新聞學院，將復歸武德報社任職。

會員白鴻電報電報作金瓶梅續編故事，已積有成，誠為搜集輯印單行本...

會員曲全乎玉麟近分由山東天津返京加入中國劇社。

會員高伯奇任職蒙新新聞社編輯，日前逝世。

會員謝人堡及萬青神前曾赴北各地視察農村，歸來作觀察記，分刊於民衆報。

幹事王來前因事赴青，刻已回津。會員孫鴻飛轉任武德報天津支社通信...

會員楊勉担任銀線報第四版「文藝」版編輯。

會員楊勉担任銀線報第四版「文藝」版編輯。會員楊勉担任銀線報第四版「文藝」...

會員張近作「文章新談」一篇在「華每」刊出。

會員吳如倫轉任北京南苑，仍按每月科學「科學之友」版編輯。近作「小皇帝」...

駐津幹事孔昭安近接受新民會之聘請，担任新民會天津市總會宣傳部長已於本月十一日履新矣。

會員田秀峰前將其作品六七卷合併出版，書名「一擲千金」。

會員關君在天津新華書局任職，茲復兼任每月科學雜誌編輯。...

會員關君在天津新華書局任職，茲復兼任每月科學雜誌編輯。...

六四

應早日進行，辦法如何，希論公決。

應早日進行，辦法如何，希論公決。中國公論青年問題講...

座，(請徐冰先生主講)，(請徐冰先生主講)，(請徐冰先生主講)...

座，(請徐冰先生主講)，(請徐冰先生主講)，(請徐冰先生主講)...

座，(請徐冰先生主講)，(請徐冰先生主講)，(請徐冰先生主講)...

編輯事務

由於會員一致熱望，經會員大會議決，自本日起在報上編設了文藝創作...

及時評，通訊，這三種增刊到六十四頁而公開發行。...

常同感喜悅。...

之決定案後，即開始籌備及新編印刷事務...

成。...

全是由於熱心寄稿諸位先生的厚愛所賜。

能得刊蘇敘著及曹堂先生，俞平伯先生兩位大家的鴻文，這是革新號...

寄稿，劉谷利先生，劉延南先生，由遠地快郵...

筆，對先生，江文也先生，傅清華先生，行田...

筆，對先生，江文也先生，傅清華先生，行田...

筆，對先生，江文也先生，傅清華先生，行田...

筆，對先生，江文也先生，傅清華先生，行田...

武德報社發行
各大雜誌介紹

國民雜誌 (月刊) 六角

婦女雜誌 (月刊) 五角

時事畫報 (月刊) 六角

北京漫畫 (月刊) 四角

兒童畫報 (月刊) 三角

中國文藝 (月刊) 六角

新少年 (月刊) 四角

萬人文庫 (月刊) 二角

總經理

華北文化書局

總局及其各地分局

最理想的一結婚用品專家

天津紫雲

時代服務社北京分社

出租
出售

結婚用品

所有女禮服 原料的別緻 式樣的新穎
華北決無第二家
所有的頭紗 長的和短的 平的和花的
決計可雄視同業
所有的頭花 有鑲珠製 分緞製 確能獨步全北京

地址西長安街

注意

凡持作家協會會員證至西長安街天津紫雲子等代服務社北京分社租用結婚用品或介紹親朋租用結婚用品均能享特別之優待折扣辦法請駕臨面談

- ◎ 設想之齊全
- ◎ 服務之週到

絕對能使您滿意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六期

民國卅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定價壹圓

發行人 王府井大街一二七 柳龍光

發行所 王府井大街一二七 華北作家協會

印刷所 王府井大街一二七 武德報社

總經理 王府井大街一二七 華北文化書局

分銷處 天津、石門、青島、徐州、順德、開封、新鄉、通州、大同、秦皇島、唐山、保定、濟南、太原、烟台、邯鄲、瀋陽、張家口、厚和、各華北文化書局分局及南京中央書報發行所、滿洲圖書配給會社。

啓事：各地會員限於向本會直接訂購者（外埠使用郵政匯票）優待半價此啓

幹事會出版組

新國民印書館發行書粹

新進作家

貝殼

魚

文藝一般

樂味集

十三家短篇名作集
現代短篇名作集
日本短篇名作集

定價壹圓八角
定價壹圓八角
定價壹圓八角

定價壹圓八角
定價壹圓八角
定價壹圓八角

兒童新文庫

第一編 燕子報恩

第二編 盜寶駭

第三編 洛陽橋

第四編 壞哥哥

定價各冊貳角五分
郵費四分

少年文庫

白鳥

佛光

定價各冊貳角五分
郵費四分

對譯日本童話集

上、下、各壹圓六角
郵費八分

寂寞！

新文藝雜誌

月刊「藝文雜誌」

創刊！

內容均由華北

文藝界名家執筆

筆

每期定價壹元

郵費四分

預約半年五圓七角

全年拾圓八角

◎中日兩國學界最高權威者協力大傑作！
各卷註解均力求簡明，故學者一看即能澈底明瞭，毫無求人講解之必要，為自修用之標準書。

◎第一卷 日本語入門篇 國立北京大學 四宮春行

◎第二卷 初等會話篇 國立北京大學 日野成美

◎第三卷 童話物語篇 北京高等警官 益田信夫

◎第四卷 日本事情篇 國立北京大學 四宮春行

◎第五卷 文法篇 國立北京大學 尤炳堉

◎第六卷 語法篇 國立北京大學 淺端仁

◎第七卷 尺牘·作文篇 北京外國語 丸良夫

◎第八卷 翻譯法 國立北京大學 龍澤誠

◎第九卷 演說式辭篇 國立北京大學 若山超關

◎第十卷 日本語學概論 國立北京大學 淺端義

◎第十一卷 日本文學篇 京城帝國大學 萩原淺男

◎第十二卷 日本語教授法 國立新民學院 山口喜一郎

(定價) 每卷 壹圓七角 (郵費) 八分

廣播電台用 日本語課本

山口喜一郎共編 第一編 日本語入門 七角五分

益田信夫 第二編 日本語初步 八角五分

同編 第三編 日本語大要 八角五分

其他日文參考書
日文辭典類多種
備有目錄·函索即寄